

草參玄は只だ見性を圖る、即今上人の性、甚の處にか在る。「自性を識得すれば方に生死を脱す、眼光落つる時作廢生か脱せん。」生死を脱得すれば便ち去處を知る、四大分離して甚の處に向つてか去る。」

無門曰く、「若し能く此の三轉語を下し得ば、便ち以て處に隨つて主と作り、縁に遇うて宗に即すべし。其れ或は未だ然らずんば、塵渣は飽き易く、細嚼は飢る難し。」

頌に曰く、「一念普く觀す無量劫、無量劫の事即ち如今、如今箇の一念を觀破すれば、如今觀る底の人を觀破す。」

第四十八 乾峯一路

乾峯和尚、因に僧問ふ、「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し路頭甚處の處にか在る。」峯、拄杖を拈起して、劃一劃して云く、「者裏に在り。」後に僧、雲門に請益す。門、扇子を拈起して云く、「扇子

① 塵渣。丸呑みは胃の爲に毒なり、良く咀嚼して十分に骨折りと、仔細に吟味して修行せよとの意。
② 一念。一念とは正念なり、正念とは無念なり、この一念を明め得ば自由の妙境を得るとの意。
③ 乾峰。師は洞山眞价禪師の法嗣、傳燈錄十七、五燈會元十三に傳あり。
④ 十方薄伽梵。此の句は楞嚴經第五に世尊の阿羅漢に示し給ふ偈なり、薄伽梵とは佛の梵語、涅槃は佛の境界とも云ふべきものなり、即ち偈の文意は、十方皆是れ佛、この佛の境界に行くべき路は一本のみと云ふこと、茲は其の一本路を問ふ。

① 劃一劃。空中に一の字を書くこと。
② 雲門。雲門久しく乾峰に師事し、其の家風を知るがため請益するなり。
③ 三十三天。印度の須彌山説に於て其の頂上にありと爲し、其の主を帝釋天となす。
④ 一人。一人とは乾峰を指し、他の一人とは雲門を指す、兩人共に言ふことは異なれども、各々一隻手を出して宗旨を擧揚す。
⑤ 直底。直は眞の字の誤り。
⑥ 正眼。已下無門和尚が本分の位地に立ちて二師を抑下す、實は卓上の意なり。
⑦ 著者。圓基より出づ、一手一手に先手を取ることを指す。

脚踏して、三十三天に上つて、帝釋の鼻孔に築著す、東海の鯉魚、打つこと一棒すれば雨盆の傾くに似たり。」

無門曰く、「一人は深深たる海底に向つて、行いて簸土揚塵し、一人は高高たる山頂に於て、立つて白浪滔天す。把定放行、各一隻手を出して宗乘を扶堅す。大いに兩箇の馳子相撞著するに似たり。世上直底の人無かるべし。正眼に觀來れば、二大老、總に未だ路頭を識らざること有り。」

頌に曰く、「未だ歩を擧せざる時、先づ已に到る、未だ舌の動せざる時、先づ説き了る。直饒ひ著著機先に在るも、更に須らく向上の竅あることを知るべし。」

後序

從上の佛祖の垂示の機縁、^①歎に據つて案に結す、初めより剩語無し。^②腦蓋を掲顯し眼睛を露出して、肯て諸人直下に承當して、他に從つて覺めざらんことを。若し是れ通方の上士ならば、纔に舉著するを聞いて便ち落處を知らん。了に門戸の入るべき無く、亦階級の昇るべき無く、臂を掉つて關を度つて關吏を問はじ。豈に見すや、玄沙の道ふことを、「無門は解脱の門、無意は道人の意」と。又白雲道く、「明明として道ふことを知る、只だ是れ者箇、甚麼としてか透不過なる」と。恁麼の説話も也た是れ無門を鈍置せん、若し無門關を透り得ずんば、亦乃ち自己に辜負す。所謂淫榮の心は曉め易

① 據歎結案。法庭に於ける譯人の白狀を筆記して草案を作る如く、古人の語句を其の儘に記録せしむ云ふ。
② 關蓋。四十八則盡く古人の至言至語、血を絞りし因縁を擧ぐ。
③ 玄沙。玄沙師備譯師、法を譬峰義存譯師に嗣ぐ、會元七に傳あり。
④ 白雲。白雲守端譯師、法を攝岐方會譯師に嗣ぐ、會元十九に傳あり。
⑤ 赤土捺牛欄。欄とは乳なり、

赤土の清淨なるを牛乳を塗つたがために汚穢となりしを云ふ。即ち説明すればする程、眞理に遠ざかるの意。
⑥ 鈍置無門。無門、私を鈍置の漢となさん、私は恐れ入るとの意。
⑦ 辜負自己。自分自身に濟むまゝの意。
⑧ 淫榮心。不生不滅の心、即ち一枚悟りは出来ても、事々物物に當つて應用が利かぬとの意。

く、差別の智は明め難し。差別の智を明め得ば、家國自ら安寧ならん。昔に紹定改元解制前五日

楊岐八世の孫無門比丘慧開謹んで識す

禪箴

①規に循ひ矩を守るは無繩自縛、②縱横無礙なるは外道魔軍、存心澄寂は③默照の邪禪、恣意忘縁は深坑に墮落す、惺惺不昧は帶鎖擔枷、④思善思惡は地獄天堂、佛見法見は⑤二鐵圍山、⑥念起即覺は精魂を弄する漢、⑦兀然習定は鬼家の活計、進むときは則ち理に迷ひ、退くときは則ち宗に乖く、進まず退かざるは有氣の死人。且く道へ、如何が履踐せん。努力めて今生に須らく了卻すべし、永劫に餘殃を受けしむること莫れ。

黃龍三關

我が手、佛手と何似。①枕頭背後を摸り得たり、覺えず大笑呵呵、元來通身是れ手。我が脚、驢脚と何似。未だ歩を舉せざる時踏著す、四海に横行するに一任す、倒に楊岐

- ①禪箴。禪を曲解するものに対して、醫するための諷めを云ふ。
- ②循規。小乗の行者の律縛を受けて自由ならざるものを云ふ。
- ③縱横。暗證の狂禪者流にして、俗に禪天魔の人を指す。
- ④默照。六祖大師の呵する漸入の禪を指す。
- ⑤思善。有漏染法の善惡を云ふ。
- ⑥念起。妄想を云ふ。
- ⑦兀然。ぐずつと坐禪して居る。
- ⑧純漢を指す。
- ⑨黃龍。陸興府黃龍惠南禪師、信州の人、俗姓は章氏、石霜楚圓禪師に就いて法を嗣ぐ、會元十七に傳あり、黃龍派の派祖なり。
- ⑩枕頭背後。碧巖第八十九則に於て、道者の雲岩に答へたる語なり、即ち大悲菩薩の許多の手あるは、人の夜半に背手で枕を摸るが如きものにて、通身是れ手なるがため摸り損じなきを云ふ。
- ⑪楊岐。無門は楊岐派の人なる

の三脚に跨る。

人人箇の生縁あり、各各機先を透徹す。①那吒骨を折つて父に還す、②五祖豈に爺の縁に藉らんや。

佛手驢脚生縁、佛に非ず道に非ず禪に非ず、怪むこと莫れ無門關、險なること納子の深窞と結盡す。瑞巖近日無門あり、繩床に扱向して古今を判す、凡聖の路頭俱に截斷す、幾多の蟬螿か雷音を起す。

無門首座を請じて立僧とす。山偈をもて謝し奉る。

紹定庚寅季春

無量の宗書書す

國譯無門關終

無門關序

說道無門，盡大地人得入，說道有門，無阿師分，第一強添幾箇注腳，大似笠上頂笠，硬要習翁贊揚，又是乾竹絞汁，着得這些哮喘本，不消習翁一擲，一擲莫教一滴落江湖，千里烏雕追不得。

紹定改元七月晦

習庵陳垣寫

表文

紹定二年正月初五日，恭遇天基聖節，臣僧慧開預於元年十二月初五日，印行拈提佛祖機緣四十八則，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皇帝陛下，恭願聖明齊日月，淑算等乾坤，八方歌有道之君，四海樂無爲之化。

慈懿皇后功德報恩佑慈禪寺前住持傳法臣僧慧開謹言

禪宗無門關自序

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既是無門，且作麼生透，豈不見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從緣得者，始終成壞，恁麼說話，大似無風起浪，好肉剝瘡，何況滯言句，覓解會，掉棒打月，隔靴爬痒，有甚交涉，慧開紹定戊子夏，首衆于東嘉龍翔，因衲子請益，遂將古人公案，作敲門瓦子，隨機引導，學者竟爾抄錄，不覺成集，初不以前後叙列，共成四十八則，通曰無門關，若是箇漢，不顧危亡，單刀直入，八臂那吒，攔他不住，縱使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只得望風乞命，設或躊躇，也似隔窓看馬騎，眨得眼來，早已蹉過。

頌曰：大道無門，千差有路，透得此關，乾坤獨步，佛祖機緣，四十八則。

無門關

參學比丘 彌衍 宗紹編

第一 趙州狗子

趙州和尚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

無門曰參禪須透祖師關妙悟要窮心路絕祖關不透心路不絕盡是依草附木精靈且道如何是祖師關只者一箇無字乃宗門一關也遂目之曰禪宗無門關透得過者非但親見趙州便可與歷代祖師把手共行眉毛厮結同一眼見同一耳聞豈不慶快莫有要透關底麼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通身起箇疑團參箇無字晝夜提撕莫作虛無會莫作有無會如吞了箇熱鐵丸相似吐又吐不出蕩盡從前惡知惡覺久久純熟自然內外打成一片如啞子得夢只許自知驀然打發驚天動地如奪得關將軍大刀入手逢佛殺佛逢祖殺祖於生死岸頭得大自在向六道四生中遊戲三昧且作麼生提撕盡平生氣力舉箇無字若不間斷好似法燭一點便著。

頌曰狗子佛性全提正令纔涉有無喪身失命。

第二 百丈野狐

百丈和尚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師遂問面前立者復

是何人。老人云：諾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間，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某甲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師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云：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告和尚，乞依亡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槌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言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人病，何故如是。食後只見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云：近前來，與伊道。黃檗遂近前，與師一掌，師拍手笑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無門曰：不落因果，爲甚墮野狐。不昧因果，爲甚脫野狐。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便知得前百丈贏得風流五百生。

第三 俱胝豎指

俱胝和尚凡有詰問，唯舉一指。後有童子因外人問，和尚說何法要，童子亦豎指頭。胝聞，遂以刀斷其指。童子負痛號哭而去。胝復召之，童子廻首，胝卻豎起指，童子忽然領悟。胝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用不盡，言訖示滅。

無門曰：俱胝並童子悟處，不在指頭上。若向者裏見得，天龍同俱胝並童子與自己，一串穿卻。頌曰：俱胝鈍置老天龍，利刃單提勘小童。巨靈擗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第四 胡子無鬚

或庵曰：西天胡子，因甚無鬚。

無門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者箇胡子，直須親見，一回始得。說親見，早成兩箇。

頌曰：癡人面前，不可說夢。胡子無鬚，惺惺添惱。

第五 香嚴上樹

香嚴和尚云：如人上樹，口啣樹枝，手不攀枝，腳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卽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正恁麼時，作麼生對。

無門曰：縱有懸河之辯，總用不著。說得一大藏教，亦用不著。若向者裏對得著，活卻從前死路頭。死卻從前活路頭，其或未然，直待當來問彌勒。

頌曰：香嚴真杜撰，惡毒無盡限。啞卻衲僧口，通身送鬼眼。

第六 世尊拈華

世尊昔在靈山會上，拈華示衆，是時衆皆默然。惟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屬摩訶迦葉。

無門曰：黃面瞿曇，倘若無人，壓良爲賤，懸羊頭賣狗肉，將謂多少奇特。只如當時大衆都笑，正法眼藏作麼生傳。設使迦葉不笑，正法眼藏又作麼生傳。若道正法眼藏有傳授，黃面老子，諛諛閻閻，若道無傳授，爲甚麼獨許迦葉。

頌曰：拈起花來，尾巴已露。迦葉破顏，人天罔措。

第七 趙州洗鉢

趙州因僧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其僧有省。

無門曰：趙州開口見膽，露出心肝，者僧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頌曰：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

第八 奚仲造車

月庵和尚問僧：奚仲造車一百輛，拈卻兩頭去，卻輪明甚麼邊事？

無門曰：若也直下明得，眼似流星，機如掣電。

頌曰：機輪轉處，達者猶迷。四維上下，南北東西。

第九 大通智勝

與陽讓和尚因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讓曰：其間甚諦當。僧云：既是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讓曰：爲伊不成佛。

無門曰：只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凡夫若知，即是聖人；聖人若會，即是凡夫。

頌曰：了身何似了心休，了得心兮身不愁。若也心身俱了了，神仙何必更封侯。

第十 清稅孤貧

曹山和尚因僧問云：清稅孤貧，乞師賑濟。山云：稅關梨，稅應諾。山曰：青原白家酒，三盞喫了，猶道未沾唇。

無門曰：清稅輪機，是何心行。曹山具眼深辨來機，然雖如是，且道：那裏是稅關梨喫酒處？

頌曰：貧似范舟，氣如項羽。活計雖無，敢與鬪富。

第十一 州勘庵主

趙州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云：水淺不是泊，缸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云：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州云：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無門曰：一般豎起拳頭，爲甚麼肯一箇不肯一箇？且道：誦訛在甚麼處？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便

見趙州舌頭無骨，扶起放倒，得大自在。雖然如是，爭奈趙州卻被二庵主勘破。若道二庵主有優劣，未具參學眼；若道無優劣，亦未具參學眼。

頌曰：眼流星，機掣電，殺人刀，活人劍。

第十二 巖喚主人

瑞巖彥和尚，每日自喚主人公，復自應諾。乃云：惺惺著，喏！他時異日，莫受人瞞，喏！

無門曰：瑞巖老子，自買自賣，弄出許多神頭鬼面，何故？一箇喚底，一箇應底，一箇惺惺底，一箇不受人瞞底，認著依前還不是？若也做他，總是野狐見解。

頌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疑人喚作本來人。

第十三 德山托鉢

德山一日托鉢下堂，見雪峯問者。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鉢向甚麼處去？山便回方丈，峯舉似巖頭。頭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山問令侍者喚巖頭來，問曰：汝不肯老僧，那巖頭密啓其意。山乃休去。明日陞座，果與尋常不同。巖頭至僧堂前拈掌，大笑云：且喜得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

下人，不奈伊何。

無門曰：若是末後句，巖頭、德山俱未夢見，在檢點將來，好似一棚傀儡。
頌曰：識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末後與最初，不是者一句。

第十四 南泉斬貓

南泉和尚因東西兩堂爭貓兒，泉乃提起云：大衆道得，卽救道不得，卽斬卻也。衆無對，泉遂斬之。晚趙州外歸，泉舉似州，州乃脫履安頭上而出，泉云：子若在，卽救得貓兒。
無門曰：且道，趙州頂草鞋，意作麼生？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便見南泉令不虛行，其或未然險。
頌曰：趙州若在，倒行此令，奪卻刀子，南泉乞命。

第十五 洞山三頓

雲門因洞山參次，門問曰：近離甚處？山云：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山云：湖南報慈。門曰：幾時離彼？山云：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山至明日，卻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山於此大悟。

無門曰：雲門當時，便與本分草料，使洞山別有生機一路。家門不致寂寥，一夜在是非海裏，若倒直待天明再來，又與他注破。洞山直下悟去，未是性燥，且問諸人：洞山三頓棒，合喫不合喫？若道合喫，草木叢林皆合喫；棒若道不合喫，雲門又成誑語。向者裏，明得，方與洞山出一口氣。
頌曰：獅子教兒迷子訣，擬前跳躑早翻身，無端再叙當頭著，前箭猶輕後箭深。

第十六 鐘聲七條

雲門曰：世界恁麼廣闊，因甚向鐘聲裏披七條。

無門曰：大凡參禪學道，切忌隨聲逐色，縱使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也是尋常，殊不知，衲僧家騎聲蓋色，頭頭上明，著著上妙，然雖如是，且道：聲來耳畔，耳往聲邊，直饒響寂雙忘，到此如何話會？若將耳聽應，難會，眼處聞聲，方始親。

頌曰：會則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不會事同一家，會則萬別千差。

第十七 國師三喚

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國師云：將謂吾辜負汝，元來卻是汝辜負吾。
無門曰：國師三喚，舌頭墮地，侍者三應，和光吐出。國師年老心孤，按牛頭喫草，侍者未肯承當，美食不中飽人食，且道那裏是他辜負處。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頌曰：鐵枷無孔要人擔，累及兒孫不等閑，欲得撐門並挂戶，更須赤腳上刀山。

第十八 洞山三斤

洞山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山云：麻三斤。
無門曰：洞山老人參得些蚌蛤禪，纔開兩片露出肝腸，然雖如是，且道：向甚處見洞山？
頌曰：突出麻三斤，言親意更親，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第十九 平常是道

南泉因趙州問：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云：還可趣向否？泉云：擬向卽乖。州云：不擬爭知？是道。泉云：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洞豁。

豈可強是非也。州於言下頓悟。

無門曰：南泉被趙州發問，直得瓦解冰消，分疎不下。趙州縱饒悟去，更參三十年始得。

第二十 大力量人

松源和尚云：大力量人，因甚擡腳不起。又云：開口不在舌頭上。

無門曰：松源可謂傾腸倒腹，只是缺人承當。縱饒直下承當，正好來無門處喫痛棒。何故？要識真金火裏看。

頌曰：擡腳踏蘂香水海，低頭俯視四禪天。一箇渾身無處著，請續一句。

第二十一 雲門屎橛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

無門曰：雲門可謂家貧難辨素食，事忙不及草書。動便將屎橛來，撐門拄戶，佛法與廢可見。

頌曰：閃電光擊石火，眨得眼已蹉過。

第二十二 迦葉刹竿

迦葉因阿難問云：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何物？葉喚云：阿難，難應諾。葉云：倒卻門前刹竿著。無門曰：若向者裏下得一轉語親切，便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其或未然，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而今不得妙。

頌曰：問處何如答處親，幾人於此眼生筋。兄呼弟應揚家醜，不屬陰陽別是春。

第二十三 不思善惡

六祖因明上座，趁至大庾嶺，祖見明至，即擲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任君將去，明遂舉之。如山不動，脚趺悚慄。明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願行者開示。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遍體汗流，泣淚作禮。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邊更有旨否？祖曰：我今爲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卻在汝邊。明云：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祖云：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

無門曰：六祖可謂是事出急家，老婆心切，譬如新荔支剝了殼，去了核，送在個口裏，只要一嚙一嚙。

頌曰：描不成，畫不就，贊不及，吟休生受。本來面目沒處藏，世界壞時渠不朽。

第二十四 離卻語言

風穴和尚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無門曰：風穴機如掣電，得路便行，爭奈坐前人舌頭不斷。若向者裏見得親切，自有出身之路。且離卻語言三昧，道將一句來。

頌曰：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大悶措。

第二十五 三座說法

仰山和尚夢見往彌勒所安第三座，有一尊者，白槌云：今日當第三座說法。山乃起白槌云：摩

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

無門曰：且道是說法不說法，開口卽失，閉口又喪，不開不閉，十萬八千。
頌曰：白日青天，夢中說夢，捏怪捏怪，誑誑一衆。

第二十六 二僧卷簾

清涼大法眼，因僧齋前上參，眼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卷簾，眼曰：一得一失。

無門曰：且道是誰得誰失，若向者裏著得一隻眼，便知清涼國師敗闕處，然雖如是，切忌向得失裏商量。

頌曰：卷起明明徹太空，太空猶未合吾宗，爭似從空都放下，綿綿密密不通風。

第二十七 不是心佛

南泉和尚因僧問云：還有不與人說底法麼，泉云：有，僧云：如何是不與人說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無門曰：南泉被者一問，直得搗盡家私，卽當不少。

頌曰：叮嚀損君德，無言真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第二十八 久響龍潭

龍潭因德山請益抵夜，潭云：夜深，子何不下去，山遂珍重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卻回云：外面黑，潭乃點紙燭度與山擬接，潭便吹滅，山於此忽然有省，便作禮，潭云：子見箇甚麼道理，山云：某甲從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明日龍潭陞堂云：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

一棒打不回頭，他時異日，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在山遂取疏抄於法堂前，將一炬火提起云：窮諸立辯，若一毫致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將疏抄便燒，於是禮辭。

無門曰：德山未出關時，心憤憤，口排排，得得來南方，要滅卻教外別傳之旨，及到澧州路上，問婆子買點心，婆子云：大德車子內，是甚麼文字，山云：金剛經抄疏，婆子云：只如經中道，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大德要點那箇心，德山被者一問，直得口似匾擔，然雖如是，未肯向婆子句下死卻，遂問婆子：近處有甚麼宗師，婆子云：五里外有龍潭和尚，及到龍潭，納盡敗闕，可謂是前言不應後語，龍潭大似憐兒，不覺醜，見他有些子火種，卽忙將惡水，蔞頭一澆，澆殺冷地，看來一場好笑。

頌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雖然救得鼻孔，爭奈瞎卻眼睛。

第二十九 非風非幡

六祖因風颺利幡，有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曾未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悚然。

無門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心動，甚處見祖師，若向者裏見得親切，方知二僧買鐵得金，祖師忍俊不禁，一場漏逗。

頌曰：風幡心動，一狀領過，只知開口，不覺話墮。

第三十 卽心卽佛

馬祖因大梅問：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

無門曰：若能直下領略得去，著佛衣喫佛飯，說佛話行佛行，即是佛也。然雖如是，大梅引多少人，錯認定盤星，爭知道說箇佛字三日漱口，若是箇漢，見說卽心是佛，掩耳便走。

第三十一 趙州勘婆

趙州因僧問：婆子臺山路向甚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三五步，婆云：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州云：待我去與爾勘過這婆子，明日便去。亦如是問，婆亦如是答。州歸謂衆曰：臺山婆子，我與爾勘破了也。

無門曰：婆子只解坐籌帷幄，要且著賊，不知趙州老人善用偷營劫寨之機，又且無大人相檢點將來，二俱有過。且道：那裏是趙州勘破婆子處？

第三十二 外道問佛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據座，外道贊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具禮而去。阿難尋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贊歎而去？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無門曰：阿難乃佛弟子，宛不如外道見解。且道：外道與佛弟子相去多少？

第三十三 非心非佛

馬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曰：非心非佛。

無門曰：若向者裏見得，參學事畢。

頌曰：路逢劍客須呈，不遇詩人莫獻。逢人且說三分，未可全施一片。

第三十四 智不是道

南泉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無門曰：南泉可謂老不識羞，纔開臭口，家醜外揚。然雖如是，知恩者少。

頌曰：天晴日頭出，雨下地上濕。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

第三十五 倩女離魂

五祖問僧云：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

無門曰：若向者裏悟得真底，便知出殼入殼，如宿旅舍，其或未然，切莫亂走。驀然地水火風一散，如落湯螃蟹，七手八腳，那時莫言不道。

頌曰：雲月是同，溪山各異。萬福萬福，是一是二。

第三十六 路逢達道

五祖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道：將甚麼對？

無門曰：若向者裏對得親切，不妨慶快。其或未然，也須一切處著眼。

頌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攔腮劈面拳，直下會便會。

第三十七 庭前柏樹

趙州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柏樹子。

無門曰：若向趙州答處見得親切，前無釋迦，後無彌勒。

頌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第三十八 牛過窓櫺

五祖曰：譬如水牯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麼尾巴過不得。

無門曰：若向者裏顛倒著得一隻眼，下得一轉語，可以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其或未然，更須照顧尾巴始得。

頌曰：過去墮坑塹，回來卻被壞，者些尾巴子，直是甚奇怪。

第三十九 雲門話墮

雲門因僧問：光明寂照遍河沙，一句未絕，門遽曰：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後來死心拈云：且道那裏是者僧話墮處。

無門曰：若向者裏見得雲門用處孤危，者僧因甚話墮，堪與人天爲師，若也未明，自救不了。

頌曰：急流垂釣，貪餌者著，口縫纔開，性命喪卻。

第四十 趨倒淨瓶

瀉山和尚始在百丈會中充典座，百丈將選大瀉主人，乃請同首座對衆下語，出格者可往，百丈遂拈淨瓶置地上，設問云：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首座乃云：不可喚作木樛也。百丈卻問於山，山乃趨倒淨瓶而去。百丈笑云：第一座輸卻山子也。因命之爲開山。

無門曰：瀉山一期之勇，爭奈跳百丈圈圍不出，檢點將來，便重不便輕，何故？竟脫得盤頭擔起。

鐵枷

頌曰：毘下穴離並木杓，當陽一突絕周遮，百丈重關關不住，腳尖趨出佛如麻。

第四十一 達磨安心

達磨面壁，二祖立雪斷臂云：弟子心未安，乞師安心。磨云：將心來，與汝安。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磨云：爲汝安心竟。

無門曰：缺齒老胡，十萬里航海特而來，可謂是無風起浪，末後接得一箇門人，又卻六根不具，咦，謝三郎不識四字。

頌曰：西來直指事，因囑起，撓聒叢林，元來是個。

第四十二 女子出定

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惟有一女人，近彼佛座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女人得近佛座，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遠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一十二億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禮拜世尊，世尊勅罔明，卻至女人前，鳴指一下，女人於是從定而出。

無門曰：釋迦老子做者一場雜劇，不通小小，且道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人定，不得罔明初地菩薩爲甚，卻出得？若向者裏見得親切，業識忙忙那伽大定。

頌曰：出得出不得，渠儂得自由，神頭並鬼面，敗闕當風流。

第四十三 首山竹筴

首山和尚拈竹筴示衆云：汝等諸人若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汝諸人且道喚作甚麼。

無門曰：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背，不得有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

頌曰：拈起竹筴，行殺活令，背觸交馳，佛祖乞命。

第四十四 芭蕉拄杖

芭蕉和尚示衆云：爾有拄杖子，我與爾拄杖子，爾無拄杖子，我奪爾拄杖子。

無門曰：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若喚作拄杖，入地獄如箭。

頌曰：諸方深與淺，都在掌握中，撐天並拄地，隨處振宗風。

第四十五 他是阿誰

東山演師祖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

無門曰：若也見得他分曉，譬如十字街頭撞見親爺，相似更不須問別人道是與不是。

頌曰：他弓莫挽，他馬莫騎，他非莫辨，他事莫知。

第四十六 竿頭進步

石霜和尚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又古德云：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

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

無門曰：進得步翻得身，更嫌何處不稱尊，然雖如是，且道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噯。

頌曰：瞎卻頂門眼，錯認定盤星，拚身能捨命，一盲引衆盲。

第四十七 兜率三關

兜率悅和尚設三關問學者：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處？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時作麼生脫？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處去？

無門曰：若能下得此三轉語，便可以隨處作主，遇緣即宗，其或未然，龜食易飽，細嚼難飢。

頌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量劫事即如今，如今觀破箇一念，觀破如今觀底人。

第四十八 乾峯一路

乾峯和尚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峯拈起拄杖劃一劃云：在者裏，後僧請益雲：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踉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

無門曰：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篋土揚塵，一人於高高山頂，立白浪滔天，把定放行，各出一隻手。

扶堅宗乘，大似兩箇驢子相撞著，世上應無直底人，正眼觀來，二大老總未識路頭在。

頌曰：未舉步時先已到，未動舌時先說了，直饒著著在機先，更須知有向上竅。

後序

從上佛祖垂示機緣，據款結案，初無剩語，揭翻腦蓋，露出眼睛，肯要諸人直下承當，不從它覓，若是通方上士，纔聞舉著，便知落處，了無門戶可入，亦無階級可昇，掉臂度關，不問關吏，豈不見玄沙道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又白雲道明明知道，只是者箇為甚麼透不過，恁麼說話也是赤土搽牛欄，若透得無門關，早是鈍置無門，若透不得無門關，亦乃辜負自己，所謂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明得差別智，家國自安寧。

昔紹定改元解制前五日

楊岐八世孫無門比丘慧開謹識

禪箴

循規守矩無繩自縛，縱橫無礙外道魔軍，存心澄寂默照邪禪，恣意忘緣墮落深坑，惺惺不昧帶鎖擔枷，思善思惡地獄天堂，佛見法見二鐵圍山，念起即覺，弄精魂漢兀然，習定鬼家活計，進則迷理退則乖宗，不進不退有氣死人，且道如何履踐，努力今生須了卻，莫教永劫受餘殃。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摸得枕頭背後，不覺大笑呵呵，元來通身是手，我腳何似驢腳，未舉步時踏著，一任四海橫行，倒跨楊岐三腳，人人有箇生緣，各各透徹機先，那吒折骨還父，五祖豈藉爺緣，佛手驢腳生緣，非佛非道非禪，莫怪無門關險，結盡衲子深冤，瑞巖近日有無門，擬向繩床判古今，凡聖路頭俱截斷，幾多蟠蟄起雷音，請無門首座立僧，山偈奉謝。

紹定庚寅季春

無量宗壽書

無門關終

國譯白隱禪師息耕錄開筵普說

解題

息耕錄開筵普說是、櫻町天皇元文五年の春、正宗國師白隱和尚、一衆の請に應じて、虛堂錄開講の初め、參學の徒を提誨するの普說なり。息耕は徑山虛堂和尚の尊稱にして、息耕錄は即ち虛堂錄の別稱なり。此の普說一篇は、實に白隱禪師一代の雄辯にして、學者の爲に根源を直截し、古往今來、瞎眼の徒を呵罵して假借せず、參禪者の以て指針となす、之れに過ぎたるものなし。

傳を案するに、師諱は慧鶴、字は白隱、一に鶴林と字す。駿州駿東郡原驛の人、俗姓は杉山氏、鈴木三郎重家の遠裔なり。師幼にして穎異勇敢、事に觸れて沮ます。甫めて十五、單嶺傳公を拜して落髮受戒す。單嶺資性大度、越格の量あり、師髮を剃除し了り、師脊を打つこと一下して曰く、「梵儀正守すべし」と、道ひ了りて便ち法名を授く。徳源寺東芳、偈を以て祝して曰く、「善哉眞出家、悲喜佛與魔、若欲成三斯道、莫忘三願摩。師誓てつ曰く、「若し肉身にして火も焼くと能はず、水も漂はず能はざるの力を獲ずんば、設ひ死すとも休まず」と。幾もなく、息道に沼津の大聖に侍す、二十歳にして、濃州檜木の瑞雲に到り、馬翁に従事す。時方に書を曝す、堂に登りて、之を覩る、則ち内外の典

籍架上に積堆す。師進んで禮拜し祝して曰く、「儒佛老莊諸家の道、我れ當に何を以て師となすべきか、護法天龍、願はくば我に正路を示せ」と、瞑目黙禱、手に任せて把着して一小冊を得たり、禪關策進と名づく。頂受して之を披けば、即ち引錐自刺の章に撞着す、其の首書に曰く、「昔慈明汾陽に在る時、大愚、瑯琊等の六七人と結伴參究す、河東苦寒、衆人之を憚る。明、獨り通宵坐して睡らず、自ら責めて曰く、「古人刻苦、光明必ず盛大、我れ又何人ぞ、生れて時に益なく、死して人に知られず、理に於て何の益あらん」と、即ち錐を引いて自ら其の股を刺す」と、師閱して此に至り、宿習智を發し、決定心を生じ、策進を以て日進の銘となす。明年春、瑞雲を辭し、南禪に洞戸保福に依る、夏を度りて秋、保福を辭し、萬休に靈松に謁す。復た去りて、大巧に伊自良の東光に依りて坐臘す。二十三歳、備後福山の正壽に抵り、正宗講の會を終へて、伴を結んで東に還る。行く行く獅子佛性の話に參ず、路、備前の岡山城を過ぐ。同友爭ふて、城池の壯麗、風土の勝概を語る、師獨り謂へらく、「我が道未だ成らず、何ぞ此の遊觀を事とするに暇あらんや」と、瞑目して視す。次で播州に入り、一山寺に宿し、溪流を見て感あり、詠じて曰く、「山下有流水、滾々無止時、禪心若如是、見性豈其遲」と、辭して途に上る。一友病あり、師之が爲に代つて其の擔包を負ふ。一友又囑して曰く、「我れ太だ困めり、公肥壯多力、盍ぞ我を扶けざるや」と、師忤はず、乃ち三包子を合せて搭起し、略々難色なし。私に念じて曰く、「願はくは此の微善力に依りて、速に見性の素願を遂げん」と、杖を以て卓着

し、歩々無字を參詳す。行く行く兵庫に至り舟を買ふ、一船の人、皆月に對して談笑す、師則ち包子を卸し憩息甘眠す。一覺目を開くに及んで船方に津口に在り、遽に舟師に問うて曰く、「猶ほ未だ纜を解かざるや、或は中途泊するや」と。舟師罵つて曰く、「咄、この瞢眠漢、昨夜同じく兵庫を發するもの凡そ十艘、忽ち颶風に遭ふて往々皆覆没す、我が船幸に獨り全きを得たり。其の漂蕩中、一船情を盡して、神に祈り佛を念す、我れ亦髻を斷つて海神に誓ふ、危険言ふべからず。而して子獨り假臥して動かす、鼻息訥々たり。我れ海上を經ること多年、未だ曾て子の如き膽の大なる臭禿奴を見ざるなり」と。師之を聞きて始めて前厄を知り、驚起して之を視れば、衆皆巾を以て額を抹し、面色土の如く、相枕藉して臥す。呻唸未だ已まず、嘔吐狼藉たり。師即ち合掌して曰く、「諸聖の擁護に頼りて、獨り此の患難を免る」と。後此の事を以て徒弟に語つて曰く、「陰德陽報果して誣ひざるなり、汝等幸に苦行に惰ること勿れ」と。年二十四にして、越後高田の英巖に抵り、性徹和尚の人天眼目を講するを聽く。寺後に先侯の墳廟あり、師講餘毎に必ず茲に坐し、日夜研究し動もすれば寢食を廢す。是れより筵に臨んで講を聽くも、聲耳に入らず、堂に登り食を受くるも、物眼を遮らず、人を見るに陽燄の浮ぶが如く、身を顧るに雲中に在るが如し。譬へば水晶世界の如く、森羅萬象、皆咸く明徹し、都べて一點の瑕駭なし。尚ほ精神を奮起し、所現境界に著せず、單々提持し、重擔を荷ふて峻嶺に登るが如し。十二時中、四威儀間、本參話頭の外、更に異念を雜へず、十餘日を經て、一夜恍然曉に達す。乍ち遠寺

の鐘聲を聞き、微音纔に耳に入れば、則ち徹底根塵を剝落し、恰も浩鐘を耳側に撃つが如く、豁然として大悟す。即ち大叫して曰く、「巖頭和尚、萬福現在在現在在」と。徑に走つて性徹に見え所見を呈す、機語俊ならず、師一掌を與へ便ち出づ、是に由つて大いに所見を負擔し、諸方を併吞す。自ら思ふ、三百年來未だ余の如く痛快了徹するものあらずと。時に一僧あり、名を宗格と曰ふ、面目嚴冷、顧視非凡なり、人皆錯つて膽大輩となす。師既に之を異とし、又其の言に妙詮多きを聞き、因つて之と宗旨を討論す。格曰く、「公は誠に超卓なり、只だ惜むらくは到有り未到あるを。公若し吾老漢を見れば、必ず觀るべき事あらん」と。師其の人如何を叩く、格曰く、「我れ本信陽の人、州の飯山僻邑に一庵主あり、名を正受端首座といふ、愚堂の孫にして至道庵主手度の子なり、専ら吾が宗向上の一著を提す、我れ彼の毒手に觸るゝこと多年」と。師之を聞き徑に適いて之に見えんと欲す、格曰く、「我も亦公の器識他の鉗鎚を受くるに堪ふるを思ふ、然れども庵主門風、只だ真正の種草を要め、尤も多衆の關熱を惡む、必ず人を伴ふ莫れ」と。師乃ち散筵を待つて單身、格と俱に飯山に抵る。是より先、師自ら得道甚だ易きを恃む、格其の貢高を洞察し、因つて誠めて曰く、「且つ須らく傳燈錄中諸祖の行實を看るべし。」師試みに初祖の傳を閲し、讀んで七歲出家得道し、尙ほ般若多羅に侍する二十年にして、其の蘊奧を盡すと曰ふに至つて、乃ち惕然として猛省し、慢心稍減じ増進智を發す、是に至つて師、格に隨ふて正受庵に至り、始めて主翁に見え、所解一篇を呈す。翁左手に偈を握つて曰く、「這箇は是れ汝が學得底。」右手を展べて曰

く、「那箇か是れ見得底」と。師曰く、「若し見得底の呈すべき有らば須らく吐却すべし」と、便ち嘔吐の聲を作す。翁撻して曰く、「趙州の無字作麼生か會す。」師曰く、「趙州の無、何れの處に向つて手脚を著けん。」翁指を以て師の鼻頭を押へて曰く、「嗟、多少手脚を著けん。」師是に於て通身汗流れ幔幘倒了。一日分衛に出で家門に立つ、家婆曰く、「別處に過ぎ去れ」と、師恍然として立つ、婆怒り大竹帚を拈つて曰く、「此の漢去れよと道ふに尙ほ此に在つて躊躇するか」と、便ち打す。師釋然古人の旨を領悟し、從前手脚を挾んで得ざる底、荷葉團々頰、疎山壽塔の因緣、南泉遷化の語、其餘難透の深旨、一時に皆現前す。欣然還り來りて將に門閭に入らんとす、翁迎へ見て輒ち賛して曰く、「汝已に徹せり」と。師、翁の左右に侍し刻苦精勵すること八閱月餘、竟に蘊奧に至る、年二十九。是の春單嶺先師の忌齋に值ふ、消炷拜に曰く、「日域眞丹及月支、東風吹轉百花枝、眼前多少好春色、盡是先師醜面皮」と。是の歲伊勢の建國寺に抵り、義海和尚の虛堂錄會に預る、又若州の鐵道久しく石院に參じ別に長處あるを聞き、往いて鐵道に圓照寺に侍す、夏終つて之を辭して、河内の法雲寺に往き、慧極に謁す。享保元年師年三十三、諸檀同門尊宿及び清見和尚に謀り、便ち正月十日單嶺先師の忌齋を以て強ひて入院の儀を整ふ。此の時松蔭頽廢して言ふべからず、上漏り下濕ひ、室懸磬の如し。堂中屐を用ひて事を執るに至る。一老僕あり、薪を拾ひ菜を採り、僅に晨昏に供す。一僧來り侍し、毎日食を乞ふて給を助く。師一日其の僧の面色憔悴せるを見て感歎して曰く、「嗟呼吾子、我が爲に勞すること一に此に至

る、願ふに堂中一物の酬ゆべきなし、之を奈何せん」と。乃ち之れが爲に大慧の書を講授す。明年妙心の第一座に轉位す、禪客二十人、伴を結んで掛錫を乞ふ、師固辭して許さず、衆皆庭下に排列し、切に請ふこと數日、師已むを獲ず之を許す、便ち大慧の書を講す。東福寺退耕の鐘山和尚三之良哉來參す、五十六歳虛堂録を提唱す。闔衆四百餘員、龍潭通首座たり、安養澤副貳たり、三之哉一位たり、豊後の之譯來參す、桃隆共に會に在り。師開卷衆に示して曰く、「息耕雜毒海に會せんと欲し、疎山壽塔の因縁に參す、憐むべし十利斷貫索、一錢を擲つて兩錢を打つ。」乃ち曰く、「我れ是れ禪門宗師の糟粕と雖も、若し破叢林、放蕩不羈の後生あらば、嚴責痛棒を加へん、事を執る者照願せよ」と。是より道價天下に冠たり。江湖の飽參、銅頭鐵額、東西三四里間、山林樹下に駢集し庵居修禪場となす。六十一歳甲州の自得庵維摩會の請に赴く、一衆三百餘、忠譯事を司る。開卷と佛誕生偈に曰く、「庵羅園裡日流傳、毒鼓倒懸破三性天、三昧現前眞解脱、一花點發大千圓。」六十七歳、備前岡山少林寺の請に應じ、川老金剛經を講す。次で井山寶福寺に到り四部録を講す。歸路京都を過ぎ世繼氏に館す、池大雅來參す、尋で復た妙心寺に登り碧巖録を養源に講す、寶鏡、光照の兩公主及び皇女清淨光院、會に臨む、葉室一位、冷泉黃門之に陪侍す。六十九歳甲府能成寺の請に赴き人天眼目を提唱す。一衆三百餘、會中特に五家宗要を分開し、學者をして參詳せしむ。會畢り、東光寺に赴き、毒語心經を講演す。此の會正受老人三十三回忌齋を修す。便ち自ら老人の頂相を描き香語を以て贊に當て、曰

く、「掀倒 天源一滴流、飯山深處 使三人愁、嫉妬妬火懶拈出、留與兒孫結三窟。」七十一歳龍津維摩會の請に赴く。大檀越松平防州侯、日に臨んで法を聴く、敬信殊に篤し。明年春松蔭寺に在つて楞嚴經を講す、開筵衆に示すあり。夏四月、州の高林に大應國師四百五十年忌齋を設く、師に請ふて拈香、併せて國師語録を評唱す、合衆二百餘。七十六歳伊豆國龍澤寺の請に應じ息耕録會普説を講す、兼て開山の儀を成す、衆一百餘。箱根山金剛王院隆山大和尚誓を發して一會を賑濟す。八十歳大應録を舉し、東海日多遠大の懸記を顯揚す、清衆七百餘、大乘龍津、菩提樹大蟲及び草津圓慈慧牧等、俱に内外の事を執る。清規森嚴、道行の盛なること多く古に譲らず。師年八十四、河西の大乗寺、由井の常圓寺に優遊す。或は三日或は五日、其の心の欲する所に隨ひ以て法施を行ふ。其の常圓に在る勞倦劇甚、一僧師に勸めて曰く、「宜しく暫く法施を輟め以て自ら保つべし」と、師肯せずして曰く、「道俗の飢を如何せん。」十一月松蔭寺に還る。衰病愈々篤し、十二月初六、冬、雷、松蔭に震す、一衆悚然たり。七日、醫古郡氏來り、師の脈を診して曰く、「脈微大異なし。師呵して曰く、「吾が死將に三日を出でざらんとす、而して猶ほ其の兆を知らず、豈に良醫と謂ふべけんや」と、古郡但だ俛首するのみ。山梨翁過訪す、之れと對局手談、一兩著にして休む。十日臥褥に在り、徒弟遂翁を召して後事を委囑す。十一日曉、泰然眠臥、俄にして大叫一聲、脇を右にして化す。十五日津送す、疾風暴雨を以て火臺に赴くこと能はず、翌日乃ち火浴す。設利を獲ること算無し、遐邇雲集す。因つ

て塔を三處に分つ。遺弟能く法を嗣ぐ者、夫、龍松、東嶺慈、遂翁盧、東巖元となす。白衣弟子の禮を執るもの其の幾何なるを知らず、法幢の盛なる前古稀に觀る所、五百年間出の言、洵に虛ならざるなり。後櫻町天皇特に褒章を加へ、諡を賜ふて神機獨妙禪師と曰ふ、時に明和六年己丑六月八日なり。明治十七年五月廿六日、明治天皇、更に正宗國師の徽號を賜ふ、語錄十卷あり、名けて荆叢毒藥と曰ふ。其餘、槐安國語、關提記聞、息耕錄開筵普說、寒林貽寶、寶鑑貽照及び假名法語等若干卷あり、多く世に行はる。

國譯息耕錄開筵普說印施解

寛保第三癸亥 臘八の 齋後、客あり、軾に告げて曰く、^① 鶴林近ごろ普說の印施あり、諸方往々に師を以て利名を釣る者と爲す。誘煽妬火、將に師を炙かんとす、果して然るか、將た又別に端由あるか。蓋ぞ説を作つて、此の蹇を救はざる。軾が曰く、「嗟、其の事あらん、世の極むること罔きに遭ふて、師獨り此の咎に 離へり矣。師若し者般の醜態有らば、豈に其れ住庵八十箇の燕頷虎頭仰ぎ望んで、世を遺る者ならんや。孰か敬し事へて饑寒を執ることを爲ん。是れ從頭、軾が識破する所の者なり。居れ、吾れ懶に語げん。師、元文第五庚申の春、江湖の諄請に依つて、息耕擊壤の古曲を擊節するもの一場、其の前年己未の冬十月、^② 少林忌の齋後、四顧の住庵數十肩の破裂波、力を 勁せて 籌を定めて、豫め一會の備を營辨す。老屋の傾側せるは扶起し、古井の填濁せるは鑿開し、^③ 戸牖の敗落せるは釘々着、梁棟の朽頽せるは懸掛着。深徹沙嵩の諸子、精神を振つて

①普說・叢林に於ける式法。其の説一定せざれども宋の無寧、元祐の間、眞淨和尚、洞山歸宗に住して獨特の禪風を孤起して、以て學人を指導するに、大衆をして入室せしめず、専ら普說を以てなしたると云ふに始まると云ふに至つて、諸説一致す。普說は一切世界の諸法を普く説く故に、しか名づく。又一時の説法萬世に普き故に云ふと。

②臘八。臘月八日の略、即ち十二月八日のこと、十二月八日は釋尊が明星を見て佛道を證得し玉ひし聖日なり、禪門寺院にては前日の普告より徹夜坐禪して、八日の曉に至りて

困苦す。休は還方に走つて莪麥を化し、忠は近里を廻つて菜蔬を乞ふ。其餘は、更々憩ひて互に相輔翼す。晝間夜陰、作務紛絮、師、且く之を避く。純と航とを携へて、走つて白水に通れ、淹留する者旬餘。次に藤舉に轉じ、石氏が隱處に入る。留滯既に月餘に向とす。其の中間、請に趣き客を接するの外、枕を喚んで甘睡す。鼻雷嚮々として屋壁振ひ搖ぎ、梁塵飛び廻る。恰も巴蛇の肉に飽いて偃臥する時の如し、來客皆驚異す。純、航の二子之を思ひて、哀求して曰く、「忠兄附託あり、大師願はくは後學を策進せんが爲に、普說一編を唱へよ。書して歸つて、同火に示して、以て此の間の勞倦を慰めん。」師微笑して之を頷く。頷くと雖も果さず、二子更々懇求して、赤子の責むるが如し。此に於て師恬如として、目を收めて唱ふる者、或は五行、或は十行、唱ふるに隨つて、航之を筆記し、純之を訂正す。師、心の浮ぶ所に任せて之を唱ふ、次序を顧みず。航又唱ふるに隨つて書して倦まず。師資共に、合殺を忘る。卷いて石氏が隱處に到れば、終に五十來紙を得。居士の曰く、「我れ聞く、萬菴の法語、妙喜の長書、佛眼の普說は天下の三絶と爲す。知らず従上の諸老、枝を添へ蔓

生禪を止め、道場を莊嚴して法要を修す、是れを成道息と稱す、即ち三佛忌の一なり、毎年十二月一日より他の一切の作務を廢して、只管打坐して身心を鍛練す、之を臘八接心と云ふ。
 ⑤ 齋後。齋座後の事にして、晝食後の意味なり。
 ⑥ 鶴林。白隱禪師の號なり。
 ⑦ 離。猶ほ道の如し、「あへり」なり。
 ⑧ 少林忌。達磨忌のこと。
 ⑨ 勤。合せてなり。
 ⑩ 戸窓。戸窓を云ふ。
 ⑪ 藤舉は相州藤澤なり。
 ⑫ 策進。驅策進達の意なり。
 ⑬ 同火。同じ鍋の飯を食ふ同輩と云ふ意なり。
 ⑭ 師資。師匠と弟子なり、老子に曰く、「善人は不善人の師、不善人は善人の資なり」とあり。
 ⑮ 合殺。佛に違つては佛を殺

を牽いて此の如く叨々繩々たる底あり。萬菴の法語か、妙喜の長書か。相俱に手を拍して大笑する而已。既にして仲冬書雲の前、一日師即ち歸院、茶筵を開いて慰勞す。諸子羅圍して茶話怡悅す。純、航の二子並び坐して、燈下に之を讀む。諸子信受勸踊して、蹈舞を忘る、者累日。海會正に散筵に向はんとする頃、闍衆、羅拜して之を梓にせんことを請ふ。師急に丙丁童を呼ぶ、諸子恐畏して卷いて懷にす矣。向後、間暇を得る毎に、從與する者若干次。師總に顧みざるもの、蓋し茲に三年矣。今歲寛保癸亥の秋、忠・譯の二上座、入室して曰く、「普說の如きは之を梓にするときは、師に二つの患あり矣。之を梓にせざるときは道に一つの害あり、蓋し試みに之を論せん。夫れ抱道の士は道の存する所を愛して、文字あることを見ず。文字の人は文字の刁刀のみを點檢して、總に道の存する所を知らず、必ず魚魯の譏を惹かん。是れ向に所謂師の患たる所以の一つなり。吾れ聞く、樹、林に秀ぶるときは風必ず之を撃ち、行、人より高ければ衆必ず之を憎む。今若し之を梓にせば、師其れ一頭地を衆に抽ぶる者なり、衆必ず之を接ぎ齒を切つて之を妬害せん。是れ向に所謂、師の患たる所以の二つな

し、祖を違つては祖を殺すと云ふが如く兩箇相違つて、互にしめし合ふ様を云ふなり。即ち異體同心、二身同念の意なり。
 ① 萬菴。大慧宗杲の法嗣、江州東林萬菴道顔禪師、漢川の人なり。
 ② 妙喜。大慧宗杲禪師なり。
 ③ 佛眼。五祖法演の法嗣、龍門清遠佛眼禪師なり。
 ④ 海會。叢林に聚會する一團の衆僧を海衆と云ふ、諸流一所に歸す、故に之れを大海に譬ふ、此の會合を即ち海會と云ふ。又云ふ、本名既に滅して大海の名のみ存すと、故に海衆と名づくこと。
 ⑤ 從與。すゝむること。
 ⑥ 魚魯の譏。文字の點畫上の譏にて、文字、又は文章上の譏を云ふ。
 ⑦ 曉推。左傳の註に曰く、「前よ

り。若し夫れ之を梓にせざるときは、後生晩輩争つて之を傳寫して、制すれども休まず、各々筆墨を砥つて、遂に道業を棄廢せん。是れ向に所謂道に害ある所以の一つなり。上頭の二つは師且く忍受せば是れ可なり、後頭の一つは多少の後昆を疲役して、許多の道情を戕賊す、必ず讒を識者に惹かん。初めより説かずんば止みね矣、我が輩、師の爲に大いに嘆惜する所の大故なり。譬へば、輓推の車に於けるが如く、之を刻むの功還つて妙喜の一炬に孰若ぞ。師曰く、「予も亦之を知れり、然りと雖も睡後暫時の破讒語、諸記の失あり、馬馬の謬あり、必ず笑を大方に見ん、是れ亦予が忍びざる所なり。待て佗日、博達高明の師の電眸一瞬を歴て、而して後に諸君の需を塞がん矣。」此に於て諸子大いに力を得て、東胡再び之を筆記し、澄譯竊かに之を訂正して、忠庵主が遠の野氏を訪ふ行袖に挟む。野氏隨喜して之を激す。遂に去つて濃東の桂林の丈室を扣いて、展拜して悉に所求を演ぶ。丈室固く辭讓して可かず、三止四請、果して序辭と正體とを得、恰も驪珠を領下に艘むに似たり。又走つて京師に逝く。中路にして隣驛の書肆紀の藤子に奇遇す。精しく終始を告ぐ。藤大いに隨喜して資財を抛つて之を扶く。日ならずして板印成る。忠即ち羽翰を放つて、東の方我が同火に告ぐ。諸子各々香を焚いて、杳かに濃東を望んで合掌す。嗚呼忠も藤微つ

り引くを輓と云ひ、後より押すを推と云ふ」と、即ち前より引き後より推すを輓推と云ふなり。
 破讒語。即ちうはごとなり、寢言と云ふ程の意なり。
 馬馬の謬。魯魚の誤りに同じ。
 忠庵主。白隱の門弟文忠なり。
 駿州沼津驛の書肆紀伊國屋藤兵衛のことなり。

せば、京師を廻ること縦ひ百千匝すとも、此の光義を成すること能はず。藤も忠微つせば徒らに聲色を逐ひ、花柳を尋ねて此の正因を結ぶこと能はず。忠・藤の兩箇、縦ひ多少の丹悃ありとも、明師の高鑑を歴ずんば、此の編を懐いて京師に走る能はず。寔に四美並せる者か。師遙かに此の事を聞知し、驚怖する者累日、使を遣し去つて之を制せんと欲す。我が輩相議して云く、「京洛數日程、況んや長安十萬家の風煙をや。何れの處を指して、忠が所在と爲して之を制せんや。師の命令に於ける、初より聞かざる者に似たり。」師慨然として歎じて曰く、「悔らくは昔日客中錯つて且く航が啼を止む、今其れ臍を咬むことを爲す。嗟我れを知り我れを罪する者は其れ唯だ普説か。」是れ軾が師の傍に在つて、聞見する所の大略なり。「客の曰く、「此の編未だ成らざるに、讒刺將に競ひ起らんとす、吾子盍ぞ其の始末を記して、以て之を救はざる。」軾が曰く、「軀命を顧みずして、師を寶護する者は、是れ侍者の任なり。我れ豈に之を辭せんや」と云ふて、終に之を記す。記して以て解嘲に備ふと爾云ふ。

丹悃。真心、又は一意専心等の意に用ふ。
 解嘲。後漢の成帝の時、蜀郡成都の人楊雄(字は子雲)嘗て太玄、法言の二書を作る、或人之れを嘲る、故に之れを解くための故に、此の解嘲を作ると云ふ。今此の普説を太玄に比する也。

侍者玄軾炷拜記焉
 侍者大庚謹書

國譯白隱禪師息耕錄開筵普說序

夫れ普説は大覺世尊、華嚴會上に在りし日に根據して、眞淨祖師、洞山歸宗に居せし時に肇始す。爾來、宋元明清暨本邦の禪林、往々に在り焉。大意廣く古人の直截爲人の處を説いて、切に學者をして痛く自ら省發せしめんことを要するのみ。是を以て、息耕老子、告香普説に、深く警むる所あり。學者知らずんばある可からず。茲に駿陽松蔭白隱老禪師あり、早に正受老人に參じて、徧く引隨を採り、多歲行脚し、到る處の叢林、他を如何ともすること無し矣。後來一夜不合に、正受老人の直截爲人の用處を徹見して、人を接するに常に向上の鉗鎚を用ふ。是の故に胡擗亂撞にして、輕しく諸方の許可を受くる者、毎々崖を望んで退く矣。是より先、元文庚申春夏の交、輿請に迫つて息耕十會の語要を評唱す。四遠の僑侶、先を争ふて至る者、其の幾枚と云ふことを知らず。開筵の日に丁つて、學者を提誨するに、普説一篇あり。頃ごろ禪師輪下の禪客遠く斯の卷を持し來つて曰く、「吾が曹二三

①眞淨祖師。寶峰の眞淨克文禪師なり。
②正受老人。至道無難の法嗣、道鏡慧滿禪師なり。長野縣下木内郡飯山町に正受庵を構へて之れに居る、白隱格外の提擧を受けたりと云ふ。
③鉗鎚。鉗は鐵鉗、鎚は鐵鎚、共に金鐵を鍛錬する具、師家の學人を接得する手取しき手段のこと。
④輿請。衆請に同じ。
⑤僑侶。僧侶に同じ、義は僧服のことを云ふ、故にしか云ふ。
⑥劔剛氏。版木屋なり、即ち出版屋を云ふ。

子、將に劔剛氏に命じて、京師に布かんとす。然れども師曾て許さずして言ふ、「這般の陳爛葛藤、盍ぞ早く一炬に投せざるや」と。二三子曰く、「吁、否、斯の篇の如き、師が直截爲人、激勵呵罵、文華を假らずして根實を力む。則ち知んぬ皆是れ師の苦心熱腸なることを。請ふ吾が曹參禪の警語と爲して、以て同好の者に公にせば、報恩足りなん矣。縱ひ世、其の隊を十百にすと雖も、何の嫌することか之れ有らんや。」師、已むことを獲ずして應ず焉。今、請ふ校閲して之一語を加へよ」と云ふ。予、確辭して曰く、「禪師聖電の機、奔雷の舌、大いに古今未發の口を發いて、普く佛祖不説の法を説く、片言隻字と雖も、斯れ咸超佛越祖の談なり、豈に世の緝句繪章、黃を抽いで白に對するの比ならんや。通篇、其の本色に一任して可なり。何ぞ況んや之に拙語を加へば、予恐らくは光彩を埋没し去らん。」客曰く、「高論、議を容れ難し、只だ其の論を簡首に書せよ」と。諄々たる請意、再びより三に至る。是に於て、予肅然として之に應へて曰く、「然らば請ふ、各々先づ意に參じて後に句に參せよ。晝參夜參、是れに由つて參じて懈らすんば、疾く堯を羹臚に觀んこと必せり。其の時に當

①緝句繪章。文辭の精密麗美なるを云ふ。
②黃、白。金銀を云ふ。
③堯を羹臚に觀ん。後漢の李固傳に「堯、食すれば則ち堯を羹に觀、坐すれば則ち堯を臚に觀」とあり。
④缶を縛ふに一任す。缶に瓦製の樂器なり、縛は雜聲の樂に和するものとありて、世の毀譽に耳を藉さぬを云ふ。
⑤劔去つて久し。史記に「去りて劔を學ぶ又成らず」とあり。最早とつくに濟んでしまつた何をまご／＼して居るのだと云ふ意を含む。又故事に「楚人江を涉り、劔を水中に墜す、遽に其の舟を割して曰く、是れ吾が劔の墜つる所なり」と、舟を止めて其の割む所より水に入りて之れを求む、舟は進み劔は動かす、依つて劔を得ること能はず。」之れより出づるが、大道の落所を問却し

つて、果して意句俱に相干らざることを知らば、窓を糊し、^① 缶を縷ふに一任す。且つ謂へらく、普説は不説なり、一句子あり。千佛萬祖説不説、千人萬人會不會。若し箇の漢あつて、未だ斯の卷を繙かざる以前に向つて、不説の説、徹困の恩に辜負せざらん。否なるときは、^② 劍去つて久し矣。」

て、徒に言句葛藤を追求するを評する語とす。

昔、寛保癸亥八月二十九日

濃東桂林嗣祖沙門禪祚天啓焚香拜書

國譯白隱禪師息耕錄開筵普說

侍者 東胡 錄
 參學 原譯 校

昔^① 佛果和尚、南宋建炎の初め、澧州の夾山靈泉禪院に住せし時、明覺大師の百則の葛藤を把つて、評唱する者數次、^② 佛鑑責むるに書を以てす。其の苦諫辛争、實に骨肉に過ぎたり。佛果領つて休す、寔に貴ぶ可し矣。山野今復た息耕十刹の狐涎を舐つて厚面皮を張り、高廣座を設け、公然として塵拂を秉つて、滿堂の諸老を輕忽する者は何ぞや。予、享保の初め、業風に吹かれて此の破院に住す、單丁なる者二十年、其の中間、江西の雲衲、湖南の海衆、經に録に評唱を請ひ講議を覓めて、或は數百衆の名簿を裁し、或は數十行の請疏を綴つて、予が瞳眼を妨ぐる者、大凡そ三十度に向とす。其の中間、志氣憤然たる者あり、西東の諸老に誣へ、近遠の神信に報じて、強ひて力めて之を折らんと欲す。命に隨つて需を塞がんと

國譯白隱禪師息耕錄開筵普說

① 佛果和尚。臨濟下九世五祖法演の法嗣、宋の第八主徽宗皇帝、師の道を慕ひ、特に佛果の徳を重んじて、圓悟の號を賜ふ、諱は克勤と云ふ、字は無著、碧巖集の著者なり。

② 南宋建炎。宋亡び南宗の高宗即位の時にして、我が崇徳天皇の大治元年なり。

③ 明覺大師。寶重禪師なり、智門光祚の法嗣なり。

④ 佛鑑。五祖演禪師の法嗣、平州大平慧覺佛鑑禪師、本郡汪

欲するに、常住の枯白、庫間の艱酸、東の方奥羽を極め、西の方肥筑を際めて誰か則ち知らざらん。復た恐る、近世道微に法衰へて、不羈の晚進無頼の後生、其の始め到る時は閑雅なる態度、寔に愛しつ可く、善順の志氣寔に貴ぶ可し。將に謂へり、生死を念とし、透過を求むる底の眞正の衲子なりと。既にして未だ一月を経ざるに、龜鏡を泥視し鴻規を塊看し、伴を引き黨を結んで、横放縱逸、庭階を涉つて喚呼し、廊廡に立つて諷詠す。宗師も伏すること能はず、耆舊も制すること得ず。或は井索を截斬し鐘鼓を推落し、虎關を窺つて出で、狗竇を穿つて入る。堂前に環列して野舞村歌し、山後に蟻聚して雷同浪拍す。菜刀を暗路に栽る、水瓶を歩廊に積む。廁上の板を鋸つて、人をして屎坑に陥墜せしむ。竈下の柴に洒いで、人をして晨爨に困苦せしむ。醜態を茶店に逞しうし、鄙陋を酒肆に盡す。叢社の中に在つて、精鍊刻苦する者は千百人と雖も、九旬門閭を越えざるが故に、人、其の光儀を見ること無し。街市の外に趨つて縱逸醜惡なる者は、兩三輩と雖も、多日露地に在るが故に、誰か其の黒業を知らざらん。噫、龜放を恣にする者は七八箇にして、瑕玷を蒙る者は幾箇ぞや。玉石共に焼かれ金鐵皆爛る。此に於て善信の男女、沙門

氏の子なり。
龜鏡。長蘆慈覺大師、宗頤の述勅修百丈清規上下十章中の、第七に收む、叢林に衆僧、長老、首座、監院、維那、典座、直講、庫頭、書狀、藏主、知客、侍者、案主、堂主、浴主、水頭、糜頭、燭頭、街坊、化主、園頭、磨頭、莊頭、淨頭、淨人等の設けある所以を述べて其の職の佛祖行にして、皆古教照心の道なれば、等閑疎意なるべからざるの龜鏡を示す文なり。
露地。屋外の意、又十二頭陀行に露地坐あり。
黒業。白業の對、惡業なり。
瑕玷。過、とがしなり。

を賤すること泥猪の如く、僧儀を蔑すること癩狗の如くす。行人の詞鋒に罹り、處士の口碑に銘す。悲しい哉、佛道の嚴威乍ち落ち、法門の德輝俄かに滅す。八千の夜叉、汝が迹を拂ひ、多少の諸天、汝が籍を削る。將に謂へり、無遮の法施を行じて、古佛の遺教を隆興すと。誰か知らん不祥の凶徒を聚めて、乃祖の古風を傷害することを。寔に悲しむ可し矣。千態萬狀、亂軍の場に在るが如く、群鹿の野を見るに似たり。飛廉も之が爲に膽冷え、惡來も之が爲に牙戦ぐ。七憍慢八狂亂、先輩を輕蔑し後昆を凌奪し、法幢を踏倒し清衆を分離して、而して後に飽き足る者の如し。是れを剃頭の關提と名づけ、是れを方袍の外道と稱す。肉身の魔羅と謂はんか、地行の波旬と爲んか。縦ひ汝死し得て、叫喚衆合、黒繩無間の中に墮ち、無量の苦楚を受け盡すとも、終に懺悔を容るゝ所なけん。汝が師長父母、許多の鞋錢を與へて、汝を放つて行脚せしむ。若し汝が今の醜態を見れば、將た喜ばんか將た悲しまんか。屬者、予が同火の兄弟七八輩、法會を成辨せんが爲に、拽石搬土、水薪菜蔬、饑寒を經盡し、艱嶮を喫盡して、霧を拂つて出で星を戴いて入る。寮舎井竈浴室東司、幾千辛ぞ歎、幾萬苦ぞ歎。見る者肌汗し、聞く者涙浮ぶ。願ふに夫

夜叉。藥叉、阿叉とも書く、梵音「ヤクシヤ」の音譯、勇健、暴惡と譯す。八部鬼衆の一なり、又捷疾鬼とも云ふ。
諸天。密教に所謂天部の諸神をいひ、また印度に所謂上界の諸神を云ふ。天は梵語提婆の譯、光明の義、希臘、羅馬等に所謂神と云ふに同じ。
飛廉。張飛、廉頗なり。又呂氏春秋には、「飛廉は風伯なり」と、前者是なるに似たり。
魔羅。梵語なり、魔に等し。
波旬。搆神、又は波車夜と云ふ。梵語「パーボージャス」。惡、殺者と譯す、魔王の名、常に惡意を懷き、惡法を成就す、又僧を擾し、人の慧命を斷つと云ふ。

れ何れの處の叢林か、此の勞倦なからん、豈に其れ容易ならん哉。而るを汝が輩、手脚を沾さずして入り來つて、多少の狼藉を打す。是れ什麼の心行ぞや。龍天も悲み哭し、地祇も嗔り恨む。古來、者般の流類を見るに、一箇も終を全うする者なし。人禍あらざれば必ず天刑あり。三叉路口豈に其れ遠からんや、寔に恐る可し。我れ平生此等の輩を憎んで、捉へ得ば必ず裂いて喰はんと欲す。者般の惡賊、縦ひ日に七八箇を打殺すとも何の過かあらん。是れ只だ祖庭荒蕪し、法苑凋落して我が祖宗門下、透過す可きの重關あり、超出すべきの棘林あることは、夢にも曾て知らざるが爲なり。諸方高德の諸老、罷參の宗師、數百衆を領して辱しとせざるも、跡を晦し光を韜んで、自ら臘扇にし去り、自ら芻狗にし去つて、縦ひ眞正辨道の衲子あつて、百端を極めて懇禱哀求すれども容れず、枯淡を甘ひ饑寒を忘れて、徒爾として一生を過ぎ了つて、丘壑に衰朽すること、寔に宜なり。法幢を盡害し、眞風を戕賊する者は此れ等の部類なり。予亦之を惡んで顧みざること久し。頃ごろ遐方の碩徳、近隣の諸老、志を同じうし壽を定めて辱く予が緩怠を責むるを見、此に於て四垂の龍象大いに力を得て、蜂の如くに起り

- ①無間。大熱地獄の第八、閻浮提の下二百由旬にある極苦の所なり。
- ②三叉路口。猶ほ三途と云ふが如し。
- ③臘扇。無用の義なり。
- ④芻狗。芻狗に作る、藁でこしらへしゆめ、福をもとむることに用ひる。淮南子の齊俗の註に、芻狗は芻を束れて狗と爲し、以つて過を謝し、福を求む」とあり、此所にては唯だ矢張り無用のものと云ふ様に見るが宜し。
- ⑤法幢。法飾とも云ふ。説法のある處に幢幡を建て、之れが標榜となす、故に演法開暢するを法幢といふ。
- ⑥龍象。尊宿、又は力量ある僧のこと、僧に對する敬稱。

蟻のごとくに攻む。或は赤子の母に求むるが如くなる者あり、或は黒吏の民を御するに似たる者あり、之を辭するに策なく之を拒むに力を失す、舉措決することなく、進退維れ谷まる。熟々予が平生を顧ふに、惜む可きの聲名なく、貴ぶ可きの操履なし。詩も亦知らず、禪も亦會せず、百懶千懶、放蕩、蠢直、恣に嗔眠し、起き來つて亦春睡す。一箇も宗師の態に似たるなく、一滴も後昆の範に擬すべきなし。予も亦之を知つて常に甚だ之を憎むと雖も、手脚の著く可きなし。這般醜惡の破瞎禿、今時の魔黨に障礙せられて、七支八離、破夏分散了らば、人を備ふて其の迹を掃除了つて、罷講齋を關して、舊に依つて嗔眠せんのみ。何の患ふる所かあらん。若し復た舊參の諸君の輔翼に依つて、一夏を全うするも惟れ可なり。是れ又強ひて喜とするに足らず。評唱も亦吾が願に非ず、高牀も亦吾が願に非ず、欲する所は諸方の碩徳、同參の諸老、予が放懶を卑棄せられず、兩箇三箇影向せらるゝことを得ば、相俱に薪を拾ふて煎茶し、間を偷んで靜に舊話を打し、一月二月共に枯淡を樂まんのみ。且つ又江湖參玄の衲子に對して、告報す可きの事一兩件あり。吾れ始め瞻撥の時、魍魎に引かれ、魍魎に導かれ、飯顆山頭、檣澤の深林に入つて、一箇の破庵主に見ゆ、號して正受

- ①蠢直。守操なきを云ふ。
- ②七支八離。莊子に支離疏あり、又支離滅裂等の意に同じ、破夏分散、夏は家なり。
- ③魍魎。魍魎、山澤の怪を感と曰ひ、宅舎の怪を魍と曰ひ、木石の怪を魎と云ふ。此れ等の精怪、影有りて形なし、總じて世人伶俐にて自ら備み又他を備ましむるに備ふ。又曰ふ、魍魎は形三歳許りの小兒の如くにして、赤黒色を帯び、耳長く目赤し、人聲を發して人を惑はすと云ふ。
- ④飯顆山頭。信州水内郡飯山なり。
- ⑤大圓。鴻仰宗の祖たる湯山遠

老人と道ふ。老人諱は祖端、大圓を祖とし、無難を父とす、真正惡毒の
瞎老漢なり。平生垂語して云く、「我が此の禪宗は南宋の末に衰廢し、傳へ
て大明に到つて底を拂ふて滅絶す。餘毒殘つて日域に在りと雖も、纔かに
日裏に斗を見るが如し。汝が輩、臭瞎秃破凡夫、夢にも曾て之を知らん哉。」
又云く、「汝等、相似の漢、禪に似て禪も亦會せず、教に似て教も亦果さず、
律に似て律も亦成せず、儒に似て儒も亦得ず。總に箇の什麼にか似たる、衣
架飯囊。」又云く、「茲に一箇の重關あり。關吏列り坐して各々其の所能を試
みて、而して後に其れをして透過せしめん、輪扁と稱する者あり、輪
を斲つて推し出して即ち去る。畫工と稱する者あり、戲畫一紙を拂ひて推
し出して即ち去る。妓兒は高歌一聲し去り、淨家は高聲念佛し去らん。特
り禪徒と稱する者のみ、作麼生か是れ諸佛頂上の禪と問はれて、目、瞠
し口、呿して、茫然として柴立して、只だ兩腋の汗を見ん。是に於て胡亂
の賊奴なりと爲して、終に關外の窮鬼と爲らん、寔に悲む可し。」又云く、
「汝輩、佗時一員の、長老と爲つて、請に檀家に赴かんに、衆を領じ
徒を隨ひて、幾枚の蒲團を重ね、幾種の珍膳を例ねて、公々然として坐し、

① 輪扁師なり。
② 無難。臨濟宗、武藏國淺谷東
北寺開山至道無難禪師なり。
③ 法を大仙愚堂國師に受く。
④ 輪扁。莊子に曰く、「魯の桓公
堂上に書を讀む、輪扁堂下に
輪を斲る、便ち鑿鑿を棄て、
上りて曰く、公の讀むところ
の書は何の書ぞ、公曰く、聖
人の書なりと、輪扁曰く、聖
人今在りやと、曰く、死せり
矣、曰く、然らば公の讀む所
のものは古人の糟粕のみと、
之に出づ。蓋し輪は輪人、車
大工にて、扁は名なり、それ
より車大工を云ひしものな
り。

抗々乎として凜し了つて、高談朗笑せんに、一箇あり。衲僧、眉を皺むる
底の話を把つて、輕々に撈著せん時、如何が祇對し去らん。恐らくは胸
噓ぎ肌汗して、滿地一場の愁を見ん。然らば則ち禪門に在つて、參禪苦學
せざれば、耻辱を暗地裏に種うる者に非ずや。何の時か此の患難に逢はん
も未だ知る可からず、寔に恐る可し。」又云く、「近世の衲子、狗子佛性の
話を把つて、實參純工せん者、一箇半箇透過を得すと云ふこと無し、纔か
に少しく透過するるときんば、自ら得たりと爲し自ら悟れりと爲して、高談
大口す。是れ只だ生死の大兆にして、己見を栽培し我見を増長す、如何せ
ん祖庭猶は天涯を隔つることを。真正安樂の田地に到らんと欲せば、轉た
悟れば轉た擧せよ、轉た了せば轉た參せよ。果して祖師最後の因縁を見る
こと、掌上を見るが如けん。何が故ぞ燈下に爪剪らざる。」又信陽に富家あり、累代、富、國司を歴す、
鐘を鳴し鼎に食む、時々貴賓高客の來往するを見る而已。常に寥寥として胡爲の家業と云ふこと
を知らず。近日、奴を添へ、婢を増す、水磨列り鳴り、穀車轟き過ぐ。其の繁興前日に十倍せり。聞
く、日々に酒萬斛を醸すと、一老人あり、曰く、「已んぬるかな、富家其れ久しからざらんか、是れ不
祥の兆なり。内、衰ふるときは外必ず張る。穀肆も亦設けん乎、藥店も亦開かん乎、久しからずして

① 長老。道德、衆に長じ、年臘
亦他に老大なるを示す語、又
住持和尙を稱する敬語となす
なり。
② 檀家。寺院に屬する信徒の稱。
檀は檀那の略にして、布施主
の義なり。
③ 狗子佛性。趙州の狗子に就い
て、佛性の有無を裁判せし有
名なる公案なり。
④ 鐘を鳴らし鼎に食む。唐の王
勃が滕王閣序に曰く、「鐘を鳴
らし鼎に食むの宴」と、蓋し顯
者を謂ふなり。
⑤ 婢。下女なり。

其れ賣らん乎。師聞いて慘然として曰く、「噫、其の事あらん乎。宋明の末、祖宗衰へて禪徒、衆態を成す、今其れ何にか似たる歟。言ひ畢つて涙痕落つ。平生怒罵呵咄す。其餘の嗟悼し概念する所の數段の因縁、憶持し記持する者、大畧之を記す。

① 乾峯和尚の示衆に曰く、「法身に三種の病二種の光あり。汝等諸人還つて委悉す麼。」時に雲門、衆を出で、「曰く、「庵内の人甚麼としてか庵外の事知らざる。」峯呵々大笑す。門云く、「猶ほ是れ學人が疑處。」峯曰く、「汝是れ甚麼の心行ぞ。」門云く、「和尚も亦委悉せんことを要す。」峯曰く、「汝恁麼にして始めて穩坐地を得べし」と。若し人、息耕録を見んと欲せば、先づ須らく此の語に參すべし。二大老の說話、見徹分曉ならば、汝に許す、親しく息耕老人を見んことを。汝に許す、參立の衲子と稱することを。若し然らずんば、縦ひ汝五派七流の秘訣を誦じ得、千七百個の玄旨を透過するも、閑妄想、死學解、何の用を爲すにか堪へん。況んや諸方死郎當の老淡の妄談臆解を取つて、抄録し記寫し、及び彼の録中に塗糊して、口辯を逞しうし、胸臆を恣にするをや。近歲、大明崇禎の間、鼓山の元賢、永覺大師、杜撰の判詞あり。但だ乾峯を蹉過するのみに非ず、却つて雲門を屈辱す。諸方講録の阿師、息耕の頌中に捏合して、以

① 洞山真价禪師の法嗣、趙州乾峰禪師なり。

② 法身。佛三身の一、法身佛なり。無形、無身の佛陀の靈覺を云ふ、又本覺、眞如、佛性、或は吾人の靈智、靈覺をも云ふことあり。

③ 三種の病とは未到造作、已到住著、邊邊無依の三を云ふ。二種の光とは能取光、所取光なり、此の光邊邊せざれば兩般の病ありと、又之れを雲門の兩病と云ふ。

④ 雲門。曹原下第六世雲峰義存の法嗣、雲門宗の祖なり。

⑤ 五派七流。五家、七宗を云ふなり。

て盡せりと爲し、書して以て諸子に授く。江湖 瞎眼の諸子、是れ己靈を埋没するの泥土、慧命を傷害する戈戟なることを知らず。爭か傳寫藏秘して、人をして見せしめず、或は此れを小箋に記寫し、彼の録中に粘著して、以て情解の助と爲す、寔に笑ふ可し。予偶々彼の小箋を得て一見するに、禪師内集第四臘八普說に云く、「乾峯云く、「法身に三種の病二種の光あり。」更に須らく向上の一竅あることを知るべし。老僧、今日眉毛を惜まず、諸人の爲に註破せん。凡そ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萬象、眼光を窒礙す。皆法身の障と爲す、是れを一種の病と謂ふ。或は諸法の空を見て隱々地に法身の理あることを見る、是れを法執忘れずと謂ふ、亦是れ一種の病なり。或は法身を透得すと雖も、簡點し將ち來れば、或は依靠すべき處なきことを覺え、或は主張すべき處なきことを覺え、或は指示すべき處なきことを覺ゆ。亦是れ法執忘せず、是れを最後一種の病と謂ふ。前の一種の病は是れ一種の光、透脱せざるなり。後の二種の病も亦是れ一種の光、透脱せざるなり。學者若し能く向上の一竅を透るときんば、三種の病二種の光、一捏と消せずして破せん。始めて之を參學の事畢んぬと謂ふなり。鶴林云く、「嗟吁、是れ何の閑學解ぞや、是れ何の妄分別ぞや、讀んで此に到つて覺えず卷を掩うて驚疑し、眼を閉ぢて悲恐す。恁麼の瞎註脚、詳解し得て誦當なりと爲せば、雲門大師曰く、「庵内の人甚麼としてか庵外の事知らざる」と。是れ又甚麼の道理をか説く。如何か註解し去らん。謂ふこと勿れ、乾峰底は透過著、雲門底は會不得なりと。二

⑥ 瞎眼。盲目なり、あきめくらなり。

大老の說話、一雙天に倚る長劍、惡虎の牙の如く、^①鳩鳥の尾の如く、象王の鼻の如く、獅子の乳の如く、塗毒鼓の如く、大火聚の如し。纒かに擬議するときは、獨體野に逼し、是れを法窟の爪牙と名け、是れを奪命の神符と道ふ。須らく知るべし、萬古叢林の^②榜様なることを。吾れ聞く、永覺大師は壽昌無明和尚の的嗣、^③洞上の英豪にして大いに^④新豐の宗旨を中興し、専ら^⑤曹溪の眞風を扶起すと。今の人其の名を聞くときんば、襟を正し容を改む、寔に一代の龍門なりと。何ぞ圖らん、其の説話是の如く醜陋に、是の如く龜野ならんとは。若し内集果して永覺の手に出づるとせば、永覺の得處怪しむ可し。顧ふに、夫れ杜撰の禪和、亂に自ら胸臆の凡解を鈔録して、名を永覺に借つて、信を後昆に取らんと欲して、竊かに彼の録中に添入する者ならん乎。嗟、其れ者般の情識の妄解を以て、參學の事了畢すと爲せば、夢にも曾て乾峰老人及び雲門大師を見んや。或は恁麼にして善知識と稱して可ならん乎。謂ふ莫れ、一捏と消せずと。千捏萬捏千百億捏も、亦空しく力を勞せんのみ。祖師血滴々の示衆を把つて、教家初心の談論にだも及ばざらしむ、寔に悲む可し矣。古^⑥不落の兩字五百生、野狐窟裡に墮在す。若し一句子の話を以て、錯つて註解し了つて、參玄禘

①鳩。説文に鳩は毒鳥なりと、

又鳩は大き鷄の如く、紫綠色の毒あり、頸の長さ七八寸、蛇腹を食ふ。此の毒を以て殺すを鳩殺と云ふ。

②榜様。標識なり。後漢書に「共に相標榜して天下の名士を推し、之れを稱號を作る」と。又史記長耳傳に「榜笞數千、身擊つ可き所なし」とあり、標識の標的を云ふ。

③洞上。洞上悟本大師の唱へられたる宗旨のこと、此は曹洞宗の意に用ふ。

④新豐の宗旨。新豐は地名なり、唐大中の末、洞上眞僧禪師此の山に住して、洞上綿密の宗風を擧揚す。即ち此の宗旨を

子の眼目を瞎却せば、罪過十方諸佛の身血を出すに勝へん。吾れ今、人我を選しうし胸臆を恣にするに非ず、恨むる所は多少情識の邪解、展轉流行して、佗の後昆の悟門を妨碍し、古人眞正の宗旨を染汚することを。叢林の衰弊、祖庭の荒涼、一に此れ等の邪説に依れり。是れ何の心ぞや。吾れ聞く、大明國裡、禪苑敗蕪し、眞風滅絶すと、信なる哉。吾が日域、宗門の頹朽すること既に亦此の極に至るや、寔に恐る可し矣。謹んで參玄の上士に白す、乾峯の示衆、大難々々、容易の見を生ぜざれ、^①如上の狐涎を舐らざれ、但だ單々に參究せよ。一旦不合に咬著して、通身白汗流るれば、爆然として乾峰説き得て徹困なることを見ん。雲門和し得て高古なることを覺せん。息耕頌し得て諦當なることを了せん。永覺解し得て妄誕なることを知らん。鶴林判じ得て親切なることを領はん、豈に快ならずや。古人云く、「舊參の宿將、發足超方すれども、打頭に惡辣手段底の宗匠に遇はざるが爲に、見地に坐在す。縦ひ甘心して志を枯し形を忘れ、^②之を鑽り之を仰ぎ、之を洵し之を汰すと雖も、但だ己見を裝重する而已。^③鶴臭布衫を脱去すること能はず。一旦時縁成稔し、出で來つて人の爲にするとも、取與の間、應機未だ妙ならざることは、蓋し殊勝

云ふなり。悟本大師に同じ。

①曹溪。韶州府城の東南三十里にあり、六祖慧能大師禪師の賣林寺を營まされし所、轉じて六祖大師のことをも云ふ。

②不落の兩字云々。有名なる百丈懷海禪師の公案なり。無門關第二則に出づ。

③如上の狐涎。即ち永覺大師の禪餘内集に云々とあり。

④之れを鑽り云々。鑽仰は學佛を慕ひ學ぶこと。論語に「鑽燭然として歎じて曰く、之れを仰げば彌々高く、之れを鑽れば彌堅し、之れを鑽るに前になり、忽焉として後になり」と。之れを洵し之れを汰しは共に洗ふの意にて、其の概味垢穢を去るなり。

⑤鶴臭。乳臭と云ふが如し。

境界の中より得て、人に蓋覆し將ち來られて、便乃ち佗を辨じ出さず。此の語、此れ等の人の爲に設くるならん乎。今時、諸方一片洪寂の死水裡に浸殺せられて、即ち言く「話頭を看ること莫れ、話頭は是れ自性を埋没するの泥土、文字を顧みると莫れ、文字は是れ己靈を縛殺する葛藤なり」と。怪しいかな汝が謂ゆる自性は胡爲の物ぞ哉。既には是れ縛殺せらる、將た是れ狐兔に類する者か。怪しいかな汝が謂ゆる己靈は胡爲の物ぞ哉。既には是れ埋没せらる、將た是れ芋栗に似たる者か、知らず誰が家の滯貨ぞ、何處の舊肆上より者般の奇怪の物を求め得來るや。願ふに是れ將た長沙の謂ゆる識神を認得する底の窮鬼子と爲さん乎。將た應庵の謂ゆる深山の古廟裏、無轉知の大王と爲さん乎。佗日、危亡を顧みざる底の衲子あつて、一句子の話頭を把つて、面前に抛向して云く「是れ甚麼の道理ぞ」と。此の時、汝泥土と作し得てん麼、葛藤と作し得てん麼。只だ恐らくは瞋ることも亦瞋り果さず、泣くことも亦泣き果さざらんことを矣。今時、一般世智辯聰の種族あり、其の部屬に教へて曰く「從上の佛祖大いに言句を恐るゝは何ぞや、汝が惠命を浸殺する底の瀾漫たる雜毒の海岸なればなり。彼の話頭を參決し、宗旨を究明することは、五葉分離の後、七花開敷の頃、權に施設する底の門庭の説話なり。實に佛祖堂奥の

①長沙。南泉普願の法嗣、招賢大師なり。偈に曰く「學道の人眞を知らず、只だ從來識神を認むるが爲に、無始劫來生死の本、痴人喚んで本來の人」と。機鋒峻烈、天下皆其の舌頭に伏す。
 ②應庵。初め水南遂の侍者となり、尋で虎丘隆下の維那となり、幾歳ならずして大事を了す、後法を妙最に開く、語錄十卷あり。
 ③五葉七花。即ち五家七宗を開ふ。

④玄蹟に非ず」と。此に於て頑陋無智無賴禿奴の族、大いに嘉逆を開いて、奴郎辨せず玉石分たす、碌々として頭を聚め、堆々として列り眠りて、以て高蹈の風標と爲して、佛祖を睨視し、諸方を并吞す。鸞鳳は飢ゑて彷徨たり、鷓鴣は飽いて腰膝たり焉。爾若し見性の眼なくんば、點滴も亦消せじ、盡く是れ地獄の衆生なることを。所以に道ふ「僧と爲つて理に通せざれば、身を反して信施を還す」と。汝知らずや、五千四十八卷一字々、雜毒の海岸、四七二三の賢聖、一箇々雜毒の全身なることを。其の毒浪天を浸して、日月も亦輝を呑み、星宿も亦光を失して、目前に昭々たりと雖も、而も汝が輩、了知し覺得せざることは、鷓鴣の晝出でて目を瞋して、大山を見ざるが如し。大山豈に鷓鴣を悪んで、身を隠す者ならん哉、罪、鷓鴣に在る而已。汝、縦ひ耳を掩ひ眼を鎖して、此の毒焔を避くるも、行雲流水、陰葉飛花如何が廻避することを得ん。縦ひ汝、彼の捷疾夜叉を備ふて、恣に飯を喫せしめ錢を與へて、彼の背後に跨つて盡天下を遶ること兩三匝すとも、寸土も身を藏す處なけん矣。願ふ所は、一箇半箇、宿に靈骨を挟む底の癡鈍の漢あつて、憤然として歸り來つて、彼の毒焔の裡に向つて投入して、乍ち大死一回せん焉。一回し起き來つて、過量の大杓頭を擔ふて、四天下を遶つて眞正の衲子を見る時、臂を張り手に唾して、大杓頭を展べて毒焔を酌み將ち來つて、

⑤玄蹟。玄關、又は玄深などと同じく幽妙の義なり。
 ⑥鸞鳳云々。賢者は野に飢ゑ、好者は鼓腹悠々たるを云ふ。
 ⑦五千四十八卷。南無祕密大藏尊經五千四十八卷、四百五十二億二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字とあり、即ち一切經の部數なり。
 ⑧鷓鴣。ふくろふなり、楊雄の文に、鷓鴣を以て鳳凰を笑ふとあり、此の鳥晝首夜明なり。

慕頭に即ち洒がん。酒いで伊をして。放身捨命せしめば、豈に痛快ならずや。一般あり、平生垂語して曰く、「諸子、錯つて外に向つて馳求すること莫れ。但だ一向無念無作にし去り、不修不證にし去れ。無念無作は頓證の直諾、不修不證は實相の眞理、是の故に十力の調御、之を稱して、無上正等正覺と爲す」と。是に於て徒侶盡く意を妨げ、情念を除いて、誓つて無作を成さんと欲す。殊に知らず、此れは是れ多少の造作なることを。若し人見性せずして、經卷を探り師友を訪ねて、種々の行業を作さば、總に是れ妄情の所爲、生死の大兆なり。終日無作を學んで終日造作を打し、終日無爲を求めて終日有爲を打す。若し又一回見性し去らば、終日有爲を行すれども即ち是れ無爲、終日造作を打すれども直に是れ無作、蛇牛、一器の水を喫して、乳毒遙かに殊なるが如し。是の故に、血脈論に曰く、「若し見性せずして、一切時中擬して無作の想を作す、是れ大罪人、是れ大癡人なり。無記空中に落ちて昏々として、醉人の好悪を辨せざるが如し。若し無作の法を修せんと擬せば、先づ須らく見性して緣慮を息むべし。若し見性せずして無爲を成さんと欲せば、是の處あることなし。」東林の常總昭覺禪師、黃龍に嗣ぐ。尋常、垂語して曰く、「晦堂眞淨同門の諸

老、祇だ先師の禪に參得して、先師の道を得ず」と。大慧曰く、「蓋し昭覺、平常無事、知見解會を立せざるを以て道と爲して、更に妙悟を求めず、卻つて諸佛諸祖、徳山・臨濟・曹洞・雲門、眞實頓悟見性の法門を將つて建立と爲す。楞嚴經中の所説、山河大地皆是れ妙明真心の中の所現の物なりと云つて、膈上の語亦是れ建立と爲す。古人、玄を談じ妙を説くを以て禪と爲して、先聖を誣調し後昆を疊替す。眼裡に筋皮なく皮下に血なきの流例に隨つて顛倒して恬然として覺えず、眞に憐憫す可し。」圓覺經に曰く、「末世の衆生、成道を希望し、悟を求めしむること無く、唯だ多聞を益さば我見を増長す。」又云く、「末世の衆生、善友を求むと雖も、邪見の者に遇ふて未だ正悟を得ず、是れを名けて外道の種性と爲す、邪師の過謬なり、衆生の咎に非ず」と。豈に虚語のみならん哉。所以に眞淨和尚の小參に云く、「今時一般の漢あり、箇の平常心、是れ道と云ふを執して以て極則と爲す、天は是れ天、地は是れ地、山は是れ山、水は是れ水、僧は是れ僧、俗は是れ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並に是れ依草附木、不知不覺一向に迷ひ將ち去る。忽ち若し佗に我が手何ぞ佛手に似たると問はゞ、便ち道ふ、是れ和尚の手。我が脚

- ① 放身捨命。佛法のため即ち身命を捨つることなり。
- ② 無上正等正覺。梵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陀の智徳圓滿を稱する一名にして、佛は絶對の徳者なるが故に、無上といひ、眞如實際に周遍するが故に、正徧といひ、正覺ともいふ。又「さとり」の意涯を現すに此の語を用ふ。
- ③ 見性。直指人心見性成佛の見性なり。
- ④ 無記。善にもあらず、惡にもあらず中間の性のこと、即ち三性の一なり。善惡二性は調和不調和の性を別ち、又可愛不可愛の果を記列することを得れども、非善非惡の性に對しては、いづれも記別する能はざるを以て無記といふ。
- ⑤ 處。理に同じく、ことわりなり。
- ⑥ 常總昭覺禪師、蘇東坡の師なり。
- ⑦ 黃龍。石霜楚圓の法嗣、即ち黃龍派の祖なり。曾て趙州勸婆の話をして大悟す、後黃龍に住し、三關を以て人を接し、接化甚だ擧ぐ。
- ⑧ 晦堂。洪州黃龍晦堂實覺祖心禪師なり。
- ⑨ 大慧。圓悟克勤禪師の法嗣。大慧語録、大慧武庫、正法眼藏などの著者なり。
- ⑩ 徳山。曹原下四世の祖、龍潭崇信の法嗣。
- ⑪ 眞淨。黃龍慧南禪師の法嗣、寶峰克文禪師なり。

何ぞ驢脚に似たる、便ち道ふ、是れ和尚の脚。人々箇の生縁あり、那箇か是れ。上座が生縁、便ち道ふ、某は是れ某州の人事なりと。是れ何と言ふことぞや。且つ錯つて會すること莫れ、凡百の施爲祇だ平生の一路子を要して、以て穩當なりと爲して、定め將ち去り、合し將ち去つて、更に敢て別に一步を移さず、坑壘に墮落せんことを怕る。長時一に生盲底の人の路を行くに、一條の杖子寸歩も抛ち得ず、緊く把著して憑み將ち去るに似たり」と。(以上眞淨和尚の語)。晦堂和尚、學者に謂つて曰く、「爾 廬山の無事甲裏に去つて、坐地に去れ」と。而るに今、子孫死灰の如し、良に歎す可し。南堂の靜禪師曰く、「見性は須らく掌上を見るが如く、了々分明にして一々田地穩密なるべし」と。爾參玄の上士に勸む、大丈夫兒、猛く精彩を著けて一回見性せんことを要せよ。纔かに見性分明なるを得ば、捨て去つて箇の難透の話頭を參決せよ。必定して涅槃經に謂ゆる諸佛世尊、眼に佛性を見ること、掌上の阿摩勒果を観るが如しと云ふことを了知せん。剩へ祖師最後の因縁を徹見せん。此に於て初めて法窟の爪牙を挟み、奪命の神符を懸けて佛果に入り、魔界に遊んで釘を抜き杖を奪つて、大慈雲を敷き大法施を行し、大いに方來の衲子を利濟し、舊に依つて眼橫鼻直、無事高閑底の一老僧、是れを眞正佛祖の兒孫、報恩底の人と爲す。爾に許す、茶に逢ふては茶を喫し、飯に逢ふては

①上座。梵語悉多毘羅、譯して上座、長老と爲す。
②廬山。江西省鄱陽湖の西畔にあり、一に匡山と稱す。後漢成帝の時、達摩多羅、此處に住す。又常總禪師此所に住し、盛に宗風を擧揚す。
③南堂。五祖演の法嗣、彭州大隨の南堂元靜禪師、後、眞興と名づく。

飯を喫し、恬如として日を過すことを。無事も亦得たり、有事も亦得たり、佛祖も亦手を挟むこと得ず、萬兩の黄金も亦消得せん。若し今時に効ふて八識無智の暗窟を認め得て、自ら得たりと爲し、自ら悟れりと謂つて、亂に佗の別人の禮拜供養を受く。是れを未證・謂證・未得・謂得・増上慢の人と爲す。恐る可し。施主一粒の米、粒々鐵丸熱沙、施主一滴の水、滴々洋銅沸屎、施者一縷の袍、縷々鐵網熱鎖。嗟、出離を求めんが爲に剃髮染衣、錯つて邪師に惑亂せられて、一生錯つて胡亂の道人と爲る。眼を合すれば即ち是れ 黃泉の人、生々春磨の苦患に懲りず、再び三塗の舊里に歸つて、袈裟を掛けながら深く泥梨の底に沈んで永劫の苦輪を見ん。最も恐る可きは、邪師の誑惑なり。古、七賢女あり、尸陀林に遊ぶ。一女、屍を指して諸姉に謂つて曰く、「屍は這裡に在り、人甚の處に向つてか去る。中に一姉ありて云く、「作麼々々。」諸姉諦觀して各々契悟す。感じて 帝釋、花を散じて云く、「唯だ願はくは、聖姉何の所須か有る、我れ當に身を終るまで供給すべし。」汝看よ、今時の回避するが是ならば、古の諦觀するは非ならん。古の諦觀するが非ならば、帝釋豈に此の言あらんや。女曰く、「我が家四事七珍悉く皆具足す、唯だ三般の物を要す。一には無根樹子一株、二には

④黃泉。よみち、彼の世、死後の世界を云ふなり。
⑤尸陀林。具には尸陀波那、梵語(Siddharta)、寒林と譯す、昔中印度摩揭陀國王舍城附近にありて人を葬りし處、其の林陰深寒冷なるが故に、名づくと云ふ。尸林、安陀林、恐畏林、暗蓋林は別稱、彼の世蓋地の換語にも用ふ。
⑥帝釋。具には釋提桓因、釋迦提婆因陀羅、又は天帝釋とも云ふ、梵語(Dakṣiṇamūrti)釋は梵漢並べ擧げたる名稱なり。龍天主と譯す、初利天の天主喜見城に居り、四天王王及び他の三十二天を領す、

無陰陽の地一片、三には叫べども響かざる山谷一所。帝釋云く、「一切の所須、我れ悉く之れあり、三般の物の若きは我れ實に得ると無し。」女曰く、「汝若し此の物なくんば争か人を濟ふとを解せん。」帝釋遂に同じく往いて佛に白す。君見すや、賢女曰く、「汝若し此の物なくんば如何が人を濟ふとを得ん」と。今時は雜毒なりと爲して恐怖す、天冠地履香かに殊なる者に非ずや。汝等瞻撥霜辛を喫し、參支雪苦を嘗むることは、佗後大いに人を利濟せんと欲する者に非ずや。將た其れ此の物なくんば、少しく缺少する所あらん歟。佛の言く、「憍尸迦、我が諸の弟子、阿羅漢、悉く皆此の義を解せず、唯だ諸大菩薩のみあつて、乃ち此の義を解す」と。佛何ぞ恐怖せずして却つて此の言あるや。其れ將た未だ雜毒なることを知りたまはずと爲んか。熱佛心を量るに、帝釋をして此の義を了知せしめて、頓に四果三賢の漸次を越え、大菩薩衆の階位に到らしめんと欲する者に非ず哉。佛の言く、「我れに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の法あり、摩訶大迦葉に附屬す」と。此の語も亦大いに錯つて會する者多し。我れ昔日正受老人に逼拶せられて、答へ得て痛棒を喫すと雖も、實に未だ徹頭ならず、船上に在つて遠樹を見

佛法歸依の人を護る。
①四事。供養に用ふる四種のもの。飯食、衣服、臥具、湯藥。又房舍、衣服、飲食、散花燒香。又衣服、飲食、散華、燒香の四種を云ふ。七珍、金、銀、琉璃、珊瑚、瑪瑙、琥珀、眞珠の稱なり。
②阿羅漢。又は阿羅訶、阿羅訶、阿羅漢、略して羅漢と云ふ。
梵語(Arhan) 應供、應眞、殺賊、無生、不生、無學、離惡等と譯す。聲聞四果の一、又佛十號の一、又如來の親付属を得て世間に出現し、佛法を守護し、衆生を救度する聖衆。又如來應現の德を表はす語、此の場合特に大阿羅漢と云ふ。
③四果。小乘見道以後の證果の四位、一須陀洹果(預流果)、二斯陀含果(一來果)、三阿那含果(不還果)、四阿羅漢果(無學

るが如し。山野初め十五歳にして出家し、十六歳の時、自ら嗟悼すらく、師に隨つて染衣剃髮すと雖も、未だ涓埃も佛法の靈驗を見ず。我れ聞く、法華は諸佛の本志にして、一代の經王なりと。是に於て把つて看讀すること一返す。一返し了つて卷を捲うて大息して曰く、「此の經大半、因縁を談す。中間、唯有一乘諸法寂滅等の語ありと雖も、是れ彼の臨濟の謂ゆる、濟世の醫方にして表顯の説なり、寔に把るに足らず」と。既にして大いに力を失すること久し矣。後來、住院正に不惑に及ぶ比、孤燈を挑げて再び之を讀む。讀んで第三の譬喩品に到つて、從上の疑惑撲然として解け、經王の王たる所以、榮乎として目前に滿つ。涙痕連り飛ぶこと豆囊の穿つて漏るゝが如し。覺えず聲を放つて涕泣す。初めて知る、從前悟得し證得する所の多少の因縁、大いに錯り了ることを。是に於て初めて正受老人、平生の受用を徹見す。及び大覺世尊舌根、兩莖の筋を欠くことを了知す。臨濟に和して好し三十棒を與ふるに。昔、阿難、迦葉尊者に問ふ、「世尊金襴衣を傳ふるの外、更に何の法をか傳ふ。」迦葉曰く、「阿難、門前の刹竿を倒却し着せよ。」此の語極めて難透難解、恰も怒雷の石壁を劈くが如し。

果をいふ。三賢、聲門、緣覺、阿羅漢なり。
④菩薩。菩提薩埵摩訶薩埵の時、梵語(Bodhisattvamaṣṭva) 譯して覺有情、大心衆、大士、高士、開士などといふ。大心を以て佛道に入れる人の稱。即ち上は菩提の大道に向上し下は衆生の利濟に精進する悲智雙備二利具足の修行人のこと。又我が朝高僧の勳賜號として用ひたるは、聖武天皇の行基に給ひしに初まる。
⑤正法云々。靈山に於て迦葉尊者に以心傳心し給へる佛心なり。
⑥此の公案は無門關に出づ。無門の頌に曰く、「問處何ぞ答所の親しき如くんば、幾人か之に於て眼に筋を生じ、兄と呼び弟應じて、家醜を掲げ、陰陽に屬せずして別に是れ春と。」

三賢魂蕩し四果眼眩す、而るを今時、無限禿奴の輩公然として注解して云く、「刹竿は中間底の物なり、中間掃盡するときば大事成辨す」と、是れを情識の凡解と名く。恰も、替者の五彩を調ふるに似たり。初祖大師の言く、「外、諸縁を息め、内心喘ぐとなし」と。是の語も亦往々に情に随つて注解す。第六代の祖師末後門人問うて云く、「此れより去つて早晚か回る可き。」師曰く、「葉落ちて根に歸す、來時口なし」と。恐る可し。萬里無底の黒火坑、鬼神も亦性命を全うすること能はず、徧界一隻の青蓮目、切に忌む驚沙を撒すること能はす。而るを今時多少伶俐の癡人、抗々として註解して曰く、「根とは是れ、新州底、口なしとは來なく去なく、内なく外なき底の自分の閑田地」と。咄、瞎註脚、死邪解、聞見する毎に胸間常に嘔吐の氣を生ず。又問ふ、「何人か師の法を得たる。」祖云く、「大庾嶺頭、網を以て之を取れ」と。鳩羽狼膽猫頭狐涎、一釜に鍊り來つて面前に抛向す、如何が箭を下すことを得ん。言ふこと莫れ、祖師些の毒氣なしと、中に就いて大いに笑ふ可き者あり。南嶽大師の云く、「譬へば牛に車を駕せんに、車若し行かすんば車を打つが即ち是か、牛を打つが即ち是か」といふ惡毒の言句を聞いては、則ち縦に情解して云く、「車は是れ形骸底、牛は是れ

- ① 替者。盲目の人なり、莊子に曰く、「譬は以て文章の觀に與るなし」と。
- ② 第六代の祖。大鑑慧能禪師なり。
- ③ 新州底。六祖大師出家以前、新州にあり、早く父を失ひ、毎日薪を市に賣つて母を養ふと、故に六祖出家以前を云ふ。
- ④ 大庾嶺。六祖、五祖の衣鉢を領得して兩月大庾嶺に至る、時に慧明之れを牽はんとして追跡し、此所に來る、能曰く「行者々々我れ法の爲に來り、衣の爲に來らず」と、遂に慧明を度し去る。
- ⑤ 六祖大鑑禪師の法則、南嶽懷讓禪師なり。

中間底」と。噫是れ實に解し得て好し、馬師の日月佛月面佛と言ふを聞いては、即ち言ふ、「此れは是れ衆病到らざる底の自家一團の靈光なり」と。怪しい哉。今時、胡爲れぞ是の如く俊利なるや。取つて飯裡に和して林下に曝すこと千日すとも、鴉も亦顧みざる底の凡解なり。昔、甘蔗氏の子あり、後に金仙氏と道ふ。初め雪山の深處に入つて隠る、密に無絃の古瑟を抱いて、白盲に撫彈する者、大凡そ六百強、一朝、惡星の柱を照すを見て、乍ち魂飛び魄散じて、絃絶え琴碎く、少くあつて天環、奇聲を吐き地軸、妙音を發す。茲に於て、纒かに一指を按ずるときんば、響衆妙を兼ね、音四生を度す。初め、鹿苑に在つて四柱の古絃を撫し、十二雅韻を吐く。中ごろ、鷲嶺に在つて一乘の圓音を發し、後鶴林に入つて遺教の哀韻あり。其の樂府、大凡そ五千四十軸を得たり。纒かに絃を動すれば乍ち曲を分つ者あり、之を大龜氏と謂ふ。龜紋一爆して、四七の大絃を續ぐ、末後、碧目紫髯の樂神を見らる。偉なる哉、獅筋一掃して、六音、響を呑む。鸞膠八轉して神絃密に續ぐ。其の先、香至の人にして元王家の子なり、來つて、熊耳の林壑に依る。好んで無孔の鐵笛を吹く、人の腸胃を絶つこと能はず、卻つて自家の髓皮を分つ。七歩にして錯つて一頭の瞎死駒を放出す。腕促り蹄高うして、

- ① 馬師云々。馬祖道一禪師の公案、碧巖第三則にあり。
- ② 鹿苑。鹿野苑の略、釋尊成道後、三七日の後、憍陳如等の五比丘を濟度し玉へる靈地なり。
- ③ 十二の雅韻。所謂十二部教なり。
- ④ 鷲嶺。釋尊の法華を説き、又拈華し給へる地なり。
- ⑤ 樂府。漢詩の一體なり、司馬相如の作れる詩賦をとり、律呂を論じて八音の調に和すと見えたり。此所にては只だ釋尊の解き給へる經を指すなり、文章の脈絡上只だと言

三百六十の骨節毒乳漲り飛び、八萬四千の毛竅血汗争ひ湧く、大千を踏碎し長空を嘶き裂く。百億の須彌走つて倒に立ち、六方の刹土碎けて隣虚と爲る。傳へて南泉山下に到つて、天鼓自然に鳴る。長沙趙州、妙指各和して、甚だ秘調を吐く。向來、大義渡口の老渡、好んで牌を敲いて、單子の調を鼓す。大いに雅樂を奪ふ、象骨、餘韻を續ぐ、萬舞、行を亂る。羅疎の二山、古曲神に入る、格律高雅なり。首山、石霜和するに、黃鐘大呂の音を以てす。其の調、微にして嚴に、野鬼駭き走り、閑神通れ潛む。最も苦きは吹いて廣南の光奉院裏に到つて、毒鼓倒に掛く。魂飛び膽裂けて、屍を伏すること八十餘軀、其餘の口啞し耳聾する者、知んぬ幾許ぞや。聰は絃を縮ひて洞山に入り、顯は瑟を抱いて雪竇に據る。其の音、大いに震ふ。鐵獅、西河に吼えて木人腸落ち、蕪狗、子胡に叫んで泥牛汗流る。真人あり、鄧氏の子にして、綿州巴西の人なり、此れを東山老人と道ふ。昔、破頭山頭に在つて清苦す、中ごろ白雲堆裏に來つて隠る。一朝、磨院に入つて、衣を褰げて破確を透ること一匝、布鼓噴り吼ゆ、洋洋焉たり、般々乎たり。雷神を備ふて毒鼓を打つが如し。三

ひしのみ。
 ①大龜氏。摩訶迦葉なり。
 ②四七の大鼓。迦葉より二十八轉するを云ふ。
 ③碧目紫髯云々。即ち始祖達摩大師なり。
 ④六音。般若多羅滅後、其の傳ふる處を離れ同學の者六宗を開く、達摩悉く之れを破ると。
 ⑤熊耳云々。達摩滅後、之れを熊耳峰に葬る。
 ⑥體皮を分つ。達摩少林を去るに臨んで、弟子に各其の體を所を陳ぜしむ、各之れを云ふに及んで、達摩評して曰く、「道嗣は我が皮を得たり、尼羅寺は我が骨を得たり、道育は我が骨を得たり、獨り慧可のみは我が體を得たり」と。
 ⑦單子。匈奴の將の名なり、故に又匈奴を稱す、蠻夷の調を云ふ。
 ⑧象骨。慧峰義存禪師なり、

佛之が爲に氣を失し、一靜之が爲に膽を裂く。
 ①妙喜唱へて、聲、衡陽の浦に滿つ。佛鑑嘯いて、響、龍淵の底に徹す。林樹を震ふ者は虎丘の長嘯するなり。行雲を遏むる者は黃龍の苦吟するなり。墨華威傑。崇岳普岩皆擊節して、衆妙を極むる者なり。四明に老圃あり、名けて息耕老夫と言ふ、常に鐵鋤を扣いて歌ふ。一日、大嶺の古光、壽塔を照すを見て、妙旨、指端に入る。響、二林を動し、聲、十刹に周し、餘韻飛んで扶桑に落つ。金鷄驚き報じ玉鸞悲み咽ぶ。陽春を横岳に廻し、白雲を紫野に舞しむ。瑞鹿奔つて閃電鈍く、眞珠轉じて寰海昏し、傳へて華圃に到つて八音乍ち啞す。鼉鼓に毒を塗るが如し、聞者皆喪す。此に於て四柱乍ち分つて、大絃爽々たる者あり、小絃

峰山、一に象骨山といふによつて名くるのみ。徳山宣鑑禪師の法嗣。
 ②萬舞。殷の湯王の始めし舞の名なり。
 ③羅疎。羅漢桂琛禪師、及び疎山匡仁禪師を云ふ。
 ④首山。首山省念、風穴禪師の法嗣なり、即ち首山三句の公案にて名高し。
 ⑤石霜。道吾法嗣、石霜慶諸禪師なり。
 ⑥黃鐘大呂。漢土律呂十二律を十二月に配し、其の六呂の内十二月は即ち大呂なり、陰聲なり、其の六律の内十一月は即ち黃鐘、陽聲なり、因に黃帝伶倫に命じて竹をとり、十二管を作らしめ、以て風風の鳴を聽いて、其の雄の鳴六、雌の鳴六を以て黃鐘の宮に比し、六呂六律を生ずといへり。
 ⑦聰。文殊應眞の法嗣、洞山曉

聰なり。
 ①縮。羅ふに同じ。
 ②顯。智門光許の法嗣、雪竇重顯禪師なり。
 ③子胡。利隆禪師、南泉に嗣ぐ。真人云々。白雲守端の法嗣、五祖法演禪師、五祖山一に東山と云ふ、故に東山老人と云ふ。
 ④洋洋焉。自得の貌、又は自由の貌。
 ⑤般々乎。盛なり。
 ⑥三佛。佛果、佛眼、佛鑑。一靜は南堂靜禪師、五祖に嗣ぐ。
 ⑦妙喜。圓悟克勤の法嗣、大慧宗杲禪師、著書に大慧語錄、大慧武庫、正法眼藏等あり。
 ⑧衡陽。妙喜、晚年衡陽に屏居す。
 ⑨佛鑑。五祖演法嗣、慧慧佛鑑禪師なり。
 ⑩虎丘。圓悟克勤の法嗣、大慧宗杲の法眷なり。
 ⑪墨華。應兼墨華禪師、虎丘紹

數々たる者あり、宇宙に周く海外に徹す。悲しい哉、^①大雅枯れて桑間涌き、古曲墜して鄭衛震ふ。君看よ、從上俊傑の祖師、那箇か今時に似たるや。往々に祖關透らす、宗旨徹せざるが爲に、心火熾々として死に到るまで休罷することを得ず、日を隔つる瘡疾の如し。五日坐し來つて、棄て了つて幾箇の佛を禮し、五日禮し來つて、棄て了つて幾卷の經を誦し、五日誦し來つて、棄て了つて一食卵齋す。恰も重病の人の臥することも亦果さず、坐することも亦果さざるが如し、盲瞶の足に任せて行くに似たり。是れ只だ最初、莽鹵にして入處、痛快ならざるが爲なり。一般あり、三五年辨道參禪すれども、工夫純ならず、精神一ならざるが故に、終に打發せず。歲月を重ねると雖も、進むに寂滅の樂みなく、退くに生死の怖あり。此に於て專念稱名して、切に淨利の託生を求む、參究の心乍ち廢し、辨道の心俄かに罷む。宋明の末、此の黨大いに興る、多くは是れ庸才懦弱の禪徒なり。自らの點額を飾り自らの敗露を補はんと欲して、動もすれば五祖の戒公、^②眞如の詰公、^③斷崖の義公、再生の事を引いて、參禪を以て益なしと爲す。殊に知らず、戒公の輩、専ら稱名念佛の人なること

陸の法制、成儀は密庵成傑師、曇華に嗣く。
^①崇岳。密庵に嗣ぐ、莽岩は運庵の號。
^②雲野。興禪大燈國師の開山なる龍寶山大鐘寺を云ふ。
^③瑞鹿。無學祖元禪師の開山なる瑞鹿山圓覺寺を云ふ。
^④華圓。關山國師の開山なる正法山妙心寺なり。
^⑤龍鼓。墨は昔(タ)形は蜥蜴に似て長は丈餘、其の甲は鐵の如く、皮は堅くして厚く、鼓を張るべし、即ち龍の聲に象りて作りたる鼓。詩經に「龍鼓逢々」とあり、蓋し其の鋒芒の鋭きを云ふものなり。
^⑥大鼓。白樂天琵琶行に「大鼓嘈嘈として急雨の如く、小絃切々として私語の如し」と、其の鼓法を云ふなり。
^⑦大雅。大雅は詩經の先王の徳

を。嗟、自家一旦の凡解を主張せんと欲して、一箇兩箇志願厚からず、見地暫ならざる底の再生の老秃兵を拾ふて、從上多少の傳燈の賢聖を誘倒し、父子不傳の秘訣を刺害せんと欲す。^①五逆も亦比するに足らず、瀾漫たる罪累、懺悔を容るる所なけん。夫れ禪の外に淨利なく、禪の外に心なく、禪の外に佛なし。曹溪は八十度の善知識、南嶽は三生藏の老僧、大寂滅海、大虛、痕を絶す、再生あり託生あり、化生あり不生あり、天堂地獄穢土淨土、一類、盤に和して托出する底の眞如意寶、毫釐も繫念するるときんば、癡人、夜塘に汲む。若し夫れ、願生の事を以て、佛法の極則と爲せば、祖師只だ二三行の書を漢土に贈つて足れらく而已。曰く、「專念稱名して淨利に往生せよ」と。何ぞ許多の艱險を喫して、十萬里の波濤を凌いで、此の見性の法を傳ふことを用ひんや。備知らずや、觀無量壽經に曰く、「佛身の長六十恒河沙俱低那由多由旬」と。彌子細に諦觀して看よ、是れ則ち直心見性無上菩提の道に非ずして何ぞや。^②慧心院の僧都曰く、「大信は大佛を見る」と。參禪は則ち了々分明に、這箇の古佛を見徹する者なり。此の外別に佛を求めば、總に是れ邪魔の種族なり。故に經に曰く、「若し色を

を頌詠したる上品の詩なり、曇間は昔衛君が澗水の上桑林の間に聞きしといふ琴の音にして、淫亂の聲なり。鄭衛も大雅に比しては鄙聲なり。
^①莽鹵。心を用ふることを粗略にして、事を爲す難駁なることをいふ。
^②五祖の戒公。雲門下三世、五祖師戒なり。
^③眞如の詰公。潭州大滄慈詰眞如禪師なり。
^④斷崖の義公。南嶽下、高峰原妙の法制、斷崖了義禪師なり。
^⑤五逆。五逆罪のことなり、殺父、殺母、殺阿羅漢、破和會僧、出佛身血、逆とは天理に違逆する義を云ふなり。
^⑥願生。他生の佛果を願ふをいふ。
^⑦慧心院の僧都。即ち慧心僧都源信なり、慧心院は比叡山三塔の一なる横川にありと。

以て我れを見、音聲を以て我れを求めば、是の人、邪道を行じて、如來を見上ぐることを能はず」と。
 大凡そ一切の如來、三種の身あり、法身毘盧遮那、此には徧一切處と云ふ。報身盧舍那、此には淨滿
 と云ふ。化身釋迦牟尼、此には能忍寂默と云ふ。衆生の身中に在つては、即ち寂智用の三なり。寂は
 是れ法身、智は是れ報身、用は是れ化身なり。達磨大師云く、「若し衆生常に善根を修すれば、即ち化
 身佛現す、智慧を修すれば、報身佛現す、無爲を修すれば、法身佛現す。十方に飛騰して、隨宜救濟
 する者は化身佛なり。斷惡修善雪山成道する者は報身佛なり。無言無說湛然常住なる者は法身佛な
 り。若し至理を論せば、一佛すら尙ほ無し、何ぞ三あることを得ん。此に三身と言ふは、但だ人智に
 上中下あるに據つてなり。下智の人は妄に福力を興して、妄に化身佛を見る。中智の人は妄に煩惱を
 斷じて、妄に報身佛を見る。上智の人は妄に菩提を證して、妄に法身佛を見る。上々智の人は内照圓
 寂、明心即佛、心を待せずして佛を得。此に知んぬ三身と萬法と總に是れ不可取不可說なることを。」
 經に曰く、「佛、說法せず、衆生を度せず、菩提を證せず」と。其れ斯れを之れ謂ふか。黃檗大師曰く、
 「法身の說法、言語音聲形相文字を以て求む可からず」と。所說なく所證なく、只だ自性虛通のみ。故
 に曰ふ、「法の説く可きなき、是れを說法と名く。報身化身は、皆機に隨つて應現說法す、皆眞法に
 非ず。寔なる哉、報化は眞佛に非ず、又說法の者に非ず」と。須らく知るべし、諸佛縱ひ無量千萬億
 の隨類變現の大小の形量ありと雖も、畢竟此の三身の中を出でず。金光明最勝王經に云く、「此の

如き三身具足して、阿耨菩提を成ず」と。報化の二身は假名にして、法身は是れ眞實常住なり。前
 の二身の爲に根本と作る。然るに經中分明に説く、「佛身の長六十恒河沙、俱低那由多由旬」と。試
 みに道へ、是の如き廣大の身量、報身と爲んか、化身と爲んか、將た又法
 身と謂はんか。既に言ふ、報化の二身は應機利生すと。知らず那處廣博の
 世界に現じて、那箇大身の衆生を化するや。謂ふ莫れ、彼の淨刹の如きは
 衆生大身なるが故に、佛も亦大身を現すと。若し果して然らば、彼の世界
 の大菩薩衆及び、四部衆等、幾恒河沙の身量ありと爲るや。彼の恒河の如
 きは、周匝四十里、其の沙細密にして微塵の如し。縱ひ一恒河沙、半恒河
 沙乃至方々丈裏の沙數と雖も、鬼神も亦數へ盡すこと能はず。況んや六十
 恒河沙をや。佛眼も亦量ること能はず、實に是れ不可數の數、不可量の量、
 此の義は經中難解の玄旨、無量壽尊黄金の骨髓なることを。若し強ひて
 論せば、六十恒河沙は是れ色聲等の六塵を指す者なり。大凡そ世間所有一
 切の諸法、六塵を超出する底、一箇も亦無し。彼の所有の六塵の諸法全く
 是れ無量壽佛黄金の全身なることを覺了せば、立地に生死の苦域を超過し、立地に無上正覺を成せん。
 此の時に當つて、東方も亦蓮華刹土、南方も亦蓮華刹土、盡大千界八表四維卓錫の地も、亦別處な

①阿耨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の略なり、無上正等正覺を云ふ、即ち「さとり」の境涯なり。
 ②俱低那由多由旬。俱低は數量百億に當る、那由多も數の極度萬億と云ふ、唯だ無數無量に用ふ、由旬は距離を計量する名稱なり。或は三十里、或は四十里、或は十六里と、其の説一定せず。
 ③四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塞の、ことを云ふなり。
 ④東方云々。豈にたゞ西方のみを説かんやなり。

けん。是れを遍一切處毘盧大寂定經と爲す。萬法を貫通し、群有を銷融して長劫不變なる者は是れなり。又經に大乘經讀誦の人を以て、上品上生最上の機と爲す。大乘經とは何ぞや。黃卷赤軸の謂に非ず、必定決定して自家本具底の佛心を指す者なり。而るに亂に參禪益なしと道つて可ならんや。然りと雖も、大慈弘誓の賢聖、中下の機を攝せんが爲に、願輪に乗じ來つて、自ら淨業を修し、伊をして願生の心を決定して、三心四修の動果を成辨せしむる者は、聞いて論せず、唯だ禪門に在つて、純工に懶く進修に疎かにして、而して後に參禪益なし、精工驗なしと稱する者は、點檢せずんばあるべからず。是れ只だ及第の進士、射策功なくして郎當流落、口を四方に糊して、鄙陋の資業を事とする者、指を僻地に折つて、兩箇三箇左遷配流の官人を數へて、官途頼なく、仕路危を蹈むと稱して、彼の狀元甲科の君子を輕賤する者の如し。是れ鉢孟を擧する能はずして、自ら餓えずと道ふ者に非ず。或人の曰く、「禪にして淨土を兼ぬるは、虎にして翼を挾む者なり」と。是れ何の掠虛の妄談ぞや。嗚呼、禪乎禪乎。爾が輩、夢にも曾て度量し及さん哉。纒かに撥轉するとさんば、三賢四果、心肝を驚落す。賢聖氣を失し、佛祖も命を乞ふ。慙麼に佗を添へ物を假つて、而して後に病と爲る者に非ず矣。近世、浪華岸

①弘誓。弘大の誓願の意、一切の佛菩薩に通じて四箇の誓願あり、又如來の四十八願を云ふことあり、これ此の四十八願は他力成佛の誓願なれば、十方の衆生等しく其の利益を被むるがためなり。

②三心は一喜心、二老心、三大心。喜心は喜悅感謝の心、老心は慈悲愛憐の心、大心は不偏不黨の心これなり。

③射策。射御、對策を云ふなり。④三賢とは聲聞の修むる處の位に七賢七聖と云ふ事あり、三賢は七賢位中の初の三を云ふ

時、一睡一千年、如來の出世に逢はざる底の老螺蛤、睡中纒かに此の語を聞著して、憤然として起き來つて、毒酒を吹くこと萬斛、大口を開いて曰く、「禪にして淨土を兼ぬるは、猫兒の眼を失するが如く、淨土にして禪を兼ぬるは牛背に帆を張るに似たり」と。暫時の譎語と雖も、亦是れ也太奇。二十年前、或人の曰く、「向後、二三百歳を経ば、禪徒盡く淨家に入らん」と。予が曰く、「禪家者若し參禪純工せずんば、其の人必ず淨家に入らん。淨家者若し專念稱名して、三昧發得することを得ば、其の人必ず禪に歸せん」と。或大徳の曰く、「三十四年前、二の上人あり、一を圓想と云ひ、一を圓愚と云ふ。圓愚は何許の人と云ふことを知らず、姓氏も亦詳かにせず。平生稱名專修して頭然を救ふが如し。一日乍ち三昧現前、圓解煥發して、直に遠の初山に登つて、獨湛老人に見ゆ。湛問ふ、「爾は是れ何處の人ぞ。」愚云く、「山城。」湛問ふ、「何の宗をか修習す。」愚云く、「淨業。」湛曰く、「無量壽尊年多少ぞ。」愚曰く、「某甲と同年。」湛曰く、「即今何處に在る。」愚即ち右手を握つて少しく擧ぐ。湛曰く、「爾は是れ眞の淨家の人なり」と。是れ即ち予が向に所謂淨家者若し專唱して三昧發得することを得ば、必ず禪門に入らんと、是れ其の證なり。恨むる所は、淨にして禪に入る底は、日裏に星斗を尋ぬるが如く、禪にして淨に歸する底は、晴夜に星斗を數ふるに似たり。近ごろ聞く、遠境の禪林、動もすれば碌盤を張り、伏鐘を居る、高聲

即ち(一)五停心、(二)別相念處、(三)總相念處、之なり、或は外凡の位とも云ふ。四果とは此處には四善根を指す、即ち七賢位中の後の四にして(一)燭法位、(二)頂法位、(三)忍法位、(四)世第一法位なり、或は内凡の位とも云ふ。居るは据るなり。

稱名、四境を驚す底間又之れ有り。嗟、向に所謂三百年後、懸識寔に恐る可し。江西濟北の諸聖再び出頭し來るに非ざるよりんば、輒く救ふこと能はず。予常に之が爲に、牙戦ぎ膽震ふ、忠勇參玄の上士、薪に伏し膽を嘗めて、宜しく自ら策進すべし。法寶壇經疑問第三に曰く、「若し相の説を論せば、西方此を去ること十萬八千里とは、即ち身中十惡八邪なり」と。近代、大明萬曆の間、杭州雲棲の株宏なる者あり。彌陀經の疏鈔を撰す。疏中に曰く、「壇經錯つて五天竺を以て、極樂國土と爲す。五天震旦同じく是れ娑婆穢土と爲す。何ぞ須ひん分別して東を願ひ西を願ふことを。極樂此の娑婆を去ること十萬億土なり。蓋し壇經は皆學人の記録なり、何ぞ訛なきことを保せん。壇經の如きは慎んで之を初機に示すこと勿れ。苟も非器に投せば、便ち狂魔に墮せん、嘆惜す可し」と。嗟、雲棲は胡爲る者ぞや。偏固の儒生か、小乗の教人か、且つ淨業者流、觀經の深理を知らず、看經の眼を具せず、妄に自ら聖經を判讀する者か。將た又魔羅波旬の部屬、圓頂方袍の容を現じ、文字般若の衣を著り來つて、難遭微妙の聖言を嘗言せんと欲する者か。大いに怪しむ可し。或人の云く、「然らず、熟願ふに、宏公見性の眼なく、入理の力に乏しきが故に、進むに宿昔般若の正因なく、退くに來生流轉の患難あり。是の故に專念稱名、聖衆の迎攝を感得

① 雲棲株宏。杭州府仁和郡の人なり。明末佛法漸衰の時に生れ、禪を唱道する傍、念佛を信ず、即ち禪淨一致なることは、其の著書に明かなり。
② 壇經。六祖法寶壇經の略、六祖大師の著なり。
③ 魔羅。梵語なり、能奪命と譯す、能く智慧の命を奪ふの因縁となる故に、石破壞善者とも譯す、波旬は搦神、又は波卑夜と譯す、魔王の名なり。

して、以て佛果を成せんと欲す。偶々真正直指の金文を披覽するに、大いに懷素に達し、俄かに所望を失す。是の故に憤然として彼の疏鈔を綴つて、以て鄙執を救はんと欲する者なり。儒に非ず、教に非ず、魔羅波旬の部類に非ず、只だ是れ少しく文字を解する底の無眼の一僧のみ。宋明の末、此の黨麻の如し、何ぞ怪しむに足らん。若し果して然らば雲棲が此の擧、甚だ良策に非ず。幸に惟れ大師の慈訓あり、蓋ぞ恭敬し、尊信し思惟し熟讀して、佗の聖域に入らんと欲せざるや。妄に自ら文字の小伎を恃んで、佗の高明の至聖を誘倒せんと欲する者は何ぞ哉。自ら錯り了ることは是れ可なり、之を書に筆して、多少の後人を教壞すること悲しいかな。大凡そ凡意に反するを以て、之を聖言と爲し、聖言に違するを以て、之を凡愚と爲す。聖言若し凡意に反すること無くんば、是れ凡語ならんのみ、何ぞ貴ぶに足らん。凡愚若し聖言に違すること無くんば、果して是れ聖者か、實に敬す可し。原ぬるに夫れ曹溪大師は傳燈過量の大導師、黃梅七百衆の中更に第二人なし。其の兒孫、四海に綿亘して碁の如く、布星の如くに列る。宏公の如きは、故紙堆中臆覺情解の一布衲、轡を並べて驅す可からず。彌識らずや、曹溪古鏡の中、天堂地獄淨穢穢土、總に是れ沙門の一隻眼、輪鎚開かず、吹毛入らず、去なく來なく、生なく死なく、五須彌山の白毫光、四大海の青蓮目、七重の寶樹、八功德池、心上に煥爛として目前に的歷たり。

① 大師。即ち六祖大師なり。
② 曹溪大師。即ち六祖大師なり。
③ 吹毛。名刀、其の利、毛を吹くべしと。
④ 白毫。三十二相の一、佛の眉間に白玉の纖毛あり、之れを云ふ。
⑤ 青蓮目。梵語に優婆塞といふ

● 黑繩・衆合・叫喚・無間、總に是れ無量壽尊紫磨金の全身なり。或は喚んで東方瑠璃光土と作んも亦得たり。或は喚んで南方無垢世界と道はんも亦得たり。元是れ一箇の大圓覺海、人々本具の性、其の業感の強弱、福力の多少に随つて、所見同じからず。地獄は之を見て鑊湯熾炭と爲す。餓鬼は之を見て火聚膿血と爲す。修羅は之を見て刀兵戈戟と爲す。凡夫は之を見て娑婆穢土と爲す。専ら荆棘の瓦石を見ては、之を厭ひて淨土を求む。諸天は之を見て瑠璃玻璃と爲す。二乗は之を見て方便有餘土と爲す。菩薩は之を見て 實報莊嚴土と爲す。諸佛は之を見て常寂光土と爲す。知らず淨僧之を見て還つて什麼とか作す耶。須らく知る可し、天上の珠網、泉下の鐵網、直に是れ羅綺千重の衣、淨刹の美供、地獄の洋銅、全く是れ百味具足の食、盡乾坤大地、更に第二月なし。此れ庸常下劣の士の了知す可き所以に非ず。祖師門下參玄の 上士、峻崖に手を撒して、絶後に再び甦つて始めて此の三昧に入得す。此の時、理と智と冥し、心と境と混す、之を真正古佛の來迎、參玄上士の往生と謂ひ、之を名けて上品上生最上の機と爲す。宏若し一回、者般の淨刹に入得せずんば、縦ひ偏十萬億の刹

蓮華の一種にして、其の莖長くして廣く、青白文明にして大人の眼目の相となす、されば諸佛菩薩の眼目を形容するに、これを以てす。四大海は須彌山の四方にある海、此の四大海の外圍は鐵圍山なり。● 七重の寶樹。七重に并位せる極樂の寶樹をいふ。阿彌陀經に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とあり。● 八功德池。極樂淨土に存在して、彼の國の莊嚴となすものなり。稱讚淨土經に「澄淨、二清冷、三甘美、四輕軟、五潤澤、六安和、七飲時除飢渴等過患、八飲已長養四大根とあり。如上は蓋し佛智眼の開けし其の偉大を云ふなり。● 黑繩・衆合・叫喚・無間、何れも八大地獄の一なり。● 諸天。所謂天部の諸神をいひ

土を抹過し、八千度の往生を歴盡すとも、總に是れ夢中の幻事にして、邯鄲枕上一炊の榮耀ならく而已。祖師分明に道ふ、「西方十惡八邪を隔つ」と。是れ至公至正の論にして、六方恒沙の刹土の如來、同時に出現し來るも、一字子も亦移易すること能はず。我れ且く 偏に向つて説かん。「西方此を去ること十八里、西方此を去ること十八肘、西方此を去ること一寸八分」と。是れ又至公至正の論なり。如何が手脚を著けん、那處の村里を指すと可言はん。擬議せば壁間に七尺の折朱杖あり。自家の所見に違するを妬んで、願輪不朽の導師を捉へて、淨邦と竺土と辨別すること得ざる底の癡人に擬して可ならん哉。是れ佗なし、株宏の意に竊かに謂らく、「大師の如きは寔に悟り得て甚だ好しと雖も、悲しむ所は元是れ南方の樵人、文字を知らず經典を讀まず、頑陋無智、實に彼の牧漁奴隸の輩に異なること無し」と。縦ひ其れ牧漁奴隸の輩と雖も、豈に淨刹と竺土とを辨得せざる底あらんや。今、三歳の孩兒と雖も、淨邦あることを尊信す。況んや難遭難遇、間出聖智の大導師をや。尊ぶ可し、曹溪大師諸聖の懸識に應ずる 優鉢華眞正十力の聖者、願輪に乗じ來る者にして、從上の佛祖未だ曾て説き及さ

又印度に上界の諸神をいふなり。● 實報。天台四土の一にして、實報土とは、菩薩の中道を證し無明を斷破したるもの居所なり、實報とは多劫の斷證に報いたるの謂なり。● 土。大士に同じ、菩薩の譯語なり。● 邯鄲枕上。唐の開元七年、呂翁といへる遊士、邯鄲を經しに、道上の邸會に盧生と云へるもの來り逢ひて、自ら貧困を嘆じ、言訖りて睡らんとす、翁、青磁の枕を出して之れにさづけて、曰く、「此れを枕とすれば、榮遇、意の如し」と、此の時、主人黃粱を炊ぐ、盧生之れを枕としてやがて貴紳の女を娶とし、高位高官に陞りて、子孫多く榮えて年八十にて死すと夢む、欠伸して寤むれば、身は以前の盧

ざる底の秘訣を唱へ出すこと、恰も神龍の阿盧大海に入つて、苦鹹の海水を換轉し來つて、清涼甘露の膏雨と作して、横に濺ぎ豎に灑ぎ、無礙自在にして、枯荒を洪旱に蘇するが如し。又世の大饒長者の大寶藏庫の裡に入つて、世間希有の雜寶、手に任せて撮り來つて、凍餒を救ひ枯急を賑すに似たり。意度に涉らず情解を容れず、今時、閑葛藤を攀縁し、臭糟粕を爛咬し、情卜意解して、胡亂に説き出す底と目を同じうして語る可からず。佛は説く、「十萬億土」と。祖は道ふ、「十萬八千里」と。大威神力大智力寔に龍象の蹴踏、獅子の哮吼、擬議せば、野干腦裂せん。然るを宏公、公然として判じて曰く、「壇經錯つて五天竺を以て極樂國土と爲す」と。又曰く、「蓋し壇經は皆學人の記録なり、何ぞ訛無きを保せん」と。救ふに依稀として誘るに彷彿たり。肯寂に曰く、「地志を按ずるに、所謂、長安の西門より、西天の迦毘羅城の東門に至つて、凡そ十萬八千里なり。雲棲の疏中に壇經錯つて五天竺を以て極樂と爲すと曰ふ、良に據あるのみ」と。是れ何の閑妄想ぞや。嗟肯寂良に按じ得て好し。試みに言へ、大禹より以來、那箇の地理志にか五天竺國十惡八邪を隔つと説き來る麼、可惜許。何ぞ地

生、即會の傍にあり、主人黄粟を炊きて飯未だ熱せず、生、謝して曰く、「先生之を以て我が欲を望ぐ」と。

① 彌に殊安を指すなり。

② 優鉢華。優曇鉢華(うどんげ)、又具には優曇鉢華といふ。梵音(Dānuta)の音譯なり、瑞應華、又は希有といふ、此の華の現するや、芽出で、一千年、蒼みて一千年、開きて一千年、合せて三千年に一度開く花なりと、此の華開けば世に轉輪王出づといひ、又世に佛在す時に此の華開くといふ、靈瑞希有なる花なり。書中多く希有、彌值、難遇、有り難きこと等の譬喩として用ひらる。

③ 野干。又夜干と書く、野獸の名。梵語「悉迦羅」といふ、色青黄にして狗の如し、群行して夜鳴し、其の聲狼の如し。

志を按ずる底の暇日を廻す來つて、謹んで壇經を熟讀し、子細に佛意を觀察せざる耶。觀じ去り觀じ來つて、忽然として佛意に撞著して、以て據と爲ば、覺えず手を拍して大笑せん。大笑する底は是れ什麼ぞ。宏公眼なうして妄に聖言を判著す、寔に笑ふ可し矣。肯寂も亦同じく是れ葛藤窠裏の人、恰も矮子の戯を見るが如し、佗に隨つて上下す。譬へば兩箇の瞎波斯、一枚の梵文の貝葉を拾ひ來つて、背地裡に向つて相共に力を盡して判斷す。暗翻昏譯一字子も亦諦當ならず、卻つて笑を傍觀に取るが如し。勾下して論するに足らずと雖も、恐らくは多少の行人を害せん、所以に許多葛藤す。疏中に又曰く、「壇經は慎んで之を初機に示すこと勿れ、苟も非器に投せば便ち狂魔に墮せん、嘆惜す可し」と。是れ又甚ぞ慎まざるの龜言なり。我れは説かん、「壇經の如きは慎んで妄に判斷する勿れ、苟も暗鈍無智の小見を以て妄に之を判せば、便ち狂魔に墮せん、嘆惜す可し」と。原ぬるに夫れ番々出世の如來、衆生をして佛知見の道を開かしめんが爲の故に、世に出現す。是れ諸佛の本志なり。中間、頓漸半滿、顯密始終等の經卷ありと雖も、畢竟唯一乘人々本具の自性に收歸す。曹溪大師も亦然り。行由

又野干は形小にして尾大なり、能く木に上る、枯枝を聚つて登らず。又狐なりとも云ふ。又狐に似て小なりと。

④ 迦毘羅城。即ち聖父、首領檀那淨飯大王の居城なり。

⑤ 大禹。夏王の稱、舜に次ぐの大聖。蓋し禹洪水を治め、九州の境界を正したるにより、地理志に因みある故に、茲にいだしたるものならん。

⑥ 頓漸。古來多く教判の語として用ふ、禪門多く此の語を採用して、天台を解く意義を用ふ。即ち佛成道の初に菩薩の爲に頓に説きし法、即ち華嚴を頓教といひ、小乘の機を漸次に大乘に進むる法、即ち阿含、方等、般若を漸教といふ。

⑦ 顯密。眞言宗にては釋尊一代の教法を顯密二教に分ち、眞言の法たる大日如來の教たるを密教とし、釋迦、彌陀等の

疑問定慧懺悔等の法門を説くと雖も、畢竟一乘見性の法を傳へて、四七
二二三の賢聖及び ⑤ 五家七宗の諸老をさへに、各々此の見性の法を傳へて、
佛に代つて化を揚げ、専ら諸佛出世の本志を演ぶ。終に隻字も西方の事を
談せず、片言も往生の事を説かず。後學の初機、間又竊かに増經を把つて
讀む、終に狂魔に墮する底一箇も亦無し、卻つて各々大器を成就す。請ふ
宏、嘆惜することを休めよ。是の故に大元南海の宗寶曰く、「増經は文字に
非ず、達磨單傳直指の指なり。 ⑥ 南嶽・青原の諸大老、嘗て是の指に因つて
以て其の心を明め、後之を以て ⑦ 馬祖・石頭諸子の心を明す。今の禪宗、
天下に流布するは、皆是の指に本づく。今よりして後、豈に是の指に因る
こと無うして、心を明め性を見る者あらんや。是れ亦叢社の公論にして、
宏公僻地裏一人の私言と實に霄壤なり。蓋し根に利鈍あり、機に大小ある
が故に、説も亦千般百種なり。譬へば世の良醫の胸中、初めより一方を貯
へすと雖も、病者多種なる故に、方劑も亦多般なるが如し。夫れ願生淨
土の一門の如きは、 ⑧ 大醫王救苦者、 ⑨ 韋提布獄中の患難を救ふて、其れ
をして唯心自性の淨土に歸せしめんが爲に、假に且く施設する底の善巧、

⑤ 教を顯教となす。
⑥ 五家、七宗。支那に於ける禪宗分派の總稱。五家は臨濟、沩仰、曹洞、雲門、法眼。七宗は五家に揚岐、黃龍の二宗を加へたるの稱なり。
⑦ 南嶽。六祖の法嗣南嶽懷讓禪師なり、支那第七代の祖、青原は青原行思弘濟禪師なり。
⑧ 馬祖。馬祖道一禪師、南嶽の法嗣なり。
⑨ 石頭。石頭は石頭希遷、青原の法嗣なり。
⑩ 大醫王救苦者。即ち世尊をさす。
⑪ 韋提希。毘提希、吠提希とも記し、或は單に提希とも記す、思惟と譯す。摩訶訶國頻婆娑羅王の后妃にして、阿闍世王の母なり、后妃太子のため、牢獄に幽閉せられ、深く厭世の心を起して法を求む、釋迦乃ち靈山の會座を没して王宮降臨し、韋提のため説

暫時の一方なり。宏が如きは諸佛善巧の眞理に達せず、心外別に淨土ありと死執し、心外別に佛ありと妄想して、諸佛土なく前街後巷、總に是れ諸佛の刹土、諸佛身なく南隣北舍、全く是れ諸佛の全身なりと徹了すること能はず。十惡八邪、西方を隔つる等の眞正の説話を聞いては、自家の所望に達するを惡んで、強ひて排斥して他の聞見を塞がんと欲す。若し宏が意樂に任せて、増經初機に可ならずして讀むことを容さずんば、華嚴・法華・涅槃、其餘の了義の諸經皆盡く初機に可ならじとせん。何が故ぞ、大師既に佛心の玄微に透徹し、教海の源底を窮決して、諸佛と同一舌に演べ、諸佛と同一口に唱ふるが故に。且つ華嚴合論に曰く、「一たび佛力を念じ戒を修し願力を發し淨土に生せば、是れ化佛の淨土なり、眞の淨土に非ず。見性に非ず、及び無明は是れ一切如來の根本智なりと了せざるが爲の故に。是れ有爲なるが故に。阿彌陀經の如きは是れなり」と。宏若し一見せば、必定して初機に可ならずと爲して、之を書に筆せん。 ⑫ 合論何の幸ぞ哉、蓮池が瞎眼に觸るゝことを免れ得て、之を非器に投せば狂魔に墮せん等の批判を聞かず。襄柏大士、大寂定中多少の慶幸ならんか。大凡そ老幼尊卑、縑素賢愚、正眼に看來れば、如來の智慧德相を具有すること、分毫も欠少せず。初機なりと爲して棄廢す可き底、半箇も亦無し。然りと雖も、其の最初發足の日、辨道の利害を知らず、進修の急緩を辨せず、且く假に名けて初機と爲す。此に於て聖教を披閱し師友に隨順し、大事を了畢し

大器を成就し、大辯才を具し大法施を行じて、慧日を常夜に挑げ慧命を澆季に留む、之を名けて眞正報恩底の佛子と爲す。而るを彼も亦初機なりと爲して、強ひて壓へて其れをして念佛せしめ、此れも亦初機なりと爲して、強ひて壓へて其れをして念佛せしめば、少室の謂ゆる此士大乘の根器、神俊の才を具へ棟梁の質あつて、佗後徳山臨濟にし去り、馬祖石頭にし去る可き底の可畏の後生、半死の老爺に隨ひ、半生の阿娘に伴ふて、水邊林下白晝に目を收め、頭を低れて念佛せば、誰が家の子を備ふてか佛の慧命を續がしめ、未代の蔭涼樹と作さんや。眞風乍ち地に墜ち、佛種永く斷滅せん。男兒大丈夫、請ふ其れ之を擇べ。此の時に當つて、三部經典の外、畢波窟中初機後學の爲に結集する底の諸大乘經、三藏の金文盡く無事甲中に歸し、空しく蠹魚の腹中に葬られて、深山の古廟裏累々たる舊紙錢に異なること無けん、何の用を爲すにか堪へん、寔に悲む可し。經中に所謂上品上生、大乘經讀誦の人も亦土を拂ふて之れ無けん。自家の所執に反するを以て、譏害して之を廢せば殊宏が疏抄は始皇の焚書坑に非ずや。秦昔苛政を恣にして、大いに聖經賢典に違す。其の違するを妬んで儒を坑にし書を焚く、其れ亦其の凶に庶からんか。願ふに三武

①澆季。末世を云ふ、澆季末法などと熟字す。

②少室。少室峰の略にして、少林寺の所在地なり、達摩面壁九年、二祖接得の處とす、故に達摩の代名詞にも用ふ。

③蔭涼樹。三伏炎を避けて涼をとること、煩惱を脱して涅槃に入るが如し、即ち佛徒の頼る所なり。

④三部經典。此には、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の三經を云ふ。即ち淨土の三部經なり。外に法華の三部經あり、眞言の三部經あり。

⑤畢波窟。畢波羅窟を云ふ、釋尊滅後第一結集を行はれし所なり、又七葉窟とも云ふ、王

は顯に佛敎を廢し、殊宏は密かに佛敎を廢すと。亦然らずや。然らば則ち顯密品殊なれりと雖も、罪犯は將た一般ならん乎。是れ宏が罪には非ず、是れ宏が未だ眞正の導師に見えず、參玄の眼なきが致す所にして、見性せざるの靈驗なり。人の呼んで過現未來善知識の様子、禪教律部大和尚の標題と稱することは、將た是れ何の心を欺。熟々願ふに、今時諸方の禪林、往々に此の黨太だ多し。寂默枯坐を死守して以て道と爲る底は、自家の所證に違するを嫌ふて、佛經を見ること寇讎の如く、人をして看讀せしむることを容さず、恰も野鬼の桃符を畏るゝに似たり。見聞覺知を痴執して以て禪とする底、自家の所見に違するを嫉んで、祖錄を見ること冤家の如くす。人をして披閱せしむることを許さず、恰も跛兎の惡虎を避くるが如くす。淨人は嫌ふて譏刺し禪人は憎んで謗倒す、佛道の危峻正に此の時なり。然りと雖も、是れ亦廣く經史を窮め、徧く墳典を探つて、詩偈を玩弄し文字を耽嚼して、人我の列岳に培ひ勝佗の幔幃を樹てよと道ふには非ず。縦ひ爾辯才、滿慈に等しく、智力、鷲子に過ぎたりと雖も、菩提の資糧に乏しく見性の正眼なくんば、終に僞慢の邪見、肺腑の間に入つて

舍城附近の毗波羅山にあり。

①三藏。即ち經、律、論を云ふ。

②無事甲中。漢土重々の欄を作る、之れを甲乙丙丁と十干に配す、上段甲の部分は空にして物をのせず、故に空に譬ふる時に用ふ。

③上品上生。極樂に往生するをいふ。觀無量壽經に、若し衆生あり、彼の國に生ぜんことを願ひ、三種心を發すれば俱ち往生す、何等をか三と爲す、一は至誠心、二は深心、三は廻向發願心、三心を具するもの、必ず彼の國に生ず、又三種衆生あり、當に往生を得べし、何等をか三と爲す、一は慈心、殺さず、諸戒業を具し、二は大乗方等經典を讀誦し、三は六念を修行し、廻向發願、彼の國に生ぜんことを願ふ、此の功德を具し、一日乃至七日即ち往生を得(中

乍ち佛種性を斷滅し、永く泥梨獄中の衆生と成らん。眞正の道流は即ち然らず。先づ須らく見性、掌上を見るが如くし去つて、間亦佛祖の言教を把つて看過し來つて、心を以て古教を照し、且つ眞正の導師に見えて、誓つて祖師最後の因縁を參決し、末期一箇半箇を打出して、以て佛祖の深恩を報答す。是れを當家の種草と爲す。謹んで蓮池大師に告ぐ、僻地裏に向つて蓮實の念珠を摺り、頭を傾け目を收めて、稱名念佛して蓮華國裏の生を求むるとは、是れ吾子が分の宜しきなり。朦朧たる瞎眼を張り、胡亂の文章を玩弄して、傳燈過量の大聖人を判斷することは、且た請ふ之を東ねて高く開け。何が故ぞ神龍雲雨を行す、螺蚌の測度す可きに非ず。古人曰く、夫れ西方とは衆生の心地なり。十萬億の佛土を過ぐるとは、衆生十惡の念を止め、菩薩十地の階級を超過するなり。阿彌陀此には無量壽と云ふ、是れ乃ち衆生の佛性なり。觀音勢至等の聖衆とは是れ自性の妙用なり。衆生とは無明煩惱、愚智分別の多心なり。臨命終の時とは識情寂滅の時なり。識陰情念の寂滅すとは心地清淨なり。之を名けて西方淨土と道ふ。西方とは日月星辰の收る所なり。而るに衆生一切の愚智分別の心、

略し、請佛前に於て次第授記、還つて本國に到り、無量百千陀羅尼門を得、是れを上品上生者と云ふ」と。
① 始皇、秦の始皇、黎庶を愚にする爲に先王の書を集めて之れを燒く。
② 三武。一には北魏の武帝、皇紀一〇六年佛教像を燒く、而して沙門を殺す、二には北周の武帝、同一二三四年、道佛二教を廢し、寺觀四萬餘區を王公に賜ひ、僧道、四萬餘人を軍民に兩つ、三に唐の武帝、同一五〇三年佛寺四萬餘基を廢毀し、僧尼二十六萬人を還俗せしめたるをいふ。即ち之れを云ふなり。
③ 淨土。淨土門の人をいふなり、禪人といふは孫宏は禪人なり、故に之れをいふなり。
④ 墳典。三墳五典をいふ、漢土三皇の書及び五帝の書を云

一心地に收る。則ち一心不亂にして彌陀如來現在するが故に、自性を悟るとき八萬四千の煩惱轉じて、八萬四千の妙義と成る。這の妙用を觀音勢至等と名くるなり。迷へば妄心を穢土と名く。悟れば其の心淨き、之を淨土と名く。所以に血脈論に云く、「過去の諸聖の修する所の念佛は、皆是れ外説に非ず、只だ心内を推す。若し佛を求めんと要せば、先づ須らく見性すべし。若し見性せざれば念佛誦經何の益かあらん。佛陀此には覺と云ふ。覺するときはんば自心即れ佛。若し心を離れて別に有相の佛を求むれば、是れを名けて痴人と爲す。譬へば魚を求むる人の如く、先づ須らく水を見るべし。魚は是れ水の所成にして、水の外に更に魚なきが故に。若し人、佛を覓めんと欲せば、先づ須らく心を見るべし。佛は是れ心の所成にして、心の外に更に佛なきが故に。」問ふ、「既に是れ心外に佛なし、如何が自心を覺了して徹底なることを得去らん。」曰く、「恁麼に問著する底是れ心なりや、是れ性なりや、鬼と爲んか神と爲んか、内外中間にありや、青黃赤白なりや、自家に須らく究明すべし。立時に究明し、喫飯喫茶、語時默時但だ單に窮め將ち去れ。切に忌む經教文字の中に向つて求覺し、善知識の口頭

⑤ 彌陀。或は滿願子といふ、佛十大弟子の内即ち富樓那を云ふ。
⑥ 鷓鴣。舍利弗をいふ。
⑦ 蓮池大師。假りて淨土門の師を總じて之れを云ふなり。
⑧ 螺蚌。蛤貝の類なり。
⑨ 十地。五十二位、即ち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の中の十地なり、これ衆生より佛迄の修行成道の段階を五十二に區分したるものなり。
⑩ 阿彌陀。阿彌陀又は彌陀は略稱にして、委しくは阿彌陀山須(Amitayus)、または阿彌陀婆(Amitayus)と云ふ、阿彌陀山須は無量壽命と譯し、阿彌陀婆は無量光明と譯す、これ所謂阿彌陀佛の具名にして、この二梵名を合して、阿彌陀と通稱す、その他この佛

に向つて尋討すること。② 只だ心機盡き情量窮る處に到つて、猫兒の鼠を捉るが如くにし去り、鷄母の卵を暖むるが如くにし來れば、豁然として鳳金網を離れ、鶴籠を脱する底の時節あらん。縦ひ死に到るまで打發すること能はず、三二十年徒爾として光陰を送却し去るとも、誓つて諸方死郎當の老漢老婆の説話を認め來つて、以て得力の處と爲すこと莫れ。骨に著き皮に粘じて終に打脱すること能はじ。況んや祖師最後の因縁に於てをや。是の故に古人云く、「參禪は須らく三要を具すべし。一には大信根あり、二には大疑情あり、三には大憤志あり。若し此の一を缺けば、折足の鼎の如し。信根とは何をか言ふや。只だ是れ人々見得すべき底の自性あり、徹了す可き底の宗旨あることを信する是れなり。縦ひ是れ信すと雖も、難透の話を疑着せざるときは、底に透つて徹了すること能はず。縦ひ是れ疑團凝結すと雖も、憤志以て相續せざるときは、疑團破れず。是の故に言く、「懈怠の衆生の爲には、涅槃三祇に亘り、勇猛の衆生の爲には、成佛一念に在り、只だ須らく切に精彩を著くべし矣。」參禪は燈を鑽つて火を取るが如し。唯だ一氣に進むを以て、賢なりと爲す。纒かに暖氣の生ず

には無量壽佛、無量光佛、十方無碍光如來等、種々の稱異稱あり、所謂他力往生淨土の法門の目標なり。
② 觀音、即ち慈悲圓滿の妙用を顯はす、これ即ち佛心の顯現なり。
③ 只だ心機盡き、道盡き谷窮る所、一の旋天轉地的の明光を顯出するなり。
④ 三二十年、河潤ふこと九里、瓜熟して蒂落ち、夫れ春籬の殘雪、露裡の瓜、知らずして其の消長を見る、豈に其の早晚するを介せんや。
⑤ 三要、臨濟禪師爲人の機關なり、即ち三玄三要の三要なり、委しくは人天眼目にあり。
⑥ 三祇、三阿僧祇劫の略なり、菩薩が佛果を得る迄經たまふ修行の無數年時をいふ。
⑦ 暖氣云々、機を顯くに譬へて

るを見て即ち休し去り、少しく煙氣の浮ぶを見て乍ら休し來らば、鑽つて三祇劫數を経盡すとも、終に星火を見ること能はず。吾が郷、海濱に近きこと纒かに數百歩、譬へば一人あり、未だ曾て海水の甘酸を知らざるを以て、憂と爲して自ら行いて之を嘗めんと欲す。纒かに百歩にして歸り來り、十歩にして却回せば、何の時か彼の苦酸を辨得せん。縦ひ信甲飛濃の人と雖も、一氣に進んで退かざるときは、日ならずして海濱に到つて、纒かに一指端を染めて之を舐るときは、月支、眞丹、南濱北浪、世間所有の海水の甘酸、一時に頓に了知せん焉。參玄の上士も亦此の如し。自らの心上に向つて參究して、一氣に進んで退かざるときんば、自性・佗性・衆生性・煩惱性・菩提性・佛性・神性・菩薩性・有情性・餓鬼性・修羅性・畜生性、乍ら一念子の間に於て、一見に見徹して毫芒を留めず、大事を了畢し生死を透脱す、豈に快ならずや。謹んで參玄の上士に勸む、己事を究明することは須らく頭然を救ふが如くす。透過を求むることは、須らく要用底の物を尋ぬるが如くすべし。佛祖の言教を見ることは、須らく生冤家の如くすべし。禪門には話頭を疑はざるを以て、自棄無頼の賤人と爲す。所以に言ふ、「大疑の下に大悟あり、疑十分あるとき證悟十分あり」と。謂ふ莫れ、塵務繁累に

いふなり。
① 月支、主として、迦膩色迦王の領したる國を云ふ、西は今波斯、東は中央亞細亞印度に、所謂健駄羅三國をいふ、然れども又印度の一名とす。西域記に、天竺此の月と云ふ、佛日既に没し、諸教、諸聖月の如し。又印度の形月に似たるを以て、この名ありと。眞丹は又眞旦と記し、漢土を云ふなり、印度にて稱する名なり。
② 生冤家、怨の骨髄に徹したる程の仇敵を云ふ。洞山録に、「祖佛の言教生冤家に似て參學の分あらん」と。須臾も念頭を離れざる意に用ふ。

して疑團を凝すに暇なく、思念紛飛して純工を下すに力乏しと。譬へば關廊騒市の間、稠人廣衆の中に於て人あり、錯つて二三兩の黄金を遺落せんに、鬧處なりと爲して顧みず、塵中なりと爲して棄置する底は半箇も亦無けん。多少の人を推排し、許多の塵土を打翻して、涙を含んで尋逐して再び手に入らざるときんば、心頭平穩なること能はず。然らば警中無價の大寶、自己本有の妙道、彼の二三片の黄金にだも如かざる可けんか。胡爲れぞ其れ容易なるや。東海に波臣あり、名けて赤梢鯉と道ふ。大いに氣概を具す、鱗中の大丈夫なり。平生慨念して曰く、「我が此の鱗屬、知んぬ幾千萬種ぞ歟。蒼溟の廣大に誇り銀浪の洪渺を恃んで、波間に沈浮し藻裡に汨没すと雖も、多くは釣餌の爲に獲られ、網羅の爲に獲かれて終に刀俎に罹つて人口に膾炙す。骨は塵土に交り頭は野犬に餉す、山市の脯と爲り、店舎の備と爲る。一箇も其の終を全うする者を見ず、寔に悲む可し。」此に於て大いに憤發して誓つて言く、「我れ願はくは彼の龍門を透過し、彼の雷火に觸著して、凡鱗の聚隊を出で、神龍の班次に列り、永く此の患難を脱せん、永く此の垢辱を雪がんと。」既にして三月桃浪の節を待つて、直に禹門を望んで尾を擺つて進發す。君見ずや、禹門は杳かに崑崙山頂より落つ。百千丈の狂浪漲り飛び、二

④小梢鯉。又赤梢鱗とも云ふ。伶仃の兩僧に對する評語。傳説に禹門に三級の波あり、三月に至る毎に、桃花の浪漲る、魚能く水に逆ひ、躍つて波を過ぐるものは化して龍となり、風雷を起し其の尾を燒いて天に登ると。宗門にては、大悟徹底して大機用を現するの意に須ふ、魚化龍、燒尾魚、赤梢鱗、透得三級波等の語皆これより出づ。
⑤膾炙。膾は「なます」、炙は「あぶる、やく」にて、食膳に上るを云ふ、轉じて又世人一般知悉の事にも用ふ。

三級の嶮處側ち激す。丘山崩れ落ちて迅雷怒り吼ゆ。回轉咽んで毒霧を捲き、閃電苦んで臭煙を驅る。巨靈も之が爲に氣を失し、海若も之が爲に膽落つ。幾かに一滴に觸著するときは、巨鼈も背を裂き、長鯨も骨碎く。是に於て鯉魚、錦鱗を張り、鐵牙を鼓して一氣に直に衝く。嗚呼鯉魚か鯉魚か。渺茫たる海中の片鱗にして、小鮮を得て饑腸を救はば足れらくのみ。胡爲れぞ、其れ斯の如く猛利なるや。上頭には何の有る所ぞ。迅電巖を裂き、雷火天を焦して、鱗甲之が爲に打たれ、而尾之が爲に燒かれて、乍ち大死一回す。一回し起き来れば、鱗峻たる一枚の神龍雷神は先驅たり、火帝は殿後たり。雨師を右にし、風伯を左にし、雲を擎ひ霧を應んで、魚芽を荒旱に救ひ、正法を濁世に護す。若し彼の跋扈に憐ひ彼の盲龜に隨つて、蜆を拾ひ蝦を漁して、一生を過して以て足れりとせば、和修吉も救ふこと得ず。摩那志も亦如何ともすること得ず、豈に此の盛事あらんや。盲龜とは何をか謂ふ乎。今時話頭を枝葉なりと爲し、參禪を施設なりと爲る底の杜撰の瞎流なり。彼れ些しき了解なきに非ず、徒らに門頭戸底を認めて言く、「自性天淨く、心源海深し。生死の捨つ可きなく、涅槃の求む可きなし。洪然寂默、空廓虛凝、是れ則ち人々本具底の大寶所、什麼の欠少する所か有らん」と。噫似たるこ

⑥海若。海神なり。楚辭に「海若をして憑夷を舞はしむ。」
⑦小鮮。小魚に同じ。而尾は鱗の毛なり。
⑧雨師、風伯。雨神と風神とをいふ。轉非子に「風伯速みて拂ひ、雨師道に澆ぐ」と。蓋し之れに本づくか。
⑨和修吉。八大龍王の一なり、九頭龍にして水中に住す。
⑩摩那志。八大龍王の一なり、阿修羅海水を排して、喜見城を没せる時、此の龍身を繞らして其の海水を欺めたりとの因縁によりてこの名あり。

とは甚だ似たり、如何せん途路都て半點の力無くして、蝸牛の物に逢ふて頭角總に縮却するが如く、跛鼈の途に觸れて、六處盡く隠藏するに似たり。氣を出すことも亦得ず。或は眞正の衲子に擲著せられて、彼の羊公が鶴の如く、首を回すことも亦得ず。彼の鮮魚の刀俎の上に在つて、一生萬死、織胎も亦佗に任せ、大樹も亦佗に任せて泣くことも亦力無きに似たり。恁麼にして祖師門下の客と稱して可ならんや。恁麼にして欠少する所なしと言つて、心に快きこと有りや。古、眞正辨道の衲子の如きは、活爐轡上に身財を擲ち、命根を忘れて纒かに一回撥轉するときは、彼の東鯉の精神を振つて龍門を透過し了つて、千態萬狀脱洒自在なるに似たり。豈に痛快ならざらん乎。寧ろ此れを爲せよ、彼を爲ること勿れ。神龍とは何をか謂ふ哉。古、眞參純工する底、眞正の活祖なり。嗟其れ人を以て魚にだも如かざる可けんや。死せずして何をか爲さんや。又一般邪魔の種族あり、其の部屬を率ゐて曰く、「佛道を成辨せんと欲せば、先づ須らく生滅の心を空すべし。心生するが故に生死あり涅槃あり、天堂地獄、心の所生に依らずと云ふこと無し。是の故に汝が輩、單々に唯だ心を空却せよ」と。茲に於て各歩を定めて其の心を空せんと欲す。如何せん豎に空じ横に空じて歲月を重ぬと雖も、長竿を掉つて煙霞を掃ふが如く、隻手を伸べて河流を遮るに似て、徒らに迷悶を増すのみ。譬へば一箇の豪家有らんに、錯つて賊兒の姦謀尤も巧なる者を揚げて、其れをして家事を保護せしめんに、倉廩府庫、日を逐

①六處。眼耳鼻舌身意を云ふ。
②機輪。「なますの肉」を云ふ。
③大鯉。肉の大切なり。

ふて衰滅す。此に於て家眷の怪しき者幾箇を捉へて、彼の賊兒をして日夜點檢糾問せしむ。妻孥之が爲に憂愁し、室家之が爲に窮困すと雖も、資産は舊に依つて隠没す。是れ但だ錯つて賊を認めて附托するが故なり。須らく知るべし、彼の空却せんと擬する底の心、即ち是れ生死の大兆なることを。楞嚴經に曰く、「汝、無始より今生に至つて賊を認めて子と爲す、汝が元常を失す、故に輪轉を受く。」疏に曰く、「功德の法財之に因つて表失す。之を名けて賊と爲す、迷ふて識らず、認めて眞常と爲す。將に謂へり、嫡生と期して世を嗣がしめんと欲す、反つて破喪に遭ふて、歴劫貧窮なり」と。眞正、生滅の心を空却せんと欲せば、箇の渾剛打就する底の難透の語頭に參せよ。忽然として命根に和して打失せん時、始めて永嘉の謂ゆる妄想をも除かず、眞をも求めざる底の妄旨を了畢せん。妙喜曰く、「近世魔強く法弱くして湛入合流を以て、究竟と爲る者勝けて數ふ可からず。」又云く、「近年以來、一種の邪禪あり、以て目を閉ぢ睛を藏して、街廬都地に於て妄想を作すを之を不思議の事と謂ひ、亦之を威音那畔空劫以前の事と謂ふ。纒かに口を開けば、便ち喚んで今時に落つと作す。亦之を根本上の事と謂ふ。蓋し渠れ初め歩を發せし時、便ち大いに錯り了れり。」(以上大慧の語)。今時も亦者般の魔

①室家。猶ほ夫婦と云ふが如し。
②輪轉。業縁によりて六道に輪轉するをいふ。
③妙喜。四悟克勤の法嗣、臨安府徑山、妙喜大慧宗果禪師なり。
④賢廬都。支那の俗語、不語の貌をいふ。正宗賢風文章に、「遠村の梅樹賢廬都」とあり。
⑤聖壇。驢馬を繋ぐ概なり、自由のきかぬことに云ふ。又役にたつものつものものと云ふ意。

黨少しと爲す。試みに問ふ、枝葉邊の事は且く置く、汝が秘重し珍蔵する底の根本上の事、作麼生。恐らくは一片虚疑不動不搖底の繁驢懶ならんか、將た湛々たる黒暗の深坑ならん乎、寔に怖畏す可し。之を見地に墮すと謂ふ。是れ即ち世間多少の癡人を賺し來つて活埋する底の舊鬼窟、老狸窠。縦ひ汝保護し秘重して僧祇劫數を歴るも、依然として一枚の舊棺木、此れを名けて八識頼耶の暗窟と爲す。古人行脚、多少の艱嶮を喫し盡す者は、此の老屋を超過せんが爲なり。若し人眞參純工にして去つて、一回者箇の舊窠を打破することを得ば、乍ち大圓鏡智を見ん。四智俄かに煥發し、五眼直に豁開せん。若し又今時の魔黨に欺誑せられて、者裡に坐在して家舍と爲し寶所と爲して、磨礱し去り拂拭し來るも、何の用を爲すにか堪へん。元是れ一片の含藏識、驢胎に入り去るも亦是れ彼れ、馬腹に入り去るも亦是れ彼れ。君に勸む努め力めて一刀を下さんとを要せよ。昔大覺世尊成道の日、三七日中方廣・華嚴の本懷を演ぶ、之を珍御寶聚の衣と謂ふ。徒衆、豊の如く啞に似たり。此に於て中下の機を攝取せんが爲に、假に且く此の暗宅を構ふ、之を化城と謂ふ。後來、此の窠窟を破せん

⑧八識頼耶。八識阿頼耶識を云ふ。阿頼耶は梵語(Alaya)にして、藏、又は無没と譯す。第八識を通稱すれども又他に九識をいふ、藏と名くるは又三義あり、一に能藏とは、この心識の内、萬有の種子を貯藏するをいふ、二に所藏とは、前七識(眼、耳、鼻、舌、身、意、末那の七識)の爲に萬有の種子を蓄じ收めらるるをいふ、三に執藏とは、第八識は無始以來常恒に相續し、常一の相あるにより、第七識の爲に我なりと執せらるるによる。抑々阿頼耶識は吾人心識の根本にして、一切萬有の種子を含有し、縁に應じてこれを展開し、所謂、外界の根元たるものなりと説くを、法相宗の解となす、所謂一種の佛敎唯心論なり。馬鳴の起信

が爲に、調御は内に在つて提携し、淨名は外に在つて彈呵し、二乘の人が以て疥癩野干の身に比すと雖も、終に其の本根を抜くこと能はず。養息竊かに蕃滋して、月支に逼く神州に滿つ。石霜・眞淨・佛果・妙喜の諸老、臂を張り齒を切つて、強ひて力めて攘斥すと雖も、恰も手を拍して碩鼠を驅るが如し。此に竄れ彼に現す、陰々として常に祖師不傳の眞風を諷刺す、悲しい哉。我が日域二十四流の賢聖、承久・嘉禎・嘉曆・建武の間、軀命を鯨海に擲ち、身心を虎穴に投じて、此の難信の秘訣を傳へて、慧日を扶桑萬年の高枝に懸けて、寶炬を榛洲累劫の暗衢に留めんと欲す。誰か知らん、此の黙照の部屬、相似の禪徒に普害せられて、纔かに未だ二三百歳を経ざるに、土を拂つて泥没して死灰の如くに去らんとは。最も深く悲しむ可き者は、此の澆末の衰頽なり。或は眞正の辨道の上士あつて、密參功積り純工力充つるときは、平生の心意識情總て行れず。痴々呆々理盡き詞窮つて、參究底の心に和して一時に打失して、氣息も亦將に絶えなんとす。殊に知らず是れは則ち龜紋將に爆せんとする底の時節、鸞殺將に脱せんとする底の時節、佛法將に人を得んとする底の好消息なることを。

論には、阿頼耶識を萬有開發の起點と爲し、眞如に無明の熏習するによりて、三細六塵、即ち萬有を開發すべき利法を説明せり。これを前の唯識論に比するに、彼は眞如に於て開展の力を認めざるに、これは眞如に其の點を置き、彼れはこの識を純生滅性となすに、これは生滅不生滅和合と解するが故に、彼れに對して之れを眞如緣起といへり。⑨大圓鏡智。四智の一にして無漏の智なり。⑩五眼。即ち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なり。⑪方廣華嚴。大方廣佛華嚴經の略、大方廣は法界眞如を指す、華嚴は比喻にして、萬行の因華を以て佛果を莊嚴するの謂なり。⑫暗宅。八識頼耶の暗宅をいふ。

惜む可し、大好善知識乍も婆禪の心を起し、婦仁の情を縦にして、種々の道理を説いて、情量の窟宅に拽き知解の窠臼に推し、冬瓜の印子を以て一印に印定して曰く、「爾も亦是の如く我れも亦是の如し、善く護持せよ」と。吁嗟、護持することは爾が護持するに任す、争奈せん祖庭猶は天涯を隔つることを。是れ甚だ之を憐むが如くなれども、其の實は之を害す。學人毒なることを知らず、頭を掉つて歡喜し、尾を搖して踊躍す。自ら謂らく、「祖師西來の秘訣、全く手に入り畢んぬ」と。豈に知らんや、祖關透らす棘林猶ほ深きとを。悲しい哉、棟梁の質あつて超逸の才を具ふる底の英靈の漢子も、此の弊風に吹倒せられて、半醒半醉終に一生擬議不來底の鈍漢と作り去ることを。叢林人に乏しきこと亦宜ならずや。若し其れ執著して根本上の事と爲さば、恐らくは覺えず、焦牙敗種の部屬に隨はん乎。古 南岳禪師、馬師の庵前に在つて甌を把つて磨する者は、大寂をして此の意を了知せしめんと欲してなり。古人、一句難透の語頭を留下して、兒孫をして許多の精神を剝落せしむるは、汝をして者箇の窠臼を踏躐せしめんが爲なり。所以に古人云く、「三十年餘吾れも亦住す、宜なる哉、多くは錯る舊狐

- ① 淨名。維摩居士を謂ふ。
- ② 碩鼠。大鼠の如し。
- ③ 二十四流。吾が朝後鳥羽天皇建久二年榮西禪師が吾が國に禪を傳來せしより、後村上天皇正平六年東陵永興禪師が渡來せしに至る百六十年間に於ける禪の流傳に就いて、禪を二十四種に分類したるものを概稱して、之れを日本禪の二十四流といふ。
- ④ 承久、嘉禎、嘉曆、建武、皆建久及び正平の間にあり。
- ⑤ 洪州江西馬祖大寂禪師は南岳に來侍し、密に心印を受く、蓋し同參に拔んで傳法院に住し、常日坐禪す、南岳是れ法器なることを知り、祖の所にゆいて問うて、曰く、「大德坐禪して箇の什麼を圓る、」祖曰く、「作佛を圓る、」南岳乃ち一棒を採りて祖の庵前にて之れを磨す、祖問ふ、「師什麼

穴」と。寔に知る、參禪は甚だ容易ならざることを。五祖禪師暮年に喜んで東西の庵に遊ぶ、且過に僧の一編を持して之を閱するを見て、祖之を觀るに、「今人多くは是れ个の身心寂滅、寂滅現前、前後際斷し、一念萬年にして休し去り歇し去り、古窟裡の香爐にし去り、冷啾々地にし去ることを得て究竟と爲す。殊に知らず、此の勝妙の境界に自己を障蔽せられて、正知正見現前すること能はず、神通光明發露すること能はず」といふに至つて、即ち卷を掩ふて手を以て擲捨て曰く、「奇なる哉、導師善く法要を説く」と。徑に首座寮に往いて呼んで曰く、「奇特の事あり、奇特中の奇特なり。」即ち圓悟に付す。悟之を讀んで父子相與に鼓舞嘉嘆して自ら已むこと能はず。大慧禪師初め圓悟に見ゆ、且つ自ら計つて云く、「當に九夏を終ふべし。若し諸方と同じく我れを以て是と爲さば、我れ無禪論を著さん」と。汝が秘重する底の根本上の事、佗豈に識破せざらんや。若し之を鑽り之を仰ぎ、之を洵し之を汰せば、一生を錯り了らん、甚の好罵天を見ん。果して自南の毒風に命根を吹滅せられて、前後際斷す。佛果曰く、「也た易からず、爾但だ死し了つて活くること能はず、言句を疑はざる、

- をかなす、南岳曰く、「磨して鏡と作す、」祖曰く、「豈に鏡となすことを得んや、」南岳曰く、「坐禪豈に作佛を得んや、」祖曰く、「如何か即ち是ならん、」南岳曰く、「牛に車を駕するが如き、車若し行かすんば、車を打するが即ち是か、牛を打するが即ち是か云々」と。
- ⑥ 庵。大なる家、又は「ひさし、」廊下等の意に用ふ、此所は寺院又は叢林等の意なり。又山内の東西廡廊の僧寮を云ひしもの。
- ⑦ 冷啾々地。ひっそり泣き沈む様な境を云ふ、即ち死灰枯木の如き境涯なり、鬼哭啾々など熟語す。
- ⑧ 首座寮。首座の起臥する寮なり、首座は禪頭、首坐、上座、座元などと同じく、一座大衆の頭目なり。
- ⑨ 圓悟。圓悟克勤禪師、即ち五

是れを大病と爲す。豈に道ふことを見ずや、嶮崖に手を撒して絶後に再
び甦ると。須らく此の些の道理あることを信せんことを要すべし。向來
「樹倒れ藤枯る、時如何、相隨來也」と云ふを聞いて、釋然として大悟す。悟
則ち數段の因縁を擧して之を詰るに、酌對滯なく、徑山の最上層に端居
して、千僧閣上、龍象を指令すること餓鷹の群兔を視るが如し。貴ぶ可し、
祖宗門下、者般の靈驗あることを。遮莫あれ人の呼んで枝葉邊の事と爲す
ことを。彌が珍藏する底の根本上の事、萬兩の黄金を添へ得て擔ひ來るも
亦貨ふ可からず。佛果曰く、「古人得道の後、茅茨石室折脚。鐘兒の内に野菜
根を煮て、喫して日を過し、且つ名利を求めず、放曠として一轉語を垂
れて、佛祖の深恩を報いんと要す。」出庵顔和尚、南泉、山に上つて、作
務する因縁を頌して云く、「珊瑚枕上兩行の涙、半は是れ君を思ひ半は君
を恨む。」大慧聞き得て侍者をして、牌を收めしめて曰く、「只だ者の一轉
語、佛恩を報ゆるに足れり矣。」多少の人自ら香爐を張り茶湯を點じ、供具
を羅列し華果を排布して多拜多禮し、六時行道し身臂指を鍊ると雖も、佛
恩十分が一を報ゆるに分なし。而るに古詩一聯の斷葛藤丕いに佛恩を報す

- ① 祖法流の法嗣なり。
- ② 佛果。國悟克勤禪師なり。
- ③ 嶮崖に手を撒して云々。即ち百尺竿頭進一步して、始めて眞正の妙境を得らるゝなり。
- ④ 鐘兒。猶ほ鐘といふが如し。
- ⑤ 放曠。自由恬淡の貌なり。
- ⑥ 出庵。東福寺沙門出庵和尚なり、南山和尚の印訣を受く。
- ⑦ 大慧。號は痴元、伊勢の人なり、聖乙國師に東福寺に謁し、歸服して其の弟子となる、即ち佛通禪師これなり。
- ⑧ 牌。即ち出庵の位牌なり。
- ⑨ 一千七百衆。妙喜庵禪師、晩年張丞相魏國公凌の請に應じ、臨安府の徑山に住し、大いに宗風を擧揚す、支學の參集するもの二千餘人と。
- ⑩ 巴陵三轉語。巴陵顯鑒禪師の三句、一に「僧問ふ、巴陵如何は是れ提婆宗、陵曰く、鐵盤裏雪を盛る、二に「問ふ、

ることは何ぞや。是れ寔に輕薄の論に非ず。妙喜は一代の龍門にして、一
千七百衆の蔭涼樹なり、豈に荒唐の詞を吐かん哉。昔、巴陵三轉語在
り、雲門大師云く、「我が没後、齋筵を設くること莫れ、只だ此の三轉語を
擧せよ。」祖師豈に汝が謂ゆる枝葉邊の事を好んで、茶果珍饈に充つる者な
らん哉。(已下百三十九字碧巖の評。)古德曰く、「者の中忽ち箇の出で來つて
本來向上向下無し、參することを用ひて什麼をか作さんと道ふこと有ら
ば、只だ伊に向つて道はん、我れも也た知る、彌鬼窟裡に向つて活計を作す
ことを。悲しい哉、後人多く道理の會を作して云ふ、龜言細語皆第一義に歸
すと。若し恁麼に會せば且く去つて座主と作つて、一生多智多解を贏ち得んには。而今往々に道ふ、
本悟處なし、箇の悟門を作して此の事を建立すと。若し恁麼の見解ならば、獅子身中の蟲の自ら獅子
の肉を食ふが如し。見すや、古人道く、「源深からざれば流長からず、智大ならざる者は見ること遠か
らず。」若し用ひて建立の會を作さば、佛法豈に今日に到らんや。」僧、長沙同參の會和尚に問ふ、「和尚、
南泉に見えて後如何。」會默然たり。僧又問ふ、「和尚未だ南泉に見えざる以前作麼生。」會云く、「更に別
に有る可からず。」僧因つて長沙に擧示す。沙即ち偈を示して曰く、「百尺竿頭不動の人、然も得入す
と雖も未だ眞と爲さず、百尺竿頭に須らく歩を進むべし、十方世界是れ全身。」後來、長沙眞禪師因

- 如何は是れ吹毛劍、陵曰く、珊瑚枝々月に撐着す、三に「問ふ、祖意教意、是れ同か是れ別か、陵曰く、鷄寒うして樹に上り、鴨寒うして水に下る」と、是れなり、師の雲門此の語を聞いて曰く、「他日老僧が忌日には、此の三轉語を擧せば、老僧に供養するに足りぬ」といへりと云ふ。
- ⑪ 長沙峯禪師。南泉の願の法嗣、即ち招賢大師なり。

に三聖、秀上座をして問はしめて云く、「南泉遷化、甚麼の處に向つてか去る。」師云く、「石頭、沙彌たりし時六祖に見ゆ。」秀云く、「沙彌たりし時を問はず、南泉遷化、甚麼の處に向つてか去る。」師云く、「伊をして尋思し去らしむ。」秀云く、「和尚、三尺の寒松ありと雖も、且つ條を抽つる石筍なし。」師默然たり。秀云く、「和尚の答話を謝す。」師亦默然たり。秀回つて三聖に擧示す。聖云く、「若し慳慳ならば臨濟に勝ること七步、汝看よ臨濟が長沙か。寔に佛海の蛟龍、祖庭の鳳麟、類を絶ち倫を離れて、遙かに物表に出づ。其の應縁步驟の間、大火聚の如く熱鐵櫃の如し。鬼神も其の跡を窺ふこと無く、魔外も其の用を辨ずること能はず。誰か其の涯際を測らん、誰人か其の錮鉄を別たん。」然るに三聖は臨濟に嗣ぐ者にして、却つて此の言あり、豈に其れ容易ならんや。須らく知るべし、汝が謂ゆる葛藤窩裡、少しき妙處あることを矣。

① 石霜の諸禪師遷化す、衆、首座を請じて住持せしむ。時に九峰の虔禪師、侍者たり、衆に白して首座に問うて云く、「先師の道く、「休し去れ歇し去れ、冷湫々地にし去れ、一條の白練にし去れ、古廟裡の香爐にし去れ、一念萬年にし去れ」と。甚麼邊の事を明す、會得せば即ち住持せよ、會不得ならば不可なり。」首座對へて云く、「一色邊の事を明

- ① 三聖。臨濟の法嗣、慧然禪師なり。
- ② 錮鉄。鉄は二分五厘、錮は六兩、又一説に八兩、而して錮鉄は數量の極めて少きことに用ふ。其の勝劣の分際の毛風なるによりて而か云ふ。
- ③ 石霜。青原下四世の祖、即ち普會大師なり。
- ④ 九峰。石霜の法嗣、九峰道虔禪師なり。
- ⑤ 一色邊。具には向上一色邊といひ、一色那邊といひ、或は單明一色邊といふ、一色邊とは有無色空、迷悟得失の二見對待を超越したる修業の極地、即ち清淨一邊の境界ないふなり。

す。虔云く、「與麼ならば先師の意を會せざるに在り。」座云く、「但だ香を裝ひ來れ、香爐斷する處若し去り得ば、即ち先師の意を會せん。若し去ること得ずんば即ち會せず。」虔遂に香を焚いて、香煙未だ斷えざるに首座脱去す。虔、手を以て首座の背を打つて云く、「坐脱立亡は即ち無きにはあらず、先師の意は未だ夢にだも見ざること有り」と。往々に辨道純工の人、年窮り臘逼り、孤燈獨照の時を以て最後嶮難の重關と爲す。既に是れ香煙絶ゆる處、恬然として化す、此の外更に何をか言はん哉。而るに其の背を撫で、云く、「先師の意は未だ」と。大いに怪しむ可し矣。洪州雲居の道膺禪師、曾て侍者をして、袴一腰を送らしめ、一住庵の道者に與ふ。道者、孃生の袴ありと曰ふて竟に受けず。師再び侍者をして問はしむ、「孃未生の時、箇の甚麼をか著く。」道者無語、後遷化して舍利あり、持して師に似す。師曰く、「直饒ひ死して八石五斗を得んより、當時一轉語を下し得て好からんには如かず。」吾れ聞く、舍利は定慧の薫果より出づと。所以に火浴の頃、粟粒芥顆の如くなるもの、纒かに一點を見るときんば、老幼奔波し、緇素競湊して、瞻禮尊重讚歎恭敬す。而るを言はずや、八石五斗を得んより生前の一句には如かずと。怪しい哉、生前の一句は胡爲る物ぞや。舍利に超過して是の如く尊貴なる哉、吾れ之を怪しむこと久し。

① 破庵和尚、資福を退いて徑山、蒙庵の招に赴く、委ぬるに立僧首座の職

- ① 道膺禪師。洞山良价の法嗣なり。
- ② 孃。母を云ふなり。
- ③ 破庵。祖先禪師、蜀の廣安の人、羅漢院の德祥に従ひて出家し、徳山、水庵等に見え、後密庵成傑に隨侍すると五年、遂に禪要を受けて蜀に歸る、後慧雲禪師の第一世となる。
- ④ 蒙庵。蒙庵元聰禪師、晦庵慧

を以てす。實上座と云ふ者あり、大知見を具す。住持首座の開堂に遇つては必ず横機捷出す、鋒を迎へ勝つことを取る。一日破庵開堂、實上座至る。破庵垂語して曰く、「乾坤の内宇宙の間、中に在り。實擬議す、打出せらる。其の時實、破庵の語を擧し盡すを待つて、乃ち進語せんとす。中に有り」と云ふ處に於て打出せらる。破庵故に我を摧くと以謂へり。衣單下に歸して脱去す。火後郷人、舍利を收めて破庵に呈す。破庵拈起して云く、「實上座饒ひ爾舍利八斛四斗有るも、之を一壁に置く。我に生前の一轉語を還し來れ」といひ、地に擲つて惟だ膿血を見らると。古人云く、「傳燈一千七百の善知識、設利ある者十四人のみ。僧寶傳の中八十一人、設利ある者數人のみ。且つ吾が宗に重んずる所の者は、惟だ宗通説通に在り。向上の爪牙あつて、人の爲に粘を解き縛を去るを、傳法度生と謂ふ。餘は皆末事なり」と。吾が祖宗門下、難信難解、難透難入底の一著子あり。學者をして心死し意消して、凜然として變じ勃然として興らしむ。是れを法窟の爪牙と謂ふ。譬へば老虎の長嘯して林を出づるが如し、狐兎狸貉の輩、膽冷え股戰いで正しく立つこと能はず、全く視ること得ず、屎尿俱に下るとは何ぞや。彼れ鐵牙金牙の劍樹の如くなるを具ふればなり。若し此の物なくんば、亦狐兎にも亦異なること得ず。所以に古德曰く、「予、建中、靖國の初め、故人

光禪師の法嗣なり。
①横機捷出。縱横の宗機を擲出するを云ふ。
②設利。舍利に同じ、又室利羅といひ、骨身、又は靈骨と譯す、釋尊の入滅して遺し給へる骨分を佛舍利といふ、其の質頗る堅固にして、試みに之を鎚撃すれども碎けず、戒、定、慧の薰修によるものなれば、之れを得ること甚だ難しと。

の處にして、
①洞山初禪師の語一編を獲たり。
②福嚴良雅の集むる所、其の語言宏妙にして眞の法窟の爪牙なり」と。乾道の始め、瞎堂、國清に住す。因に或庵、圓通の像を讚するを見るに、曰く、「本分に依らず、衆生を惱亂す。之を瞻之を仰ぐ、眼あり盲の如し。長安の風月今昔を貫く、那箇の男兒か壁を摸して行く。」瞎堂驚喜して曰く、「謂はざりき此の庵に此の兒あらんとは。」即ち遍く之を索む、遂に江心に得たり。固く稠人の中に於て、請じて第一座に充つ。吾れ聞く、人を見ること寔に難し、聖賢すら其れ猶ほ病めりと諸。而るを瞎堂、五七行の讚辭を見て、請じ來つて第一座と爲す、將た容易ならんや、將た暴卒ならんや、將た又見る所ありや、寔に怪しむ可し。
③淨慈水庵の師一禪師、室中垂語して云く、「西天の胡子鬚髯なし。」僧傳へて或庵の處に至る。庵の云く、「餓狗、絳紙を喫す。」僧因つて水庵に擧示す。水庵云く、「此れは是れ五百人の善知識の語なり」と。
④舒州の投子和尙の如きは、大隋、佗に隨ひ去るの語を聞いて、香を炷いて禮拜して云く、「西蜀に古佛あつて出世す」と。君看よ明眼の宗師、一見して毫釐を殘さざること、秦鏡の肺腑を照すが如し。洞山の曉聰禪師、

①洞山初禪師。雲門文偃の法嗣、洞山守初禪師なり。僧傳で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佛」と曰く、「麻三斤」と、此の語最も禪林に聞ゆ。
②福嚴良雅。洞山の初法嗣、潭州福嚴良雅禪師なり。
③或庵。台州護國寺、此山元の法嗣となり、鎮江府焦山に開法して、學徒を接待す、室中常に苦帚柄を擧して問うて、曰く、「依倚たり苦帚柄、鬚鬣たり赤班蛇」と、衆皆下語するものなし。
④圓通。觀音を云ふ、圓は圓滿、圓成にして、通は神通を得、中に觀音菩薩は開聲の上に圓通の境を得、即ち耳根智の偶に、「五五圓通一念觀」とあり。
⑤瞎堂。圓悟克勤の法嗣、臨安府靈隱瞎堂遠禪師、眉山山流

初め 文殊の眞禪師に見ゆ。師、衆に示して曰く、「直鈎は、驪龍を釣り、曲鈎は蝦蟇蚯蚓を釣る、還つて龍あり麼。」良久して云く、「勞して功なし、龜毛寸寸長し。」師即ち省あり、後雲居にあつて燈頭と作る。僧、泗州の大聖近ごろ楊州に向つて出現すと説くを見て、問を設くる者あり。曰く、「既に是れ泗州の大聖、什麼と爲してか却つて楊州に向つて出現す」と。師曰く、「君子は財を愛す、之を取るに道あり。」後に僧舉して、蓮華峯庵主に示す。庵主大いに驚いて云く、「雲門の兒孫猶ほ在り」と。中夜に香を焼いて雲居を望んで之を拜す。吾れ聞く、庵主は雲門を祖とし奉先を父とす。其の機鋒卓絶にして、二十年人を試むるに終に其の機に契ふ者なしと。縦ひ六方恒沙刹土の調御師、同時に出頭し來つて、無量の大光明を放ち、無量の大神變を現じ、四辯を逞しうし八音を恣にして、説法雨の如くなるも、總に顧みざる底の惡習の老骨癭なり。然るに只だ今纔かに五七言の閑語を聞いて、香を焼いて雲居を望んで禮拜する者は何ぞや、將た是れ何の意ぞや。此れ孔夫子の語にして、魯論の中に載せたり。彼れ豈に初めより此の語を知らざらんや。今俄かに聰公の擧するを聞いて、大いに驚喜す。將

- ①の人なり。
- ②淨慧水庵。育王裕の法嗣、臨安府淨慧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の子なり。
- ③舒州の投子和尚。昔原下三世翠微無學の法嗣、舒州懷寧劉氏の子なり。
- ④大隋。大隋法眞、大鴻和尚の法嗣、益州の人、僧問ふ、「劫火洞然として大千俱に壞す、未審し遺蹟壞か不壞か。」曰く、「壞。」「恁麼ならば即ち他に隨ひ去るや。」曰く、「隨他去」と、蜀主欽慕して屢々使を遣はして徵せども、辭して遂に出ですと。
- ⑤洞山曉聰禪師。文殊應眞禪師の法嗣なり。
- ⑥文殊應眞禪師。雲門下二世、緣密圓明禪師の法嗣なり。
- ⑦羅龍。鈞府に曰く、「河上の翁家貧しくして緯屨して食す、其の子河に没して千金の珠を得たり、翁の曰く、珠は羅龍領下に在り、子は其の睡りに遭へるなり、其れをして寤めさしめば、子當に羅粉と爲るべし」と。
- ⑧蓮華峰庵主。蓮華峰は天台山の異名なりとも云ひ、廬山の別名なりともいふ、庵主は祥庵主のことなり、昔原下八世の孫にして、金陵の奉先通深禪師に法を嗣ぐ。
- ⑨四辯八音。佛の有せらるゝ四無礙辯と八種の好音とをいふ、四辯は、一に法無礙辯、二には義無礙辯、三には辭無礙辯、四には樂説無礙辯なり、八音は、一に極好音、二に柔緩音、三に和適音、四に尊慧音、五に不女音、六に不誤音、七に深遠音、八に不竭音、即ち如來一音の上に此の八音の特色を具するなり。
- ⑩魯論。魯論語を云ふなり、即

た狂すと爲んか、將た癩すと爲んか、將た又大いに貴ぶ可き所あるか、寔に怪しむ可し矣。佛眼遠禪師、龍門に住す、時に一僧、蛇に咬まる。室中擧して云く、「既に是れ龍門の僧、甚に因つてか蛇に咬まる。」衆下語すれども契はず。高庵悟曰く、「果然として大人の相を現す。」師之を頷ふ。圓悟、昭覺に在つて聞き得て、乃ち歎じて曰く、「龍門に此の子あり、東山の道未だ寂寥ならず」と。試みに問ふ、昭覺指して以て寂寥と爲る者は、胡爲の事を哉。將た其れ艱辛枯淡の謂か、將た其れ多衆鬧熱の謂か。吾れ聞く、佛法は正に在つて盛に在らずと。然らば數十桶の白飯を擔ひ來つて、幾百枚の無眼の茄瓠を放つて、伊をして狼貪蠶食し了らしめて、伊を警し伊を策し、伊をして六時行道長坐不臥せしむと雖も、若し其れ一箇も抱道の衲子なくんば、昭覺は必ず言はん、枯淡なり艱辛なりと。縦ひ一箇と雖も半箇と雖も、陰僻陋巷上に漏り、下濕ふ底の三間の老屋裡に在つて、頸を縮め膝を屈して坐すと雖も、專一に宗旨を究明せば、昭覺は必ず言はん、富貴なり盛大なりと。然らば古人の寂寥と爲る者は今人の盛事にして、今人の盛事と爲る者は古人の寂寥なるに非ずや。何ぞ此の極に至るや。黄

龍慧南禪師、慈明に嗣ぐ。初め泐潭の靈澄の印證を受けて、徒を領じて遊方す、氣を以て自負す。偶々雲峰悦に會ふ。同じく西山に遊ぶ。夜話、泐潭授くる所の旨を問ふ、師其の要を言ふ。悦曰く、「澄公、雲門の後と雖も、然れども法道異なるのみ。」師異なる所以を問ふ、悦曰く、「雲門は九轉の透餅丹の如く、鐵を點じて金と作す。澄公は藥汞銀、徒に玩ぶ可し、鍛に入らば即ち流れ去らん。」師怒つて枕を以て之を投す。明日悦、過を謝す。又曰く、「雲門は氣宇王の如く、死語を甘じて下さん乎。澄公は法あり、人に死語を授く、死語其能く人を活せんや」と云ふて即ち背き去る。師之を挽いて曰く、「誰か汝が意に可なる者。」悦曰く、「石霜楚圓、手段諸方に出づ、子之を見んと欲せば、後る可からざれ。」師默計して曰く、「此れ實に行脚の大事なり。悦は翠巖を師とす、而るに我をして石霜に見えしむ。之を見て得ること有りとも、悦に於て何か有らんや。」即日辨裝す、汝看よ古人毫釐も相欺かざることを。今時の如く師承を待み舊見を執し、氣を張り非を飾つて強ひて自ら欺かば、何の時か了日あらん。後、慈明に見えて其の論を聞くに、多く諸方を貶刺す、件々數ふるに邪解の者を以て

ち論語と一般なり、蓋し論語に三種あり、魯論語(二十篇)、第二齊論語(二十二篇)、第三古論語(二十一篇)にして、後漢の鄭玄に至り、魯論語に本づき、之れを齊古に考へ、以て篇章を定む、今の論語二十篇即ち之れなり。
①佛眼遠禪師。五祖法流の法嗣なり。
②四悟。克勤禪師なり、佛眼と共に五祖の法を嗣ぐ。
③無眼の茹瓠。僧を云ふのみ、枚は猶ほ箇と云ふに同じ。
④黃龍慧南禪師。即ち黃龍派の祖なり。
⑤慈明。石霜慈明楚圓禪師なり。
⑥雲峰悦。大愚芝の法嗣、南嶽雲峰文悅禪師なり。
⑦藥汞銀。水銀を云ふ。
⑧師。即ち黃龍慧南禪師なり。

す。皆泐潭密付の旨訣なり、氣索めて歸る。而して悦平日の語を念じ、驕然として改めて曰く、「大丈夫心齊の間、其れ自ら疑礙を爲す可けんや」と云つて、趨つて明の室に詣りて曰く、「慧南、暗短を以て道を望むに未だ見ず。頃ごろ夜參を聞くに、迷行に指南の車を得るが如し。然れども唯だ大慈更に法施を行じて餘疑を盡さしめよ。」慈明笑つて曰く、「書記、徒を領じて遊方す、名叢林に聞ゆ。若し疑あらば衰老を以て卑棄せざれ、坐して商略は願ふに可ならざらんや。」侍者を呼んで榻を進めて且つ坐せしむ。公固く辭す、哀懇愈々切なり。明曰く、「書記、雲門の禪を學ぶ、必ず其の旨を善くせん。」洞山三頓の棒の如きんば、喫す可きか喫すべからざるか。師曰く、「喫すべし。明、色莊にして言く、「棒聲を聞いて便ち喫す可しと言はゞ、且より暮に到るまで、鴉鳴鵲噪、鐘魚鼓板の聲を聞いても、亦應に棒を喫すべし、何の時か當に已むべき哉。」南、瞪して卻く。慈明云く、「吾れ始め汝が師に堪へざらんことを疑ふ、今可なりと云つて拜せしむ。」南、拜起す。慈明、前語を理めて曰く、「脱し汝雲門の意旨を會せば、趙州嘗て言ふ、臺山の婆子、我に勘破せらると、試みに其の勘す可き處を指せ。」公面熱して汗下る、答ふることを知らず、慄慄して趨り出づ。明日又詬罵せらる。師慚ぢて左右を見て即ち曰く、「政に解せざる

①明は慈明を云ふなり。
②洞山三頓。洞山始め雲門に參す、門問うて曰く、近難何の處ぞ。山曰く、渣度。門曰く、夏、其處の所にかありし。湖南の報慈。門曰く、幾ばく時か彼の中を離る。山曰く、八月二十五日。門曰く、爾に三頓の棒を放す、參堂し去れ。洞山晩間に入室し、親近して問うて曰く、某甲過什麼の處にかある。門曰く、飯袋子、江西湖南便ち恁麼にして去る。洞山言下に大悟す。
③南。慧南禪師なり。

を以て決を求むるのみ。罵ること豈に慈悲ならんや、法施の式ならんや。慈明笑ふのみ。是に於て旨を悟つて失聲して曰く、「湧潭は果して是れ死語。則ち頌を獻す、叢林に傑出す。是れ趙州老婆勘破、來由あり。四海如今清くして鏡の如し、行人道を以て驪と爲ると莫し。時に南三十五、汝看よ古人參禪甚だ辛苦することを。恰も鷓鴣の臭卵を踏破して、玉鳳乍ち躍出するが如し。是に於て楊岐黃龍の二派、燕尾の如くに別る。眞淨和尚初め香城に往いて、上藍の順和尚に見ゆ。順問ふ、「甚の處より來る。」師云く、「黃龍より來る。」曰く、「黃龍近日何の言句か有りし」と。汝看よ、若し今時に似たらば、黃龍近日幾炷の香を守り、幾卷の經をか誦し、何の佛を禮し何の戒をか持つと問ふ可きに、打頭に何の言句か有りしとは何ぞや。師曰く、「黃龍近日州府委して、黃檗の長老を請す。」垂語して曰く、「鐘樓上に念讚し牀脚下に菜を種う、語を下し得て契はゞ便ち往いて住持せよ」と。又見すや、古、百丈大師因に司馬頭陀、湖南より來つて師に見えて曰く、「瀉山は奇絶なり、千五百衆を聚む可し。」師曰く、「吾が衆中一轉語を下し得て出格ならば、當に與へて住持せしむべし。」即ち淨瓶を指して

①趙州勘婆。因に僧、婆子に問ふ、台山の道甚れの處に向つて去る。婆云く、驢直去。僧繞に行くこと三五歩、婆云ふ、好箇の師僧、又恁麼に去る。後僧あり、州に舉似す、州云ふ、待て我れ去つて爾が與に、道の婆子を勘過せん。明日便ち去つて亦かくの如く問ふ、婆も亦かくの如く答ふ、州歸つて衆に謂つて曰く、臺山の婆子、我れ爾が與に勘破し了れり。②懶懶。恥づるなり。③楊岐。石霜楚圓禪師の法嗣、楊岐派の祖なり。④眞淨和尚。黃龍南の法嗣、克文禪師なり。⑤瀉山。支那湖南省長沙府寧鄉にあり、周圍百四十華里、瀉水の源をなす、靈祐此の山に住す、故に又瀉山と號す。

問うて曰く、「喚んで淨瓶と作すことを得ざれ、汝喚んで甚麼とか作す。」時に華林第一座たり。則ち曰く、「喚んで木椀と作す可からず。」師肯はず。時に瀉山靈祐禪師、典座たり。則ち問ふ、「祐、淨瓶を賜倒す。」師笑つて曰く、「第一座、山子を輪卻せり。」祐遂に往く。若し今時をして一員の長老を擇ばしめば、姓氏如何、出生如何、負擔の重輕如何、親族の貧富如何、詩は如何、文は如何、何某は面具好けれども長少しく低し、何某は長高けれども面具宜しからず、彼は筆墨佳し、此れは辯才足らずと道つて、許多の無明を長せん。而るに如上の屎尿を打せず、直下に一句子を見る、寔に貴ぶ可し。時に勝首座曰く、「猛虎路に當つて坐す。黃龍終に去つて黃檗に住せしむ。」順覺えずして曰く、「勝首座一轉語を下し得て、便ち黃檗の住を得たり、佛法は未だ夢にだも見ざること有り。」師言下に於て大悟して方に黃龍の用處を知る。古、參玄の衲子は寺門の繁興を逐はず、多衆の圍繞を尋ねず、此の大事を以て懷と爲す。今時は奴郎辨せず玉石分たず、何某の和尚は衆を憐むこと赤子の如く、何某の長老は佛を禮するを以て眼目と爲す。彼は日中一食、此れは長坐不臥、寔に肉身の古佛なりと。可惜許。昔、密庵咸傑禪師は閩人なり。初め嶺を出で、婺州の智者に至る。偶々暄を負ふ次で老宿あり、問うて云く、「上座此の行、何の處にか去る。」云く、「四明の育王に。」佛智和尚に見え去る。「老宿曰く、「世

⑥典座。六知事の一、衆僧辨食を掌る役。⑦輪却せり。即ち第一座華林は瀉山靈祐に瀉山の山を差し上げたと云ふ程の意なり。⑧密庵。應庵曇華禪師の法嗣なり。⑨佛智和尚。閩悟勤の法嗣、明州育王佛智端裕禪師、紹興府の人なり。

衰へたり、後生家行脚例そ耳を帯びて眼を帯びず。傑曰く、「何の謂ぞ。」老宿云く、「今、育王に一千の來衆あり、長老日に接陪を逐ふて暇あらず、豈に工夫着實の汝が輩の爲に機を發すること有らんや。」傑、涙を下して曰く、「若し此の如くならば、某今何の處にか往かん。」老宿云く、「此去つて衢州の明果に華匾頭あり、後生と雖も見識超卓なり。汝宜しく之に見ゆべし。」傑教に依つて華に往く。四年にして千聖の命脈を窮め盡す。今時、粥飯の濃厚を逐ひ、寮舎の穩便を尋ね、生死、懷に掛けず、參玄念と爲さず、磨の行くが如く、蟻の聚るが如くなる者と天地懸隔す。五祖演和尚、衆に示して云く、「某、十有餘年、海上に參尋して數人の尊宿に見ゆ。自ら謂へり、了當すと。浮山圓鑑の會下に到るに及んで、直に是れ開口不得、後白雲門下に到つて一箇の鐵酸礮を咬破す、直に得たり百味具足することを。且く道へ、驢子の一句、作麼生か道はん。」乃ち道く、「華發いて 鷄冠早秋に媚ぶ、誰が人が能く染む紫絲頭、有る時は風動いて頻に相倚る、塔前に向つて鬪つて休せざるに似たり。」言ふことを聞かずや、自ら謂へり既に了當すと。佗若し自ら了當すと爲して、圓鑑の室内に入り、白雲の膝下に侍るにあらずんば、殆んど一生を誤り了らん。貴ぶ可し、明眼の宗師、人天の大寶聚なることを。今時自ら了當すと爲して、一生を誤り了るも亦未だ知る可からず。五祖初め浮山遠禪師に參す。遠一日師に語つて云く、「吾れ老いんたり、恐らくは虚しく子が光陰を度ら

●磨。大鹿なり。
●浮山圓鑑。南嶽下十世の祖、業經歸省禪師の法嗣、浮山法遠圓鑑禪師なり。
●鷄冠。鷄冠華、又雁來紅と云ふ。

ん、往いて白雲に依る可し。此の老、後生にして吾れ未だ面を識らずと雖も、但だ其の臨濟三頓の棒の話を頷するを見るに、人に過ぐる處あり、必ず能く大事を了せん。師潛かに然りとす、禮辭して白雲に到る。於感大なる哉、圓鑑の私照なきこと寔に敬ふ可し。今時、一片の死法を授與して、一印に印殺して曰ふ、「汝も亦是の如く、我も亦是の如し。死に至るまで護持して、必ず移易せしむること莫れ。」學者も亦禮拜頂受して、堅に守り横に守つて空しく一生を過し了る、是れ何の顔ぞ哉。彼れ指して白雲に見えしむる者は、門庭の關熱を好まず、偏に眞風の地に墜さざらんことを欲すればなり。演祖、始め磨院に在せし日、僧あり、磨の轉するを見て、遽に指して以て師に問うて曰く、「此れ神通なりや、此れ法爾なりや。」師、衣を褰げて磨を旋ること一匝す。僧、無語、未だ幾ならざるに、白雲到り來る。師に語つて云く、「數禪客あり、廬山より來る、皆悟入の處あり。伊をして説かしむるに、亦説き得て來縁あり、因縁を擧して伊に問ふに亦明め得たり。伊をして下語せしむるに亦下語し得たり、祇だ是れ未だ不在。」師是に於て大いに疑ふ。私に自ら計つて曰く、「既に悟り了る、説くことも亦説き得たり、明むることも亦明め得たり、如何が御つて未だ不在。」遂に參究すること累日、忽然として省悟す。従前の實惜しく一時に放下す、走つて白雲に見ゆ。雲爲に手舞ひ足踏む。師亦一笑する而已。師後に云く、「吾れ茲れに因つて一身の

●臨濟三頓。黃檗禪師に三棒を喫するなり。
●私照。自我又は自己に吝ならざることをいふなり。
●法爾。本來天地自然の法則に従ふを云ふ、即ち本然、自然不動などに同じ。

白汗を出す、便ち下載の清風を明め得たり。貴ぶ可し、演祖纒かに累日の苦吟にして、乍ち三賢四果の塔漸を超え、四七二三の玄蹟に徹す。其の樂説無碍の辯、答ふるときは人意の表に出で、問ふときもれば學者氣を喪す。願ふに是れ大丈夫兒、萬夫に傑出する者の懐とする所にして、庸才惰弱の士の望を其の際に斷つ所以の者なり。昔、大禹、四百州の患難を洪水に掃除すと雖も、三五載、多少の人力を費す。昔、漢高、四百年の洪基を草味に隆興すと雖も、四十年、許多の生命を傷害す。彼は有漏世間の功業、此れは無漏出世の勳果、天淵杳かに殊なる者に非ずや。有般底の杜撰は、七八輩の部屬を集めて、懦の眸、虎の如く、抗れる鼻、象の如く、公々乎として告げて曰く、「何某の長老の如きは寔に佳し、詩は李于鱗に入り、文は袁中郎に効ふ。且つ常住の豐饒なること當時無雙なり。二時の粥飯、三時の點茶點心の席、未だ卷かざるに藥石の板又鳴る。其の授與する所の宗旨は専ら直指の法にして、人をして悟入せしむると寔に芥を拾ふが如し。」

張三も亦立ちろに悟り去つて、李四も亦直に會し歸る。士に農に工に商に、及び屠沽負販の人をさへに、纒かに門闥に入り來つて打徹せざるは半箇も無し。知らず天壤の間、那箇の叢林か之に勝らん。行脚若し此の門に入らずんば、一生錯つて參學の事を廢せん」と。嗟、汝は是れ何の處の 壩間の

①大禹、舜の攝政たること略二十年、苗族討伐に従ひ、之れを擊退し、舜の陣歿するや王位に昇る。
 ②漢高、漢の高祖なり、蕭何、張良、韓信は皆其の臣なり。即ち秦の三世を亡ぼして天下を一統す。
 ③張三、李四、張氏の三男や李氏の四男の義で、平々凡々の人といふこと、即ち權兵衛、太郎兵衛と云ふが如し。
 ④壩間、墓間、塚間と同じ。

乞兒ぞや。汝が謂ゆる直示は、誰が家の曲調ぞや。芥を拾ふが如く、胡爲れぞ其れ易きや。嶺南の秘訣か、濟北の宗要か。此の事若し説き得て足り、教へ得て成せば、豈に佛祖不傳の妙と道はんや。昔香嚴智閑禪師、瀉山に參す。山問ふ、「我れ聞く、汝百丈先師の處に在つて、一を問へば十を答へ、十を問へば百を答ふと、此れは是れ汝が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の根本なり。父母未生の時試みに一句を道へ看ん。」師、一問せられて、直に得たり茫然たることを。寮に歸つて平日看過する底の文字を將つて、從頭一句を尋ねて酬對せんと要すれども、竟に得ること能はず、乃ち嘆じて曰く、「晝餅、饑に充つ可からず。」屢々瀉山の説破せんことを乞ふ。山曰く、「我れ若し汝に説似せば、汝已後我れを罵り去らん。我が説く底は是れ我が底、終に汝が事に干らす。」師遂に平昔看過する底の文字を將つて焼卻して曰く、「此の生に佛法を學せじ。且つ箇の長行粥飯の僧と作つて、心神を役すること免れん」と云つて、乃ち泣いて瀉山を辭す。直に南陽を過ぎて 忠國師の遺跡を視る、遂に悲止す焉。一日草木を爰除す、偶々瓦礫を抛つに竹を撃つて聲を作す、忽然として省悟す。遂に歸つて沐浴し、香を焼いて遙かに瀉山を禮して説して曰く、「和尚の大慈恩、父母に逾えたり。當時若し我が爲に説破せば、何ぞ今日の事有らん」と。備看よ從上の宗師、點滴も亦施さざることを。是れ法を惜しむに非ず、其の實は人を惜んでなり、今時往々に

①香嚴、瀉山の法嗣なり。
 ②説似、説示に同じ。
 ③忠國師、南陽慧忠禪師なり、唐の肅宗上元二年勅を奉じて千福寺の西禪院に住す、盛んに四衆を化す、大曆十年十二月九日寂す、勅して大證國師といふ。

頑賤無智一縷の香にだも堪へざる底の癡鈍の漢子を捉へて、提携教示、牛頭を按じて草を喫せしめ、腋を鑽つて翼を出し、許多の屎尿を打し畢つて、印定許可する底と霄壤遙かに異なる者に非ずや。若し人あつて、我れ能く法を説いて人をして悟入せしむと言はゞ、須らく知るべし、斯の人真正の導師に非ず、斯の人本より是れ參究底の人に非ざることを。縦ひ汝鴛子の智あつて滿慈の辯才を具ふるも、從上の宗師、父子不傳の妙如何が誓を下すを得ん。古、慶喜尊者の如きんば、佛の親戚にして、髻配より佛に隨つて出家し、如來の常隨侍者たり。其の親近薰炙する者、大凡そ幾許年ぞ、其の開示教諭豈に淺近ならんや。然りと雖も、終に打發すること能はず、世尊入滅の後、大龜師兄の所に在つて、初めて喪身失命す。願ふに其れ上古は大いに難く、近世は大いに易きことは何ぞや。蓋し上古は根鈍く人薄くして、近世は人利に根熟すと道はんか、將た復た其の提携教示の巧妙、近世に及ばずと爲んか。神光は其の臂に及し、石霜は其の股に錐す、脇、席に着けざるあり、足、鬪を越えざるあり、何ぞ其れ難き耶。若し其れ近世の易きが是ならば、上古の難きは非ならん、上古の難が是ならば近世の易は非ならん。大丈夫兒透過せずんば則ち已まなん。若し其れ大口を開いて透過すと道はゞ、縦ひ艱辛刻苦して三十四年を経るも、須らく必定決定して、古人所證の田地に到らんと要すべし。何ぞ容易に汝が芥を拾ふが如くなる底の輕薄の凡解を恃んで、一生錯つて半醒半醉にし去らん耶。是れ齊人の墻間に走つて、

●髻配。幼年時代を云ふ、髻は頂後に垂れる髮、髻は齒のゆげ變るを云ふ。

速飽を計る底の窮兒に非ず麼。是の故に寶藏論に云く、「夫れ進道の由、中に萬途あり、困魚、濫に止り、病鳥、蘆に棲む。其の二の物、大海を識らず、叢林を識らず、人の小道に趨る、其の義も亦然り。此れ謂つ可し、久切中止の如理に達せず、大を捨て小を求めて、半路に依止し、少しく安じて自ら安を以てし、大に安じて安きに及ばずと。」謂ゆる大とは何ぞや。真正見性、大法の淵源に徹底する底の透過の道流なり。小とは何ぞや。見聞覺知を認得する底の相似の禪徒なり。於乎、肇公の如き誠に真正大乘の法器なり。姚秦の時、祖師未だ西來せず、禪道未だ東漸せざるに、渺茫たる教海の中流に獨立して、至大至正の高論を立つ。今時の禪徒に比するに、金輪奴郎遙かに殊なる者に非ず歟、寔に敬しつ可し矣。石霜の清素侍者は閩の古田の人なり。晩に湘西の鹿苑に遁る。閑淡を以て自ら牧す。兜率の悦公、時に未だ出世せず、之と室を隣る。客あり、生荔支を恵む、悦、素に命じて曰く、「此れ乃ち老人が郷菓なり、同じく飽す可し。」素慨然として曰く、「先師世を去つてより之を見ず矣。」悦從つて之を問ふ、「師は誰とか爲る耶。」對ふるに慈明を以てす。悦乃ち閑に乗じて客を致して其の緒餘を欸く。素因に問ふ、「子曾て何人に見ゆる。」悦、眞淨文和尚を以て之に告ぐ。素曰く、「文又誰に見ゆる耶。」悦曰く、「黃龍南禪師。」素曰く、「南匾頭、石霜に在ると久しからざるに、其の道盛なること此の如し。」悦益々駭異す、尋で香を袖にして咨叩す。素曰く、

●兜率の悦公。南嶽下十二世寶峰克文の法嗣、贛州氏の子、從悅眞寂禪師なり。
●生荔支。龍眼肉(植果)なり。
●南匾頭。慧南禪師を云ふ、匾頭なるが故に、しか云ふか。

「吾れ福鮮く縁寡し、豈に人の師たる可けんや。但だ子が見解試みに吐露せよ看ん。」悦即ち具に陳ぶ。素曰く、「只だ佛には入る可くも魔には入る可からず。須らく知るべし、古徳の謂く、「最後の一句始めて牢關に到る」と。悦對へんと擬す。又遽に問ふ、「無爲を以て如何が説かん。」悦又對へんと擬す。素忽ち高笑す。悦恍然として得ることあり。數月にして素乃ち印可す。仍つて之を戒めて曰く、「文、子に示す者は皆正知正見なり、然れども之を離るゝと太だ早うして、其の妙を盡すこと能はず。吾れ今、子が爲に點破して子をして受用して、大自在を得せしむ。佗日切に吾れに嗣ぐと勿れ。」師後に眞淨に嗣ぐ。後來、無盡、兜率に見ゆるに末後の句の事を擧す。相を罷るに遠んで歸宗を過る。夜話、此れに及ぶ、眞淨輒ち怒つて曰く、「是れ何の嘔血の禿丁ぞ、脫空謾語す、豈に信受す可けんや。」遂に語を終らず。崇寧三禪に逮んで、寂音尊者、無盡に峽州の荆溪に謁す。語つて曰く、「惜しいかな眞淨之を知らず。」音曰く、「相公は只だ清素最後の句を知つて、眞淨の眞藥現前するに及んで覺むるに能はず。」盡驚いて曰く、「果して此れありや。」曰く、「疑はば參せよ。」盡、言下に於て頓に師の用處を見る。遂に香を炷いて歸宗を望み悔謝す。即ち家に藏むる眞淨の肖像を取つて、展拜して讚を其の上題して以て寂音に授くと。噫、悦能く素に扣いて其の轍跡を忘るゝこと能はず、無盡従つて其の中に墮することを致す。寂音、眞淨瞑眩の藥を發す

①文。眞淨文和尚を云ふなり。
②無盡。無盡居士、張商英なり、嘗て佛果圓悟禪師を請じて雪竇頌古百則の評唱を爲さしむ、今の雪竇集是れなり。
③夜話。此れに及ぶ。即ち素者と悦公との前話を云ふなり。

るに非ずんば、何ぞ能く無盡膏肓の疾を愈さんや。信に宗師の爲人各々惠利あり、豈に其の涯際を測り易からんやと。予謂く、「是は則ち是、可惜許。眞淨瞑眩の眞藥、寂音に點出せられて、其の能恐らくは敗鼓の皮にだも及ばざること存らん乎。」嗚呼、居士の如きは間出の君子にして、官、宰補に登り、壽、百齡に近し。君信じ臣貴び士敬し民懷く。智鑑高、明識量寬大、實に王佐の才なり。寂音も行いて見え、妙喜も遙かに尋ぬ、何の不足の處あつてか眞淨詬罵惡發の音を聞いて、星夜に歸宗を望んで炷香禮拜し、悔謝することは何ぞ哉。須らく知るべし、我が祖宗門下、大いに怪しむべき事あることを。百丈大師は馬祖に鼻端を提住せられて、乍ち安身立命の處を失し、濟北は堞嶠に打着せられて家國喪亡し、風穴は南院に折挫せられて面門を打失す。象骨は巖頭に一喝せられて膽魂驚落す。雲門は左隣を逼折せられて魂飛び魄散じ、香嚴は片瓦竹根に觸れ、石霜は汾陽に口頭を掩却せられ、翠巖は瓦片に壓倒せられ、佛果は範詩を讀んで涙落ち、大原は笛聲を聞いて心死し、妙喜は南風の毒熱に觸る。此れ各々調御、雪山に在つて惡星に照殺せらるゝ底の消息を打失す。其の得力の處、魔外も窺ふこと能はず。④疎山和尚初め香嚴の言發、聲に非ず、色前、物に非すと道ふを聞いて、自ら謂く、「底に徹して了當す」と。辭す

①百丈大師云々。碧巖五十三則にあり。
②風穴。南嶽下第七世の祖、南院慧願の法嗣、風穴延沼禪師なり。
③巖頭。泉州の人、少時青原の誼公を禮して落髮す、後、長安の寶壽寺にありて裏戒智、後、雪峰義存(象骨)、欽山文遠等と友たり、後、德山宣鑑に嗣法す。
④香嚴。馮山靈祐の法嗣。
⑤石霜。道吾圓智禪師の法嗣。
⑥翠巖。雪峰義存の法嗣、湖州

るに及んで約するに師兄住處あるを待つて、來つて薪水を見んと。一旦明招に觸破せられて、初めて祖師門下の事あることを知る。歸り來つて香嚴の示衆を聞くに、貴介公子の田夫の説話を聞くが如くにして、即ち嘔吐の聲を作す。初めは香嚴を以て、此の中に人ありと爲して、師資の約を爲し、纔かに宗旨を知るに及んで、大いに舊時に異なれり。須らく知るべし、吾が祖師門下に參禪、換骨の靈驗あることを。彼れ若し初め懶安の苦藤を攀づるに非ずんば、何ぞ大器を成ずることを得ん。昔、龍牙、臨濟に打着せられて、即ち言く、「打することは打するに任す、要且つ祖師西來意なし。」翠微に打着せられて又言く、「打することは打するに任す、要且つ祖師西來意なし。」是れ他の見處、上諸佛なく下衆生なく、頭、天を戴かず、脚、地を踏まず、盡乾坤大地一箇無孔の鐵鎚。是の故に明覺之を名けて能所共に泯する底の一枚の瞎龍と爲す。恨むる所は夢にも曾て臨濟を見ること能はず。是れ即ち佛祖も醫し難き底の大病、往々に此の一塊の屎丸を得るときは、祖師の面目と爲し、衣内の寶珠と爲す。可惜許。知らず是れは此れ。韶陽、平生人の爲に拔卻する底の不淨の釘楔なることを。縦ひ

の人、明州の翠巖に止り、大いに法席を張る、後に永明大師と諡す。
② 疎山和尚。洞山良价禪師の法嗣、吉州新淦の人、身相短陋、而も禪機鋭俊、時人呼んで矮師叔、矮閑象といへり。
③ 明招。羅山普闍の法嗣、明招德謙禪師なり。弟を化するに敏捷、當る者なし。
④ 龍牙。龍牙居遷、洞山良价の法嗣、撫州南城の人なり、龍牙山の妙濟禪苑に住す、證空大師の號を賜ふ。徒衆集まるもの五百人と。
⑤ 翠微。丹臺天然の法嗣、翠微無學禪師なり。
⑥ 韶陽。雲門文偃禪師の別名、雲門は韶州の地にあるを以ていふ、大明一統誌に「韶陽山は韶石山の南に在る故に名づく」と、即ち地名を以て人名にしたるなり。

釘楔なることを覺知し、漫に之を除去せんことを欲すと雖も、彼の波旬、毳多に挂著せらるゝ底の死狗の華鬘の如し。波旬初め毳多に挂著せらるる時、自ら謂らく、「莊嚴光明、梵釋も亦羨むに足らず」と。載ち歡喜し載ち踊躍し、歸り來つて天宮に入る。時に宮妃嬪御、鼻を掩うて走り額を皺めて避く。此に於て初めて人狗蛇の三屍なることを了知す。臭爛穢惡、氣索き魂蕩して憤悶憂惱す。學人も亦此の如し。初め宗師に説破せられ、授與せられ、許可せられ、印定せらるゝ時、自ら謂らく、「志願成辨し大事了畢して、佛祖と雖も羨むに足らず」と。如何せん日往き月深うして、見處偏枯動靜矛盾して、暗頭は明となるに似たりと雖も、明頭、半點の力を得ず。鐵枷金鎖狐窠鬼窟、正眼に看來れば、滿地一場の愁にして、祖師門下の事は、驢年にも曾て夢にも見んや。覺えず彼の焦芽敗種の一部屬と爲んや。是れ寔に死狗の華鬘に非ずして何ぞ哉。走つて一四天下を遶ると雖も、徒に臭穢を増長する而已。何の時か脱下し去らん。之を爲さんこと如何。若し人從上の諸老新證の田地に到らんと欲せば、豈に其れ難からん哉。先づ須らく狗子佛性の話に參すべし。歲月を重ねて梁跟せずんば、必ず得力の處あらん。捨て了つて箇の難透の話を見よ、必定、古人受用の處、悟解了知の間に在らざることを見得せん。息耕老師初め

① 華鬘。天人の頭上に頂ける華美なる髮飾、また金屬にて作れる扁平なる輪に蓮華等の造花を綴りて、垂れたる佛前の飾具なり。
② 額。額を云ふなり。
③ 驢年。十二支になき年にして、蛙年、蛇年と云ふに同じく何時迄立つても來ぬ年故、俗に云ふ太陽が西から出た時といふに同じ。
④ 狗子佛性。趙州、狗子に就いて佛性の有無を裁判せし有名な公案なり、無門關第一則にあり。

古帆未掛の話を了悟す、以て足れりと爲す、壽塔の話を看ること四年、初めて大器を成就す。大地も載せ起さざる底の見地に留住せば、茫々たる死水裏、鴉も亦顧みざる底の一塊の臭爛屍。誰か請じて十利の大宗匠と爲ん哉。茲に最後向上の秘訣あり、從上錯つて會する底甚だ多く、胡亂にし去る底少からず。宗峰妙超大師云く、「朝に眉を結び、夕に眉を交ふ、我れ何似生。此の語極めて難信難解なり。大定聖應國師云く、「柏樹子の話に賊の機あり。此の語極めて難透難入なり。貴ぶ可し。兩尊慈、此の換骨の秘要を留めて以て有力の兒孫を待つ。寔に眞正法窟の爪牙なり。若し人、參窮して一回白汗流るれば、偏に許す息耕東海日多の孫と稱することを。若し又擬議不來ならば言ふこと莫れ、我れは是れ華塢國師の兒孫なり」と。今時諸方往々に道ふ、「言句は是れ奴子婢子の事なり、我れ彼の奴子婢子の事を要せず」と。錯錯。二大老若し其れ奴子婢子ならんか、我れ亦奴子婢子ならん而已。我れ偏が貴介公子なることを把らず、偏が奴子婢子なることを嫌はず。既に是れ二大老の兒孫、若し二大老の説話を透過せずんば、何の憑據あつてか正法海裏の片鱗と稱することを得ん。未透底の士は而が得力不得力、純一非純一を管すること莫れ。唯だ單々に話頭を擧揚して、間斷なからんことを要せよ。譬へば十圍の樹を伐るが如し、一斧斤にして倒る、所以の者に非ず、刀々怠らざる時は其の倒る、

●宗峰妙超大師。大徳寺の開山。俗性は紀氏、播磨の人なり、延元元年十二月示寂、朝廷大慈雲匡眞國師を加賜す。
●柏樹子。趙州柏樹子の公案なり、僧問ふ、如何なるは是れ祖師西來の意、州曰く、庭前の柏樹子と。
●兩尊慈。兩尊宿に同じ。

ことを欲せざるも、俄然として倒る。其の倒る、時に當つて、其の近遠の子弟を備ふて、力を勤めて之を拒がんと欲すと雖も立つ可からず。六尺の身を棄つるが如し、一不善にして亡ぶる所以の者に非ず、行々休せざる時は其の亡ぶることを好まざれども、卒爾として亡ぶ。其の亡ぶる時に當つて、上下の神祇に禱つて涙を含んで救ふと雖も、及ぶ可からず。一則の話を窮むるが如し、一舉起にして了する所以の者に非ず。參々廢せざる時は、則ち了することを要せざれども、忽爾として了す。其の了する時に當つて、十方の波旬に命じて障礙せしめんと雖も、窺ふこと能はず、豈に快ならざらんや。若し彼の樵者の如き、纔かに一二刀を下して、其の倒れざることを憂へて張三に問ひ、纔かに三四刀を下して、倒れざることを憂へて李四に尋ぬれば、何の日か彼の木の倒る、ことを見んや。學道も亦異ならざらんか。吾れ今己見を誇り人我を逞しうするに非ず。三十年前正受老人、嗟悼し慨念する所の件々なり。此の事を開示する毎に、老淚數行、衣襟を滴して、吾れ今、其の附託の丁寧を追憶するにあらずといふことなし。身の置く所なきが如し。心肝を傾け盡して諸君に告報する者は、願はくは努力再び祖庭孤危の眞風を挽回し、永く禪門最上の宗趣を隆興せんことを。老來を待つて予が滿地一場の愁を説くに慣る、こと莫れ。久立大衆伏して惟れば珍重。

●孟正。孟春正月のことを云ふ、孟は始め、又は大なり。下流は下旬を云ふ。

元文第五庚申歲 孟正下浣

息耕錄評唱剩語

息耕錄第一報恩光孝禪寺語錄冬至小參に云く、「擧す。五祖演和尚、衆に示して云く、『但只た菓子を喫せよ、誰ぞ樹の曲条を管せん。』師云く、『者の無厭生の老翁、與麼に來處を知らざることを得たり。報恩は菓子の高賤、價數の高低、也た諸人一々知得せんことを要す』と。鶴林曰く、『兩箇の惡情恠、一箇は碧瞳胡、板齒を闕くことを知つて、黃面老母胎に臨むことを會せず。一箇は巖頭笑底に似て、玄沙の道ふ底に如かず、點檢し看來れば共に是れ。膳俎を大夫に致さす』と。息耕錄第二寶林錄中に曰く、『首山省念禪師綱宗の偈に云く、『咄哉巧女兒、梭を擲つて織ることを解せず。看よ佗の鬪鷄の人、水牛も也た識らず。咄哉拙郎君、巧妙人の識る無し。風林關を打破して、靴を着けて水上に立つ。』今時、諸方異解紛々たり。或は五位を執つて配合し、寶主を引いて粘着す。一箇も把るに足らず、大いに後人の智眼を瞎却す。中に就いて龍抄と稱する者あり、恣に自家の盲解を運出して、之を書し之を梓にす、甚だ人の悟門を妨

①玄沙云々。達摩東土に來らず、二祖西天に往かず、又盡十方世界是れ一類の明珠等の語、玄沙道ふとして叢林に知らる、是等を云ふ。
 ②膳俎。膳は、ひもろぎにて焼肉なり、宗廟に供する火熱せる肉なり、俎はまな板にて、庖厨の役を大夫に致さしむるにて、筋道なるを云ふなり。
 ③首山省念禪師。風穴延沼の法嗣、萊州の人なり、首山に開法して第一世と爲る、大衆常に千指に餘る、宋の淳化四年寂す。

ぐ。予、從頭一筆に勾下して、後人をして隻字も照顧せしむるを欲せず。且つ又大いに怪しむ可き者あり。汾陽の註解と稱する者數十字、句毎に之を履穿せしむる者あり。看來れば、龍抄と一狀に領過す可き者に似たり。願ふに是れ汾陽和尚未だ首山に見えざる以前に註する者か。將又後人謾に竊註して、名を汾陽に假る者か。原ぬるに夫れ汾陽善昭禪師は首山の鍾愛、石霜の特估、智鑑高明識量寬大、時に西河の獅子と稱す、豈に容易ならん哉。師若し首山の三指を握つて註せば、星夜に香を炷いて西を望んで大展九拜して以て罪を謝せん。師若し首山の兩指を握つて註せば、長沙道ふ底。息耕云く、『首山自ら謂へり、臨濟の正傳を得たり』と、却つて野干鳴を作して、天下の兒孫をして箇々挖泥帶水ならしむるを致す。予一見して覺えず寒毛卓豎す。是れ大いに子房が遙かに沛公を目送し了つて、歸り來つて竊かに棧道を燒却する者に似たり。然りと雖も、夢にも曾て首山を見ることを得んや。何が故ぞ、首山は是れ黃檗の第六世なればなり。』

息耕錄第八解夏小參に云く、『風を呼び指を嘯く、傍若無人、百數群を成して王化に屬せざる。言薦賞勞するに及んで、便ち暗中に物を取るが如し。其の間一箇半箇あり、因を知り果を識る底、額角頭に頂在して、敢て妄りに走作することあらず、驀然として蹉却す。一箇の蟻子を踏殺せば、乃ち話

④特估。又は特特と熟語す、兩字共「たのむ」と訓す、父母の異稱に云ふ。詩經に「父無し何ぞ怙まん、母無し何を恃む」とあるに本づく。
 ⑤長沙道ふ底。長沙最尊和尚あり、曰く、「學道の人眞を識らず、只だ從來識神を認むるが爲に、無始劫來生死の本、痴人喚んで本來の人となす。」

頭圓かならず、只だ西天の廣額屠兒、屠刀を放下して、我れは是れ千佛の一數なりと云ふが如し。又作廢生。出で來つて一轉語を下し得て、別飩に香を炊くことを管取せよ。「風を呼び指を嘯くの四字、諸鈔及び古今の註解紛然たりと雖も、各々諦當ならず。是の故に古來、息耕錄中最後の難處と爲す、宜なるかな。先軍碎けずんば後陣知る可し。上頭莽鹵なるが故に、下文轉た莽鹵なり。予讀んで此に至つて苦吟する者一夜、爆然として見徹す。恰も竹を劈くこと三節、節々及を待つが如し。下面數行の難處、煥乎として掌上を見るに似たり。歡喜に堪へず、書して以て諸子に授く。是れ佗なし、従前の諸老、國字の板點に欺誑せられて、見得透すること能はず。謂ゆる呼風嘯指とは呼喚風詠、嘯歌指揮の義なり。言く、諸方の叢林一員の宗匠あり、法幢を建て、眞施を行するの日、百數、群を成し、萬指、頭を聚む。其の初め、保社に入る時、肅容規歩、油を撃ぐるが如く、氷を踏むに似て、眞正參禪、生死を以て念と爲し光明を以て懷と爲る者に齊し。既にして纒かに月餘に向として餘に少く、寮舎の廣陝鍋釜の大小を知るときんば、乍ち敖放瞥脫、縱横不羈、庭階を涉つて呼喚し、廟塔を遠つて風詠し、松根に傍ふて嘯歌し、廊廡に立つて指揮し、規に循はず矩を守らず、王化に屬せず、傍若無人。知

●保社。仲間、組合といふが如し、克實維那の語に、この保社に入らず」とあり、又舊唐書志の「四家を隣とし、五隣を保とし、保に長あり、以て相禁約す」と、即ち是れなり。
●擊油。涅槃經二十二に、此の譬喩委しく出でたり、即ち油鉢の油の滴るの機、身命にかけて護持することにて、俗に云ふ後生大事にすることをいふ。
●盤山。盤山寶積、南嶽下第二世の祖、馬祖道一禪師の法嗣なり。

んの他は是れ凡か是れ聖か。掣風掣顛、盤山の風標あり、普化の體裁あり、甚だ痛快なり。悲しむ所は尅期聖證、言薦賞勞の日に到つて、俄かに首を低れ肩を窄めて、平生の高笑闊論、毫釐も使ひ得ること能はず。戰戰栗々、半點の氣力なく、憧々憧々、暗中に物を取るが如し矣。於、息耕纒かに四字の葛藤を下し得て、一箇輕薄の褌子を模寫して、束ねて諸人の面前に拋出す、寔に妙ならず哉。息耕面前、偏が縱横不羈を取らず、偏が綿々密々を要せず、只だ眞正透過底の漢子を求む。是の故に、此の一段の峻處を擧す。時の人錯つて看過する底甚だ多し。既にして屠兒廣額、屠刀を放下して云く、「我れは是れ千佛の一數なり」と、又作廢生。謂ふこと莫れ、此れは是れ修證に涉らす悟明を假らず、人々本具實成久遠の道理を説き來ると。若し果して者般の見解ならば、屠兒は且く置く、刀子も亦見ること能はず。何が故ぞ、臍堂自ら千均の弩を養ふ。枉げて虞人鼻孔の長さことを恐る。

●普化。盤山和尚の法嗣、常に一譯を振りて曰く、「明頭來也明頭打す、暗頭來也暗頭打す」と。
●力云々。楚の項羽の詩に、「力山を抜き、氣世を蓋ふ、時、利あらず、驪逝かず、驪の逝かざるは奈何すべき、虞や虞や汝を奈何せん」と、項羽は天下の英雄、漢の高祖と戦ひ、百戦九十九勝、夫れ最後の一戦に於いて、一敗地に塗みれ、名馬驪も行かずして、遂に九十九勝も空しくして自刃す、修行は百尺竿頭進一步の所、須らく一隻眼を看するを要す。

息耕錄第六黃葉唾酒糟の漢。鶴林云く、「黃葉大師、五羊の皮を綴つて以て千狐の腋を擬す。者般の僧、信越が才有りと雖も、如何せん兩處に功を見ざることを。何を將つてか驗と爲ん。力、山を抜き

氣、世を蓋ふ。駢行かす駢行かす。虞子々々備を如何せん。」

息耕錄續龍抄第八。師、靈隱の鷲峰塔に在つて、世諦を杜絶して、衲子請益すれば、遂に三問を立て、各々着語せしむ。

一には己眼未だ明かならざる底、甚に依つてか虚空を將つて布袴と作して着く。

二には地を割して牢と爲す底、甚に因つてか者箇を透り過ぎざる。

三には海に入つて沙を算ふる底、甚に因つてか針鋒頭上に足を翹つ。

鶴林曰く、「息耕老師末後、三行の毒涎を吐出して、以て命を負ふ底の兒孫を待つ。恰も武侯が預め八陣を敷いて以て巴蜀を護るに似たり。」謂つ可し親切なりと。右問の三章、章毎に二句。予、彼の録中を一見するに、各章の左邊に於て、下語に類する者三十字、朱字以て之を書して、後生に附する者在り。或は曰く、「是れ近世、何某の宗匠講録の次で、註解する所の者なり。江湖瞻撥の龍象、記寫して以て之を秘重す」と。予、此に於て覺えず大息して曰く、「嗟、已んぬるかな、息耕東海日多の兒孫、既に今、土を拂つて滅絶す。譬へば龍泉大阿の如き冷燭、膽を照し祥光斗を

①武侯。諸葛武侯、即ち孔明亮なり。蜀の後主を助け、涙を振つて出師の表を呈し、消長の理を解き、丹心の忠誠を披瀝す、八陣は世に謂ふ羽扇鶴翼の陣法を云ふ。

②龍泉大阿。支那名劍の名なり、故事は晉書列傳にあり、大意に曰く、「初め吳の未だ滅びざる時、此の氣ありて斗牛の間を射る、雷煥之れを相し、銘劍の氣なりと、便ち煥豐城の令となり、其の賦の基を掘り、石函を得たり、果して中に雙劍を得たり、一を龍泉と名づけ、他を大阿と稱せり」と。禪書殺活の機用を説くの論として用ふ。

③斗。北斗星なり。

射て、群妖悲しみ走り、閑鬼驚き酒むも、乍ち野人奴隸の手に落つるときは、柴を刈り箴を劈いて霜刃折れ砕け、終に菜刀にだも及ばず。是れ寔に世に劍を知る人無きの謂乎。者箇三箇の間頭、其の峻しきこと九虎の關に過ぎたり。若し恁麼にして透過し、分ありと爲ば、跋鼈、禹門を望む者なり。恐らくは關吏の腹を抱へて大笑する有らんか。我れ今、諸方を輕忽するに非ず、只だ恨む此の文の喪盡せんことを。參玄の上士、請ふ焉を願へ。」

國譯白隱禪師息耕錄開筵普說 終

息耕錄開筵普說印施解

寬保第三癸亥臘八之齋後，有客告軾曰：鶴林近有普說印施，諸方往往以師爲釣利名者，誘煽妬火，將矣師，果而然乎？將又別有端由乎？查作說救此塞焉。軾曰：嗟有其事，遭世罔極，師獨離此咎矣。師若有者，般醜態，豈其住庵八十箇，燕領虎頭，仰望遺世者哉？孰爲敬事執饑寒矣，是從頭軾所識破者也。居吾語爾。師元文第五庚申之春，依江湖諄請，擊節息耕，擊壤古曲者一場。其前年己未冬十月，少林忌齋後，四顧住庵數十肩，破袈裟，勦力定籌，預營辨一會備，老屋傾側者扶起，古井填渴者鑿開，戶牖敗落者釘釘着，梁棟朽頹者懸掛着，澤微沙嵩諸子，振精神困苦，休走遐方，化菽麥，忠廻近里，乞菜蔬，其餘更憩而互相輔翼，晝間夜陰，作務紛絮，師且避之，携純與航，走遁白水，淹留者旬餘，次轉藤鼻，入石氏之隱處，留滯既向月餘，其中間趣請接客之外，喚枕甘睡，鼻雷囂囂，屋壁振搖，梁塵飛廻，恰如巴蛇飽肉，偃臥時，來客皆驚異矣。純航二子患之，哀求曰：忠兄有附託，大師願爲策進後學，唱普說一編，書而歸示同火，以慰此間勞倦，師微笑頷之，雖頷不果，二子更懇求，而如赤子責於此師，恬如而收目唱者，或五行或十行，隨唱航筆記之，純訂正之，師任心所浮唱之，不顧次序，航又隨唱書而不倦，師資共忘，合穀卷到石氏隱處，終得五十來紙，居士曰：我聞萬菴法語，妙喜長書，佛眼普說，爲天下三絕，不知從上諸老，有添枝牽蔓，如此叨叨繩繩底麼，萬庵法語乎，妙喜長書乎，相俱拍手大笑而已。

既而仲冬書雲前一日師即歸院開茶筵慰勞諸子羅圍茶話怡悅純航二子並坐燈下讀之諸子信受勸誦忘蹈舞者累日海會正向散筵頃聞衆羅拜請梓之師急呼丙丁童諸子恐畏卷而懷矣向後每得間暇從臾者若干次師總不顧者蓋三年于茲矣今歲寬保癸亥秋忠諱二上座入室曰如普說者梓之則師有二患矣不梓之則道有一害蓋試論之夫抱道士者愛道所存而不見有文字文字人者點檢文字刁刀總不知道所存必惹魚魯譏是向所謂所以爲師患一也吾聞樹秀于林則風必擊之行高于人衆必憎之今若梓之師其抽一頭地於衆者也衆必接背切齒妬害之是向所謂所以爲師患二也若夫不梓之則後生晚輩爭傳寫之制不休各誣筆墨遂棄廢道業是向所謂所以道有害一也上頭二者師且忍受則是可也後頭一者疲役多少後昆戕賊許多道情必惹譏於識者自初不說止矣我輩爲師大所嘆惜之大故也譬如輓推於車刻之功還孰若妙喜一炬焉師曰予亦知之雖然睡後暫時破體語有諸記失有焉馬謖必見笑於大方是亦所予不忍也待佗日歷博達高明師電眸一瞬而後塞諸君需矣於此諸子大得力東胡再筆記之澄譯竊訂正之挾忠庵主訪遠野氏行袖野氏隨喜而激之遂去扣澗東桂林丈室展拜悉演所求丈室固辭讓不可三止四請果而得序辭與正鑿恰似雙驪珠於領下又走逝京師中路而奇遇隣驛書肆紀藤子精告終始藤大隨喜而拋資財扶之不日板印成忠即放羽翰東告我同火諸子各焚香杳望濃東合掌嗚呼忠微藤廻京師縱百千匝不能成此光義藤微忠徒逐聲色尋花柳不能結此正因忠藤兩箇縱有多少丹悃不歷明師高鑑不能懷此編走京師寔四美並者歟師遙聞知此事驚怖者累日欲遣

使去制之我輩相議云京洛數日程況長安十萬家風煙指何處爲忠所在制之哉於師命令似初不聞者師慨然而歎曰悔昔日客中錯且止航啼今其爲咬臍嗟知我罪我者其唯普說乎是軾在師傍所聞見大略也客曰此編未成譏刺將競起吾子盍記其始末以救之軾曰不願軀命實護師者是侍者任也我豈辭之哉終記之記以備解嘲云爾

寬保第三曆癸亥抄冬

佛成道齋後 侍者 玄軾炷拜記焉

侍者大庾謹書

白隱禪師息耕錄開筵普說序

夫普說也者，根據乎大覺世尊在華嚴會上日，而肇始於真淨祖師居洞山歸宗時也。爾來宋元明清暨本邦禪林，往往而在焉。大意廣說古人直截為人處，而切要俾學者痛自省發爾，是以息耕老子告香普說，深有所警。學者不可不知焉。茲有駿陽松蔭白隱老禪師，早參正受老人，徧探引隨，多歲行腳，到處叢林無如他何矣。後來一夜不合，徹見正受老人直截為人用處，而接人常用，向上鉗鎚也。是故胡掛亂撞，而輕受諸方許可者，每每望崖而退矣。先是元文庚申春夏之交，迫于輿請，評唱息耕十會語要，四遠羈侶爭先至者，不知其幾枚也。丁乎開筵日也，提誨學者，有普說一篇，頃禪師輪下禪客，遠持斯卷來曰：吾曹二三子，將命劖闕氏，布于京師也。然而師不會許而言，這般陳爛葛藤，盍早投一炬乎。二三子曰：吁，否，如斯篇也，師直截為人，激勵呵罵，不假文華，而力根實，則知皆是師之苦心熱腸也。請為吾曹參禪警語，以公同好者，則報恩足矣。縱世雖十百其喙，何憊之有哉。師不獲已而應焉。今請校閱而加之一語云：予確辭曰：禪師掣電之機，奔雷之舌，大發古今未發口，而普說佛祖不說法，雖片言隻字，斯成超越祖談也。豈世之絺句繪章，抽黃對白之比哉。通篇一任其本色，而可也。何況加之抽語，予恐埋沒光彩去。客曰：高論難容議，只書其論於簡首，諄諄請意自再至三也。於是乎，予肅然應之曰：然者請各先參意而後參句也。查參夜參，由是參焉而弗懈，疾視竟於羹牆也。必矣。當其

時也，果知意句俱不相干，則一任糊窓縵缶也。且謂普說也者，不說也。一句子，千佛萬祖說不說，千人萬人會不會，若有箇漢，向未繙斯卷以前，會取不會底，則不辜負禪師不說說微因之恩也乎哉。否之則劍去久矣。

昔寬保癸亥八月二十九日

濃東桂林嗣祖沙門禪祚天啓焚香拜書

白隱禪師息耕錄開筵普說

侍者 東胡錄
參學 原譯校

昔佛果和尚南宋建炎初住澧州夾山靈泉禪院時把明覺大師百則葛藤評唱者數次佛鑑責以書其苦諫辛爭實過骨肉佛果頷而休寔可貴矣山野今復舐息耕十刹狐涎張厚面皮設高廣座公然而乘塵拂輕忽滿堂諸老者何哉予享保初被業風吹住此破院單丁者二十年其中間江西雲衲湖南海衆子經于錄請評唱覓講議或裁數百衆名簿或綴數十行請疏妨子瞠眠者大凡向三十度其中間有志氣憤然者訟西東諸老報近遠檀信欲強力折之欲隨命塞雷常住枯白庫間艱酸東極與羽西際肥築誰則不知復恐近世道微法衰不羈晚進無賴後生其始到時閑雅態度寔可愛善順志氣寔可貴將謂念生死求透過底真正衲子也既而未經一月泥視龜鏡塊看鴻規引伴結黨橫放縱逸涉庭階喚呼立廊廡諷詠宗師不能伏者舊制不得或截斬井索推落鐘鼓窺虎關出穿狗竇入環列堂前野舞村歌蟻聚山後雷同浪拍栽菜刀於暗路積水瓶於步廊鋸廁上之板令人陷墜屎坑酒竈下之柴令人困苦晨爨逞醜態於茶店盡鄙陋於酒肆在叢社中精鍊刻苦者雖千百人九旬不越門閭故人無見其光儀趨街市外縱逸醜惡者雖兩三輩多日在露地故誰不知其黑業噫恁龜放者七八箇

而蒙瑕玷者幾萬箇哉。玉石共燒，金鐵皆爛於此善信男女。賤沙門如泥猪，蔑僧儀如癩狗。罹行人詞鋒，銘處士口碑。悲哉佛道，嚴威乍落。法門德輝，俄滅八千夜。又拂汝迹，多少諸天。削汝籍，將謂行無遮。法施隆興，古佛遺教。誰知聚不祥，凶徒傷害。乃祖古風，定可悲矣。千態萬狀，如在亂軍場。似見群鹿野，飛廉爲之膽冷。惡來爲之牙戰，七擒慢入狂亂。輕蔑先輩，凌奪後昆。蹈倒法幢，分離清衆。而後如飽足者，是名剃頭闍提。是稱方袍外道，謂肉身魔羅乎。爲地行波旬乎。縱汝死得，墮叫喚衆。合黑繩無間中，受盡無量苦楚。終無所容懺悔。汝師長父母，與許多鞋錢。放汝行腳，若見汝今醜態，將喜乎將悲乎。屬者予同火兄弟七八輩，爲成辦法會。拽石搬土，水薪菜蔬，經盡饑寒。喫盡艱險，拂霧出戴星入寮舍。井竈浴室東司，幾千辛歎。幾萬苦歎。見者肌汗，聞者淚浮。願夫何處叢林，無此勞倦。豈其容易哉。而汝輩不沾手腳入來，打多少狼藉。是什麼心行。龍天悲哭，地祇嗔恨。古來見者般流類，無一箇全終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三叉路口，豈其遠哉。寔可恐矣。我平生憎此等輩，欲捉得必裂袞者般惡賊。縱日打殺七八箇，有何過。是只爲祖庭荒蕪，法苑凋枯。我祖宗門下，有可透過重關，有可超出棘林。夢曾不知也。諸方高德諸老，罷參宗師，領數百衆。不屑晦跡，自臘扇去。自菟狗去，縱有真正辨道衲子，極百端懇禱哀求，不容甘枯淡忘。饑寒徒爾而過一生了。衰朽丘壑，寔宜也。盡害法幢，戕賊真風者。此等部類也。予亦惡之，不願久矣。頃遇方碩德，近隣諸老，同志定壽。辱見責予緩怠。於此四垂龍象，大得力蜂起蟻攻。或有如赤子求母者，或有似黑吏劫民者。辭之無策，拒之失力。舉措無決，進退維谷。熟願予平生，無可惜聲名。無可貴操履。詩亦不知，禪亦不會。百懶千懶，放蕩蕪苴。恣

瞋眠，起來亦春睡。一箇無似宗師態，一滴無擬後昆範。雖予亦知之，常甚憎之。無手腳可著，這般醜惡破暗禿。見今時魔黨障碍七支八難，破夏分散了。傭人掃除其迹了，關罷講齋，依舊瞋眠而已。有何所患。若復依舊參諸君輔翼，全一夏惟可也。是又不足強爲喜，評唱亦非吾願。高牀亦非吾願，所欲諸方碩德，同參諸老，不被卑棄。予放懶得兩箇三箇，見影向相俱拾薪煎茶。偷閒靜打舊話。一月二月共樂枯淡而已。且又對江湖參玄衲子，有可告報事一兩件。吾始瞻撥時，見魍魎引見魍魎，導入飯顆山頭。檣澤深林，見一箇破庵主，號道正受老人。老人諱祖端，祖大圓。父無難，真正惡毒瞎老漢也。平生垂語云：我此禪宗，南宋末衰廢。傳到大明，拂底滅絕。餘毒殘，雖在日域。纔如日裏見斗，汝輩臭瞎禿破凡夫，夢曾知之哉。又云：汝等相似漢，似禪禪亦不會。似教教亦不果。似律律亦不成。似儒儒亦不得。總似箇什麼。衣架飯囊。又云：茲有一箇重關關吏列坐，各試其所能。而後令其透過。有稱輪扁者，斲輪推出即去。有稱畫工者，拂戲畫一紙，推出即去。妓兒高歌一聲去。淨家高聲念佛去。特稱禪徒者，被問作麼生。是諸佛頂上禪。目瞪口呆，茫然柴立。只見兩腋汗。於是爲胡亂賊奴，終爲關外窮鬼。寔可悲矣。又云：汝輩佗時爲一員長老，赴請於檀家。領衆隨徒，重幾枚團蒲。列幾種珍膳。公公然而坐，抗抗乎而食了。高談朗笑，有一箇把衲僧皺眉底話，頭輕輕拶著時，如何祇對去。恐胸膈肌汗，見滿地一場愁。然則在禪門，不參禪苦學，非種耻辱於暗地裏者哉。何時逢此患難，未可知。寔可恐矣。又云：近世衲子，把狗子佛性話，實參純工者。一箇半箇無不得透過。纔少透過，則爲自得爲自悟。高談大口，是只生死大兆。而栽培已見，增長我見。如何祖庭猶隔天涯。欲到真正安樂田地，轉轉轉舉。

轉了轉參，果見祖師最後因緣，如見掌上，何故燈下不剪爪，又信陽有富家，累代富歷，國司鐘鳴鼎食，時時見貴賓高客來往而已，常寥寥而不知，胡爲家業，近日添奴增婢，水磨列鳴，穀車轟過，其繁與十倍前日，聞日釀酒萬斛，有一老人曰：已哉，富家其不久乎，是不祥兆也，內衰則外必張，穀肆亦設乎，藥店亦開乎，不久而其賣乎，師聞慘然云：噫，有其事乎，宋明末，祖宗衰禪徒成衆態，今其似何歟，言畢淚痕落，平生怒罵呵咄，其餘所嗟悼慨念數段，因緣憶持記持者，大畧記之，乾峯和尚示衆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汝等諸人還委悉麼，時雲門出衆曰：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峯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峯曰：汝是甚麼心行，門云：和尚亦要委悉，峯曰：汝恁麼而可始得穩坐地，若人欲見息耕錄，先須參此話，二大老說話見徹分曉，許汝親見息耕老人，許汝稱參立禪子，若不然，縱汝詣得五派七流秘訣，透過千七百箇玄旨，閑妄想死學解，堪爲何用，況取諸方死郎當老漢之妄談臆解，而抄錄記寫，及塗糊彼錄中，逞口辯恣胸臆哉，近歲大明崇禎間，有鼓山元賢永覺大師杜撰判斷，但非透過乾峯，卻屈辱雲門，諸方講錄阿師，捏合息耕頌中，以爲畫書，以授諸子，江湖瞎眼諸子，是不知埋沒己靈泥土，傷害慧命，戈戟爭傳寫藏秘，不使人見，或記寫此於小箋，粘著彼錄中，以爲情解助，寔可笑，予偶得彼小箋，一見禪餘內集第四臘八普說云：乾峯云：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更須知有向上一竅，老僧今日不惜眉毛，爲諸人註破，凡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一切萬象，窒礙眼光，皆爲法身之障，是謂一種病，或見諸法空，隱隱地見有法身理，是謂法執不忘，亦是一種病，或雖透得法身，簡點將來，或覺無可依靠處，或覺無可主張處，或覺無可指示處，亦是法執不忘，是謂最後一

種病，前一種病是一種光，不透脫，後二種病亦是一種光，不透脫，學者若能透向上一竅，則三種病二種光，不消一捏而破，始謂之參學事畢也，鶴林云：嗟呼，是何閑學解哉，是何妄分別哉，讀到此，不覺掩卷驚疑，閉眼悲恐，恁麼瞎註脚，爲詳解得諦當，雲門大師曰：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外事，是又說甚麼道理，如何註解去，莫謂乾峰底透過著，雲門底會不得，二大老說話，一雙倚天長劍，如惡虎牙，如鳩鳥尾，如象王鼻，如獅子乳，如塗毒鼓，如大火聚，纔擬議，則觸體逼野，是名法窟爪牙，是道奪命神符，須知萬古叢林榜樣也，吾聞永覺大師者，壽昌無明和尚的嗣，洞上英豪而大中興，新豐宗旨，專扶起曹溪真風，今人聞其名，則正襟改容，寔一代龍門也，何圖其說話如是醜陋，如是龜野焉，若內集果而出，永覺手，永覺得處可怪矣，顧夫杜撰禪和，亂自鈔錄胸臆，凡解借名於永覺，欲取信於後昆，竊添入彼錄中者乎，嗟其以者般情識妄解，爲參學事了畢者，夢曾見乾峰老人及雲門大師哉，恁麼而稱善知識可乎，莫謂不消一捏，千捏萬捏，千百億捏，亦空勞力而已，悲哉，把祖師血滴滴示衆，令不及教家初心談論，寔可悲也，古不落兩字五百生，墮在野狐窟裡，若以一句子話，錯註解了，瞎卻參立禪子眼目，罪過勝出十方諸佛身血，吾今非逞人我恣胸臆，所恨多少情識邪解，展轉流行，妨礙他後昆悟門，染汚古人真正宗旨，叢林衰弊，祖庭荒涼，一依此等邪說，是何心哉，吾聞大明國裡，禪苑敗蕪，真風滅絕，信哉，吾日域宗門頹朽，既亦至此極，寔可恐矣，謹白參立上士，乾峯示衆，大難大難，不生容易見，不砥如上狐涎，但單單參究，一旦不合咬著，通身白汗流，爆然見乾峰說得徹，困覺雲門和得高古，了息耕頌得諦當，知永覺解得妄誕，願鶴林判得親切，豈不快哉，古人云：舊參宿

將發足超方，爲打頭不遇，惡辣手段底宗匠，坐在見地，縱雖甘心枯志忘形，鑽之仰之，淘之汰之，但裝重己見而已，不能脫去鴿臭布衫，一旦時緣成稔，出來爲人，取與之間，應機未妙，蓋從殊勝境界中得，被人蓋覆將來，便乃辨佗不出，此語爲此等人設乎？今時諸方被一片湛寂死水裡浸殺，卽言莫看話頭，話頭是埋沒自性泥土，莫顧文字，文字是縛殺己靈葛藤也，怪哉！汝所謂自性胡爲物哉？既是被縛殺，將是類狐兔者歟？怪哉！汝所謂己靈胡爲物哉？既是被埋沒，將是似芋栗者歟？不知誰家滯貨，何處舊肆上，求得者般奇怪物來哉？願是將爲長沙所謂認得識神底窮鬼子乎？將應庵所謂爲深山古廟裏無轉知大王乎？有佗日不顧危亡底衲子，把一句子話頭拋向面前云：是甚麼道理？此時汝作泥土得麼？作葛藤得麼？只恐瞋亦不瞋，果泣亦不泣，果矣！今時有一般世智辯聰種族，教其部屬曰：從上佛祖大恐言句何哉？浸殺汝惠命底瀾漫雜毒海岸也，彼參決話頭，究明宗旨，五葉分離後，七花開敷頃，權施設底門庭說話也，實非佛祖堂與玄蹟矣，於此頑陋無智無賴禿奴族，大開嘉運，奴郎不辨，玉石不分，碌碌而聚頭，堆堆而列眠，以爲高蹈風標，而睨視佛祖，并吞諸方也，鸞鳳飢彷徨，鴟鴞飽腹腰焉，倘若無見性眼，點滴亦不消，盡是地獄衆生，所以道爲僧不通理，反身還信施，汝不知五千四十八卷一字字，雜毒海岸，四七二三賢聖，一箇箇雜毒全身也，其毒浪浸天，雖日月亦吞輝，星宿亦失光，昭昭目前，而汝輩不了知覺得，如鴟鴞畫出瞋目不見大山，大山豈惡鴟鴞隱身者哉？罪在鴟鴞而已，汝縱掩耳鎖眼，避此毒烟，行雲流水，墜葉飛花，如何得迴避，縱汝備彼捷疾夜叉，恣喫飯與錢，跨彼背後，遠盡天下兩三區，寸土無藏身處矣，所願者，有一箇半箇宿挾靈骨底癡

鈍漢子，憤然歸來，向彼毒烟裡，放身投入，乍大死一回焉，一回起來，擔過量大杓頭，遠四天下，見真正衲子時，張臂唾手，展大杓頭，酌將毒烟來，蘸頭卽洒，酒使伊放身捨命，則豈不痛快哉？有一般平生垂語曰：諸子莫錯向外馳求，但一向無念無作法，不修不證去，無念無作頓證之直，不修不證實相之真理，是故十力調御，稱之爲無上正等正覺矣，於是徒侶盡妨，意除情念，誓欲成無作，殊不知此是造作，若人無見性，探經卷，訪師友，作種種行業，總是妄情所爲，生死大兆也，終日學無作，而終日打造作，終日求無爲，而終日打有爲，若又一回見性去，終日行有爲，卽是無爲，終日打造作，直是無作，如蛇牛喫一器水，乳毒遙殊，是故血脈論曰：若不見性，一切時中擬作無作想，是大罪人，是大癡人，落無記空中，昏昏如醉人，不辨好惡，若擬修無作法，先須見性息緣慮，若不見性，欲成無爲，無有是處，東林常總昭覺禪師嗣黃龍，尋常垂語曰：晦堂真淨同門諸老，祇參得先師禪，不得先師道，大慧曰：蓋昭覺以平常無事，不立知見解會爲道，更不求妙悟，卻將諸佛諸祖德山臨濟曹洞雲門，真實頓悟見性法門，爲建立楞嚴經中所說，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真心中所現物，爲隔上語，亦是建立以古人談玄說妙爲禪經，謂先聖，雙瞽後昆，眼裡無筋，皮下無血之流，隨例顛倒恬然不覺，真可憐憫，圓覺經曰：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長我見，又云：末世衆生，雖求善友，遇邪見者，未得正悟，是則名爲外道，種性邪師，過謬非衆生，咎豈虛語哉？所以真淨和尚小參云：今時有一般漢，執箇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地，地是山，山是水，水是僧，僧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並是依草附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忽若問佗，我手何似佛手，便道是和尙手，我腳何似

驢腳便道是和尙脚，人人有箇生緣，那箇是上座生緣，便道某是某州人事，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凡百施爲，祇要平生一路子，以爲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落坑塹，長時一似生盲底人行路，一條杖子，寸步拋不得，緊把著憑將去，以上真淨和尙之語，晦堂和尙謂學者曰，備去廬山無事，甲裏坐地去，而今子孫如死灰，良可歎也，南堂靜禪師曰，見性須如見掌上，了了分明，一一田地穩密，勸備參玄上士，大丈夫兒要猛著精彩，一回見性，穩得見性分明，捨去參決箇難透話頭，必定了知涅槃經所謂諸佛世尊眼見佛性，如觀掌上阿摩勒果，刺徹見祖師最後因緣，於此初挾法窟爪牙，懸奪命神符，入佛界遊魔界，拔釘奪楔，敷大慈雲，行大法施，大利濟，方來衲子，依舊眼橫鼻直，無事高閑底一老僧，是爲真正佛祖兒孫報恩底人，許備逢茶喫茶，逢飯喫飯，恬如過日，無事亦得，有事亦得，佛祖亦拱手不得，萬兩黃金亦消得，若効今時，認得八識無智暗窟，自爲得自謂悟，而亂受佗人禮拜供養，是爲未證，謂證未得，謂得，增上慢人，可惡，施主一粒米，粒粒鐵丸，熱沙，施主一滴水，滴滴洋銅，沸屎，施者一縷袍，縷縷鐵網，熱鎖，嗟爲求出離，剃髮染衣，錯被邪師惑亂，一生錯爲胡亂道人，合眼卽是黃泉人，不懲生生春磨苦患，再歸三塗舊里，掛袈裟深沈泥梨底，見永劫苦輪，最可惡邪師誑惑也，古有七賢女遊尸陀林，一女指屍謂諸姊曰，屍在這裡，人向甚處去，中有一姊云，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云，唯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汝看今時之回避是，則古之諦觀非也，古之諦觀非，則帝釋豈有此言哉，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無根樹子一株，二無陰陽地一片，三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云，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

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物，爭解濟人，帝釋遂同往白佛，君不見賢女曰，汝若無此物，如何得濟人，今時者爲難毒恐怖，非天冠地履杳殊者哉，汝等瞻接喫霜辛，參玄苦雪苦，非欲佗後大利濟人者哉，將其無此物，則有少所欠少歟，佛言，僑尸迦，我諸弟子阿羅漢，悉皆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佛何不恐怖，卻有此言也，其將爲未知難毒歟，熟量佛心，非欲使帝釋了知此義，頓越四果三賢漸次，到大菩薩衆階位者哉，佛言，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法，附屬摩訶大迦葉，此語亦大錯會者多，我昔日見正受老人，逼拶雖答得喫痛棒，實未徹頭，如在船上見遠樹矣，山野初十五歲而出家，十六歲時自嗟悼，雖隨師染衣剃髮，未見涓埃佛法靈驗，我聞法華諸佛本志，而一代經王，於是把而看讀一返，一返了掩卷大息曰，此經大半談因緣，中間雖有唯有一乘諸法寂滅等語，是彼臨濟所謂濟世醫方，而表顯說也，寔不足把，既而大失力久矣，後來住院，正比及不惑，挑孤燈再讀之，讀到第三譬喻品，從上疑惑撲然解，經王之所以爲王，榮乎滿目前，淚痕連飛如豆，囊穿漏，不覺放聲涕泣，初知從前所悟得證得多少，因緣大錯了矣，於是初徹見正受老人平生受用，及了知大覺世尊舌根欠兩莖筋，和臨濟好與三十棒，昔阿難問迦葉尊者，世尊傳金襴衣外，更傳何法，迦葉曰，阿難倒卻門前刹竿，着此語極難透難解，恰如怒雷劈石壁，三賢魂蕩四果眼眩，而今時無眼禿奴輩，公然注解云，刹竿中間底物也，中間掃盡則大事成辦，是名情識凡解，恰似替者調五彩，初祖大師言外息，諸緣，內心無喘，是語亦往往隨情注解，第六代祖師末後門人，問云，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可恐萬里無底黑火坑，鬼神亦不能全性命，徧界一隻青蓮目，切忌撒鷲沙，

而今時多少伶俐癡人，抗抗而註解曰：根者是新州底，無口者無來無去，無內無外，底本分開田地，咄咄註脚死邪解，每聞見胸間常生嘔吐氣，又問何人得師法，祖云：大庾嶺頭以網取之，鳩羽狼膽，貓頭狐涎，一釜鍊來，拋向面前，如何得下，荷莫言，祖師無些毒氣，就中有大可笑者。聞南嶽大師云：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惡毒言句，則縱情解云：車是形骸底，牛是中間底，噫是實解得好，聞言馬師曰：面佛月面佛，即言此是衆病不到底，自家一團靈光，怪哉！今時胡爲如是，俊利取和飯裡，曝林下千日，鴉亦不顧底，凡解也。昔有甘蔗氏之子，後道金仙氏，初入雪山深處，隱密抱無絃古瑟，白盲撫彈者，大凡六白強，一朝見惡星之照柱，乍魂飛魄散，絃絕琴碎，少焉天環吐奇聲，地軸發妙音，於茲纔按一指，則響兼衆妙，音度四生，初在鹿苑，撫四柱古絃，吐十二雅韻，中在鷲嶺，發一乘圓音，後入鶴林，有遺教哀韻，其樂府大凡得五千四十軸，有纔動絃，乍分曲者，謂之大龜氏，龜紋一爆，續四七大絃，末後見碧目紫髯樂神，偉哉！獅筋一掃，六音吞響，鸞膠八轉，神絃密續，其先香至人，而元王家子也，來依熊耳林，鬱好吹無孔鐵笛，不能絕人腸胃，卻分自家髓皮，七步而錯放出一頭瞎死駒，腕促蹄高，三百六十骨節毒乳漲飛，八萬四千毛竅血汗爭湧，踏碎大千，嘶裂長空，百億須彌走倒立，六方利土碎爲磷虛，傳到南泉山下，天鼓自然鳴，長沙趙州抄指各和，甚吐秘調，向來大義渡口，老渡好敲牌鼓，單于調，大奪雅樂，象骨續餘韻，萬舞亂行，羅疎二山，古曲入神，格律高雅，首山石霜和以黃鐘大呂音，其調微而嚴，野鬼駭走，閑神通酒，最苦吹到廣南光奉院裏，毒鼓倒掛，魂飛膽裂，伏屍八十餘軀，其餘口啞耳聾者，知幾許哉！聰絃入洞山，顯抱瑟據雪竇，其音大震，鐵獅吼

西河，木人腸落，鸚狗叫子胡，泥牛汗流，有真人鄧氏子而綿州巴西人也，此道東山老人，昔在破頭山頭清苦，中來白雲堆裏隱，一朝入磨院，囊衣透破，確一匝布鼓噴吼，洋洋焉般般乎，如備雷神打毒鼓，三佛爲之失氣，一靜爲之裂膽，妙喜唱，聲滿衡陽浦，佛鑑嘯，響徹龍淵底，震林樹者，虎丘長嘯也，退行雲者，黃龍苦吟也，曇華成傑，崇岳普岩，皆擊節極衆妙者也，四明有老圃，名言息耕老夫，常扣鐵鋤歌，一日見大嶺古光照壽塔，妙旨入指端，響動二林，聲周十刹，餘音飛落扶桑，金鷄驚報，玉鶩悲咽，廻陽春於橫岳，舞白雪於紫野，瑞鹿奔閃電，鈍真珠轉寰海，昏傳到華圃，八音乍啞，如鼉鼓塗毒，聞者皆喪，於此四柱乍分，有大絃爽爽者，有小絃數數者，周宇宙徹海外，悲哉！大雅枯桑間涌，古曲啞鄭衛，震君看，從上俊傑祖師，那箇似今時哉！往往爲祖關不透，宗旨不徹，心火熠熠，到死休罷不得，如隔日瘡疾，五日坐來，棄了禮幾箇佛，五日禮來，棄了誦幾卷經，五日誦來，棄了一食卯齋，恰如重病，人臥亦不果，坐亦不果，似盲驢任足行，是只爲最初莽鹵而入處，不痛快也，有一般三五七年辨道參禪，而工夫不純，精神不一，故終不打發，雖重歲月，進無寂滅樂，退有生恐怖，於此專念稱名，切求淨利，託生參究，心乍磨，辨道心俄罷，宋明末此黨大興，多是庸才懦弱禪徒也，欲飾自點額，補自敗露，動引五祖戒公，真如詰公，斷崖義公，再生事，以參禪爲無益，殊不知戒公之輩，專稱名念佛人也，嗟！欲主張自家，一旦凡解，拾一箇兩箇志願，不厚見地，不警底，再生老秃兵，欲誘倒從上多少傳燈賢聖，刺害父子不傳秘訣，五逆亦不足比，瀾漫罪累，無所容懺悔，夫禪外無淨利，禪外無心，禪外無佛，曹溪者八十度善知識，南岳三生藏老僧，大寂滅海，大虛絕痕，有再生，有託生，有化生，有不生，天

堂地獄穢土淨土一顆和盤托出底真如意寶毫釐繫念則癡人汲夜塘若其以願生事爲佛法極則祖師只贈二三行書於漢土足而已曰專念稱名往生淨刹何用喫許多艱嶮凌十萬里波濤傳此見性法備不知乎觀無量壽經曰佛身長六十恒河沙俱低那由多由旬鬘子細諦觀看是則非直心見性無上菩提道而何慧心院僧都曰大信者見大佛參禪者則了了分明見徹這箇古佛者也此外別求佛總是邪魔種族也故經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凡一切如來有三種身法身毘盧遮那此云徧一切處報身盧舍那此云淨滿化身釋迦牟尼此云能忍寂默在衆生身中即寂智用三也寂是法身智是報身用是化身達磨大師云若衆生常修善根卽化身佛現修智慧報身佛現修無爲法身佛現飛騰十方隨宜救濟者化身佛斷惡修善雪山成道者報身佛無言無說湛然常住者法身佛若論至理一佛尚無何得有二三此言三身者但據人智有上中下下智人妄與福力妄見化身佛中智人妄斷煩惱妄見報身佛上智人妄證菩提妄見法身佛上上智人內照圓寂明心卽佛不待心而得佛此知三身與萬法總是不可取不可說經云佛不說法不度衆生不證菩提其斯之謂與黃葉大師曰法身說法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只自性虛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應現說法皆非眞法寔哉報化非眞佛又非說法者須知諸佛縱雖有無量千萬億隨類變現大小形量畢竟不出此三身中金光最勝王經云如此三身具足成阿耨菩提報化二身假名而法身是眞實常住爲前二身作根本然經中分明說佛身長六十恒河沙俱低那由多由旬試道如是廣大身量爲報身乎爲化身乎將

又謂法身乎既言報化二身應機利生不知現那處廣博世界化那箇大身衆生耶莫謂如彼淨刹衆生大身故佛亦現大身若果然彼世界大菩薩衆及四部衆等爲有幾恒河沙身量耶如彼恒河周圍四十里其沙細密而如微塵縱雖一恒河沙半恒河沙乃至方丈裏沙數鬼神亦不能數盡況六十恒河沙哉佛眼亦不能量實是不可數數不可量量此義經中難解玄旨無量壽尊黃金骨髓若強論者六十恒河沙是指色聲等六塵者也大凡世間所有一切諸法超出六塵底一箇亦無覺了彼所有六塵諸法全是無量壽佛黃金全身立地超過生死苦域立地成無上正覺當此時東方亦蓮華刹土南方亦蓮華刹土盡大千界八表四維卓錫地亦無別處是爲徧一切處毘盧大寂定軀貫通萬法銷融群有長劫不變者是也又經以大乘經讀誦人爲上品上生最上機大乘經者何哉非黃卷赤軸謂必定決定指自家本具底佛心者也而亂道參禪無益可哉雖然大慈弘誓賢聖爲攝中下機乘願輪來自修淨業使伊決定願生心三心四修動果成辨者閣不論唯在禪門懶純工疎進修而後稱參禪無益純工無驗者不可不點檢是只如及第進士射策無功卽當流落餬口於四方事鄙陋資業者折指於僻地數兩箇三箇左遷配流官人稱官途無賴仕路蹈危輕賤彼狀元甲科君子者是非不能舉鉢孟道自不饑者麼或云禪而兼淨土者虎而挾翼者也是何掠虛妄談哉嗚呼禪乎禪乎爾輩夢曾度量及哉纔撥轉則三賢四果驚落心肝賢聖失氣佛祖乞命非所以恁麼添佗假物而後爲弼者矣近世浪華岸畔一睡一千年不逢如來出世底老螺蛤睡中纔聞著此語憤然而起來吹毒瀉萬斛開口曰禪而兼淨土如貓兒失眠淨土而兼禪似牛背張帆雖暫時露

語亦是也太奇，二十年前或曰：向後經二三百歲，禪徒盡入淨家。予曰：禪家者若不參禪純工，其人必入淨家。淨家者若專念稱名得三昧，發得其人必歸禪矣。或大德曰：三四十年前有二上人，一云圓怒，一云圓愚，圓愚不知何許人，姓氏亦不詳，平生稱名專修如救頭然，一日乍三昧現前，圓解煥發，直登遠初山，見獨湛老人，湛問：爾是何處人？愚云：山城。湛問：修習何宗？愚云：淨業。湛曰：無量壽尊年多少？愚曰：與某甲同年。湛曰：即今在何處？愚即握右手少舉，湛曰：爾是真淨家人也。是即予向所謂淨家。若專唱得三昧發得，必入禪門，是其證也。所恨淨而入禪底，如日裏尋星斗，禪而歸淨底，似晴夜數星斗。近聞遠境禪林，動張碌盤，居伏鐘高聲稱名，驚四境底間，又有之。嗟！向所謂三百年後，懸識定可恐，自非江西濟北諸聖再出頭來，不能輒救。予常爲之牙戰膽震，忠勇參玄上士，伏薪嘗膽，宜自策進，法寶壇經疑問第三曰：若論相說，西方去此十萬八千里者，即身中十惡八邪，近代大明萬曆之間，有杭州雲棲株宏者，撰彌陀經疏鈔，疏中曰：壇經錯以五天竺爲極樂國土，五天震旦同是爲娑婆穢土，何須分別願東願西，極樂去此娑婆十萬億土，蓋壇經皆學人記錄，何保無訛。如壇經者，慎勿示之初機，苟投非器，便墮狂魔，可嘆惜。嗟雲棲者，胡爲者乎？偏固儒生歟，小乘教人歟，且淨家者流，不知觀經深理，不具看經眼，妄自判譏聖經者歟，將又魔羅波旬部屬現圓頂方袍容，著文字般若若衣來，欲害難遭微妙聖言者歟，大可怪。或人云：不然，熟顧宏公無見性眼，乏入理力，故進無宿昔般若正因，退有來生流轉患難，是故專念稱名，欲感得聖衆迎攝，以成佛果，偶披覽真正直指金文，大違懷素，俄失所望，是故憤然而綴彼疏鈔，以欲救鄙執者也。非儒非教，非魔羅波旬部類，只是

少解文字底無眼一僧而已。宋明末，此黨如麻，何足怪矣。若果然雲棲此舉甚非良策，幸惟有大師慈訓，盡恭敬尊信，思惟熟讀，欲入佗聖域乎？妄自恃文字小伎，欲誘倒佗高明至聖者何哉？自錯了是可也。筆之於書，教壞多少後人，悲夫！大凡以反凡意爲之聖言，以違聖言爲之凡愚，聖言若無反凡意，是凡語耳，何足貴。凡愚若無違聖言，果是聖者乎？實可敬焉。原夫曹溪大師者，傳燈過量，大導師黃梅七百衆中，更無第二人，其兒孫綿亘四海，恭布星列，如宏公故紙堆中，應覺情解一布衲，不可並轡驅，爾不識乎？曹溪古鏡中，天堂地獄，淨刹穢土，總是沙門一雙眼，輪鏡不開，吹毛不入，無去無來，無生無死，五須彌山白毫光，四大海青蓮目，七重寶樹，八功德池，煥爛于心上，的歷于目前，黑繩衆合，叫喚無間，總是無量壽尊紫磨金全身也。或喚作東方瑠璃光土，亦得，或喚道南方無垢世界，亦得，元是一箇大圓覺海，人人本具性，隨其業感，強弱福力多少，所見總不同。地獄見之爲鑊湯爐炭，餓鬼見之爲火聚膿血，修羅見之爲刀兵戈戟，凡夫見之爲娑婆穢土，專見荆棘瓦石，厭之求淨土，諸天見之爲瑠璃玻璃，二乘見之爲方便有餘土，菩薩見之爲實報莊嚴土，諸佛見之爲常寂光土，不知衲僧見之還作什麼耶？須知天上珠網，泉下鐵網，直是羅綺千重衣，淨刹美供，地獄洋銅，全是百味具足食，盡乾坤大地，更無第二月，此非庸常下劣士，所以可了知。祖師門下參玄上士，嶮崖撒手，絕後再甦，始入得此三昧，此時理與智冥，心與境泯，謂之真正古佛來迎，參玄上士往生，名之爲上品上生，最上機，宏若不一回入得者，般淨刹，縱備抹過十萬億刹土，歷盡八千度往生，總是夢中幻事，而鄆鄆枕上一炊茶，耀也而已。祖師分明道：西方隔十惡八邪，是至公至正論，而六方恒沙刹土如

來同時出頭來，一字子亦不能移易也。我且向爾說，西方去此十八里，西方去此十八肘，西方去此一寸八分，是又至公至正論也。如何著手脚，言指那處村里，擬議壁間有七尺折朱杖，妬違自家所見，捉願輪不朽導師，擬淨邦與竺土，辨別不得底癡人，可哉。是無佗，殊宏之意，竊謂如大師寔雖悟得甚好，所悲元是南方樵人，不知文字，不讀經典，頑陋無智，實無異彼牧漁奴隸輩。縱其雖牧漁奴隸輩，豈有淨刹與竺土，不辨得底耶。今雖三歲孩兒，尊信有淨邦，况難遭難遇，間出聖智大導師，可尊曹溪大師，應諸聖懸識，優鉢華真正十力聖者，乘願輪來者，而唱出從上佛祖未曾說及底秘訣，恰如神龍入阿盧大海，換轉苦鹹海水來，作清涼甘露膏雨，橫澗堅灑，無礙自在，蘇枯荒於洪旱，又似世大饒長者入大寶藏庫裡，世間希有雜寶，任手撮來，救凍餒，賑枯急，不涉意度，不容情解，與今時攀緣閑葛藤，爛咬臭糟粕，情卜意解，胡亂說出底，不可同日語矣。佛說十萬億土，祖道十萬八千里，大威神力，大智力，定龍象蹴踏，獅子哮吼，擬識野干腦裂，然宏公公然判曰：壇經錯以五天竺為極樂國土。又曰：蓋壇經皆學人記錄，何保無訛。依稀于救，彷彿于誘，肯窠曰：按地志所謂自長安西門至西天迦毘羅城東門，凡十萬八千里也。雲棲疏中曰：壇經錯以五天竺為極樂，良有據耳。是何閑妄想乎。嗟肯窠良按得好，試言大禹以來，那箇地理志說五天竺國隔十惡八邪來麼，可惜許，何廻按地志底暇日來，不謹熟讀壇經，子細觀察佛意耶。觀去觀來，忽然而撞著佛意以為據，不覺拍手大笑，大笑底是什麼，宏公無眼妄判著聖言，寔可笑矣。肯窠亦同是葛藤窠裏人，恰如矮子見戲，隨佗上下，譬如兩箇瞎波斯，拾一枚梵文具葉來，向背地裡相共盡力判斷，暗瞞昏譯，一字子亦不諦當，卻取

笑於傍觀也。雖勾下不足論，恐害多少行人，所以許多葛藤疏中又曰：壇經者慎勿示之初機，苟投非器，便墮狂魔，可嘆惜，是又甚不慎之龜言也。我說如壇經者，慎勿妄判斷，苟以暗鈍無智小見妄判之，便墮狂魔，可嘆惜。原夫番番出世如來，為令衆生開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是諸佛本志。中間雖有頓漸半滿顯密始終等經卷，畢竟收歸唯一乘人人本具自性。曹溪大師亦然，雖設行由疑問，定慧懺悔等法門，畢竟不出一乘見性法門。四七二三賢聖及五家七宗諸老，各傳此見性法，代佛揚化，專演諸佛出世本志，終不隻字談西方事，不片言說往生事。後學初機，間又竊把壇經讀終墮狂魔底一箇亦無，卻各成就大器，請宏休嘆惜，是故大元南海宗寶曰：壇經非文字也。達磨單傳直指之指也。南嶽青原諸大老，嘗因是指以明其心，後以之明馬祖石頭諸子之心，今之禪宗流布天下，皆本是指，而今而後豈無因是指，而明心見性者耶。是亦叢社公論，而與宏公僻地裏一人私言實霄壤也。蓋根有利鈍，機有大小，故說亦千般百種，譬如世良醫，雖胸中初不貯一方，病者多種，故方劑亦多般。夫如願生淨土一門者，大醫王救苦者，為救羣提希獄中患難，令其歸唯心自性淨土，假且施設底善巧，暫時一方也。如宏不達諸佛善巧真理，死執心外別有淨土，妄想心外別有佛，不能徹了諸佛無土，前街後巷，總是諸佛刹土，諸佛無身，南隣北舍，全是諸佛全身，聞十惡八邪，隔西方等真正說話，惡違自家所望，強排斥欲塞佗聞見，若任宏意樂，壇經不可初機，不容讀華嚴方等法華涅槃其餘了義諸經，皆盡不可初機，何故。大師既透徹佛心玄微，窮決救海源底，與諸佛同一舌演，與諸佛同一口唱，故且華嚴合論曰：一念佛力修戒發願力生淨土，是化佛淨土，非真淨土，為非見性。

及不了無明是一切如來根本智故，是有爲故，如阿彌陀經是也。宏若一見，必定爲不可初機，筆之於書，合論何幸哉！免得觸蓮池之瞎眼，不聞投之非器，墮狂魔等批判，棗柏大士大寂定中多少慶幸乎！大凡老幼尊卑，縑素賢愚，正眼看來，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分毫不欠少，爲初機可棄廢底半箇亦無，雖然其最初發足口，不知辨道利害，不辨進修急緩，且假名爲初機於此，披閱聖教，隨順師友，了畢大事，成就大器，具大辯才，行大法施，挑慧日於常夜，留慧命於澆季，名之爲真正報恩底佛子，而彼亦爲初機，強壓令其念佛，此亦爲初機，強壓令其念佛，少室所謂此士大乘根器，具神俊才，有棟梁質，佗後可德山臨濟去，馬祖石頭去，底可畏後生，隨半死老爺，伴半生阿娘，水邊林下白晝，收目低頭念佛，備誰家子，令續佛慧命，作末代蔭涼樹耶！真風乍墜地，佛種永斷滅，男兒大丈夫，請其擇之，當此之時，三部經典外，畢波窟中爲初機後學，結集底諸大乘經，三藏金文盡歸無事甲中，空葬蠹魚腹中，無異深山古廟裏，累累舊紙錢，堪爲何用，寔可悲，經中所謂上品上生，大乘經讀誦人，亦拂土無之，以反自家所執，譏害廢之，殊宏疏抄，非始皇焚書坑耶，秦昔忒苛政，大違聖經賢典，如其違坑儒焚書，其亦庶乎其凶也，願三武顯廢佛教，株宏密廢佛教，不亦然乎，然則雖顯密品殊，罪犯將一般乎，是非宏罪，是宏未見真正之導師，無參玄眼所致，而不見性靈驗也，人呼稱過現未來善知識之樣子，禪教律部大和尚之標題，將是何心歟，熟願，今時諸方禪林，往往此黨太多，死守寂默枯坐，以爲道底，嫌違自家所證，見佛經如寇讎，不容令人看讀，恰似野鬼畏桃符，癡執見聞覺知，以爲禪底，嫌違自家所見，見祖錄如冤家，不許令人披閱，恰如跛兔避惡虎，淨人嫌謾刺，禪人憎謗倒佛道危。

驗正此時也，雖然是亦非道，廣窮經史，徧探墳典，玩弄詩偈，耽嚼文字，培人我列岳，樹勝佗幢，縱雖備辯才等滿慈，智力過鶖子，之菩提資糧，無見性正眼，終憍慢邪見，入肺腑間，乍斷滅佛種性，永成泥梨獄中衆生，真正道流，即不然，先須見性，如見掌上去，間亦把佛祖言教看過來，以心照古教，且見真正導師，誓參決祖師最後因緣，末期打出一箇半箇，以報答佛祖深恩，是爲當家種草，謹告蓮池大師，向僻地裏，招蓮實念珠，傾頭收目，稱名念佛，求蓮華國裏生，是吾子分之宜也，張朦朧瞎眼，玩弄胡亂文章，判斷傳燈過量大聖人，且請東之高閣，何故，神龍行雲雨，非螺蚌可測度，古人曰，夫西方者衆生心地也，過十萬億佛土者，止衆生十惡念，超過菩薩十地階級也，阿彌陀此云無量壽，是乃衆生佛性也，觀音勢至等聖衆者，是自性妙用也，衆生者無明煩惱虛智分別多心也，臨命終時者，識情寂滅時也，識陰情念寂滅則心地清淨，名之道西方淨土，西方日月星辰所收，而衆生一切虛智分別心，收一心地，則一心不亂，而彌陀如來現在故，悟自性時，而八萬四千煩惱，轉成八萬四千妙義，這妙用名觀音勢至等也，迷則妄心名穢土，悟則其心淨名之淨土也，所以血脈論云，過去諸聖所修念佛，皆是非外說，只推心內若要求佛，先須見性，若不見性，念佛誦經有何益，佛陀此云覺覺則自心即是佛，若離心別求有相佛，是名爲癡人，譬如求魚人，先須見水，魚是水所成，而水外更無魚故，若人欲覓佛，先須見心，佛是心所成，而心外更無佛故，問既是心外無佛，如何覺了自心，得徹底去，曰，恁麼問著底，是心麼，是性麼，爲鬼歟，道神歟，在內外中間麼，青黃赤白麼，自家須究明，立時究明，坐時究明，喫飯喫茶，語時默時，但單單窮將去，切忌向經教文字中求覓，向善知識口頭尋討。

只到心機盡情量窮處，如貓兒捉鼠去，如鷄母暖卵來，豁然而有鳳雛金網，鶴脫籠底時節，縱到死不能打發，三二十年徒爾送却光陰去，誓莫認諸方死郎當，老漢老婆說話來，以為得力處，著骨粘皮，終不能打脫，況於祖師最後因緣，是故古人云：參禪須具三要，一者有大信根，二者有大疑情，三者有大憤志，若缺此一，如折足鼎，信根者何言哉，只是信人人有，可見得底自性，有可徹了底宗旨，是也，縱是雖信，不疑着難透話頭，則不能透底徹了，縱是雖疑團凝結，不憤志以相續，則疑團不破，是故言為懈怠眾生，涅槃且三祇為勇猛眾生，成佛在一念，只須切著精彩矣，如參禪鑽燧取火，唯以一氣進為賢，纔見暖氣生，即休去，少見煙氣浮，乍休來，鑽經盡三祇卻數，終不能見星火，吾鄉近海濱，纔數百步，譬有一人，以未曾知海水甘酸為憂，欲自行嘗之，纔百步而歸來，十步而卻回，何時辨得彼苦鹹，縱雖信甲飛濃人，一氣進不退，則不日到海濱，纔染一指端，舐之，則月支真丹，南濱北溟，世間所有海水甘酸，一時頓了知焉，參玄上士亦如此，向自心上參究，一氣進不退，則自性佗性，衆生性煩惱性，菩提性佛性，神性菩薩性，有情性非情性，俄鬼性修羅性，畜生性，乍於一念子間，一見見微不留毫芒，了畢大事，透脫生死，豈不快乎，謹勸參玄上士，究明己事，須如救頭然，求透過，須如尋要用底物，見佛祖言教，須如生冤家，禪門以不疑話頭為自棄無賴賤人，所以言大疑下有，大悟疑有十分，證悟有十分，莫謂塵務繁累，無暇疑團，思念紛飛，乏力下純工，譬於鬧廊驛市間，稠人廣衆中，有人錯遺落二三兩黃金，為鬧處不顧，為塵中棄置底，半箇亦無推排多少人，打認許多塵土，含淚尋逐，不再入手，則心頭不能平穩，然則髻中無價大寶，自己本有妙道，可不如彼二三片黃金乎，胡

為其容易也，東海有波臣名道赤梢鯉，大具氣概，鱗中大丈夫也，平生慨念曰：我此鱗屬，知幾千萬種鯢，雖誇蒼浪廣大，恃銀浪洪渺，沈浮波間，汨沒藻裡，多為釣餌，獲為網羅，拽而終羅刀，翅膾炙人口，骨交塵土，頭餉野犬，為山市脯，為店舍備，一箇不見，全其終者，寔可悲，於此大憤，誓言：我願透過彼龍門，觸著彼雷火，出凡鱗聚隊，列神龍班次，永脫此患難，永雪此垢辱，既而待三月桃浪節，直望禹門，擺尾進發，君不見禹門者，杳自崑崙山頂落，百千丈狂浪漲飛，二三級峻處，側激丘山崩落，迅雷怒吼，回騰咽捲毒霧，閃電苦驅臭煙，巨靈為之失氣，海若為之膽落，纔觸著一滴，則巨鼇裂背，長鯨骨碎，於是鯉魚張錦鱗，鼓鐵牙，一氣直衝，嗚呼鯉魚乎，鯉魚乎，渺茫海中片鱗，而得小鮮，救饑腸足而已，胡為其如斯，猛利哉，上頭何所有，迅電裂巖雷，火焦天，鱗甲為之被打，而尾為之被燒，乍大死一回，一回起來，鱗蛟一枚，神龍雷神為先，驅火帝為殿後，右雨師，左風伯，擊雲龍，霧救焦芽於荒旱，護正法於濁世，若儻彼跋鼈，隨彼盲龜，拾蜆渣蝦過，一生以為足，則和修吉教不得，摩那志亦不得，如何豈有此盛事歟，盲龜者何謂乎，今時話頭為枝葉，參禪為施設，底杜撰瞎流也，彼非無些了解，徒認門頭戶底言，自性天淨，心源海深，無生死可捨，無涅槃可求，湛然寂默，空廓虛凝，是則人人本具底大寶，所有什麼所欠少，噫，似則甚似，如何途路都無半點力，如蝸牛逢物頭角，總縮卻，似跋鼈觸途，六處盡隱藏，出氣亦不得，或見真正禪子，撐著如彼羊公鶴，回首亦不得，似彼鮮魚在刀俎上，一生萬死，纖膾亦任佗，大樹亦任佗，泣亦無力，恁麼而稱祖師，下客可乎，恁麼而言無所欠少，有快于心乎，如古真正辨道禪子，活爐鑪上擲身財，忘命根，纔一回撥轉，則似彼東鯉，振精神，透過龍門了，

千態萬狀，脫洒自在，豈不痛快乎？寧爲此勿爲彼也。神龍者何謂哉？古真參純工底真正活祖也。嗟其可以人而不如魚乎？不死何爲？又有一般邪魔種族，率其部屬，教曰：欲成佛道，先須空生滅心。心生故有生死，有涅槃，天堂地獄無不依心所生。是故汝輩單單唯空却心，於茲各定步欲空其心，如何離空橫空重歲月，如掉長竿掃煙霞，似伸隻手遮河流，徒增迷悶而已。譬有一箇豪家，錯揚賊兒姦謀，尤巧者令其保護家事，倉廩府庫，逐日衰滅，於此捉家眷怪者幾箇，令彼賊兒日夜點檢，糾問雖妻孥爲之憂愁，室家爲之窮困，資產依舊隱沒，是但錯認賊附托故也。須知彼擬空却底心，卽是生死大兆也。楞嚴經曰：由汝無始至今生，認賊爲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疏云：功德法財，由之喪失，名之爲賊。迷不識認爲真常，將謂嫡生欲期嗣世，反遭破喪，歷劫貧窮，真正欲空却生滅心，參箇渾剛打就底難透話頭，忽然和命根打失時，始了畢。永嘉所謂不除妄想，不求真底玄旨，妙喜曰：近世魔強法弱，以湛入合湛，爲究竟者，不可勝數。又云：近年以來，有一種邪禪，以閉目藏睛，背虛地作妄想，謂之不思議事，亦謂之威音那畔空劫以前事，纔開口便喚作落今時，亦謂之根本上事，以悟爲枝葉邊事，蓋渠初發步時，便大錯了。以上大慧之語，今時亦者般魔黨，不爲少試問，枝葉邊事且置，汝秘重珍藏底根本上事，作麼生，恐一片虛凝不動不搖底緊驢，概乎將湛湛黑暗深坑乎，寔可怖畏，謂之墮見地，是卽賺世間多少癡人來，活埋底舊鬼窟，老狸窠，縱汝保護秘重，歷僧祇劫數，依然一枚舊棺木，此名爲八識賴耶暗窟，古人行脚，喫盡多少艱險者，爲超過此老屋，若人真參純工，去得一回打破者，箇舊窠，乍見大圓鏡智，四智俄煥發，五眼直豁開，若又見今時魔黨欺誑，坐在者裡，爲

家舍爲寶所磨，磨去拂拭來，堪爲何用？元是一片含藏識，入驢胎去亦是彼，入馬腹去亦是彼，勤君努力要下一刀，昔大覺世尊成道日，三七日中演方廣華嚴本懷，謂之珍御寶聚衣，徒衆如雙似啞，於此爲攝取中下機，假且構此暗宅，道之化城，後來爲破此窠窟，調御在內，提攜淨名在外，彈呵雖以二乘人比，疥癩野干身，終不能拔其本根，養息竊蕃滋，逼月支滿神州，雖石霜真淨佛果，妙喜之諸老，張臂切齒，強力攘斥，恰如拍手驅碩鼠，竄此現彼，陰陰而常譏刺，祖師不傳真風，悲哉！我日域二十四流賢聖，承久嘉禎，嘉曆建武間，擲軀命於鯨海，投身心於虎穴，傳此難信秘訣，欲懸慧日於扶桑，萬年高枝，留寶炬於榛洲，累劫暗衢，誰知被謗害，此默照部屬相似禪徒，纔未經二三百歲，拂土泥沒如死灰去，最可深悲者，此澆末衰頹也，或有真正辨道上士，密參功積，純工力充，則平生心意識情，總不行，痴痴呆呆，理盡詞窮，和參究底心，一時打失，氣息亦將絕，殊不知是則龜紋將爆底時節，鷲殼將脫底時節，佛法將得人底好消息矣，可惜大好善知識，乍起婆禪心，縱婦仁情，說種種道理，拽情量窟宅，推知解窠白，以冬瓜印子，一印印定曰：備亦如是，我亦如是，善護持，吁嗟護持，爭奈祖庭猶隔天涯，是甚如憐之，其實害之，學人不知毒，掉頭歡喜，搖尾踊躍，自謂祖師西來秘訣，全入手畢，豈知祖關不透，棘林猶深，悲哉！有棟梁質，具超逸才底英靈漢子，被此弊風吹倒，半醒半醉，終一生作擬議不來底鈍漢去焉。叢林乏人，亦不宜耶，若其執著爲根本上事，恐不覺隨焦牙敗種部屬乎？古南岳祖師在馬師庵前，把輒磨者，欲教大寂了，知此意也。古人留下一句難透話頭，教兒孫剝落許多精神者，要教汝蹈繯者，箇窠白也，所以古人云：三十年餘吾亦住，宜哉多錯舊狐穴，寔

知參禪甚不容易。五祖禪師暮年喜遊東西廡，見旦過僧持一編閱之，祖觀之，至於今人多是得个身心寂滅，寂滅現前，前後際斷，一念萬年，休去歇去，古廡裡香爐去，冷啾啾地去，爲究竟殊不知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己，正知正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能發露，卽捲卷以手拂，曰：「奇哉！導師善說法要，徑往首座寮，呼曰：『有奇特事，奇特中奇特，卽付圓悟，悟讀之，父子相與鼓舞嘉嘆，不能自己。』」大慧禪師初見圓悟，且自計云：「當終九夏，若同諸方，以我爲是，我著無禪論，汝秘重底根本上事，佗豈不識破哉？」若鑽之仰之，洵之法之錯一生了，見甚好罵天，果被自南毒風吹滅命根，前後際斷，佛果曰：「也不易，但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豈不見道，嶮崖撒手絕後，再甦須要信，有此些道理，向來開樹倒藤枯時，如何相隨來也？」釋然大悟，悟則舉數段因緣詰之，耐對無滯，端居徑山最上層，千僧閣上，指令龍象如饑鷄視群兔，可貴。祖宗門下，有者般靈驗，遮莫人呼爲枝葉邊事，備珍藏底根本上事，添得萬兩黃金，擔來亦不可貨。佛果曰：「古人得道後，茅茨石室，折脚鑪兒，內裏野菜根，喫過日，且不求名利，放曠垂一轉語，要報佛祖深恩，卽庵顏和尚，頌南泉上山作務，因緣云：『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大慧聞得，令侍者收牌曰：『只者一轉語，足報佛恩矣。』多少人自張香燈點茶湯，羅列供具，排布華果，多拜多禮，六時行道，雖鍊身臂指，無分報佛恩十分之一，而古詩一聯，斷葛藤，丕報佛恩，何哉？是寔非輕薄論，妙喜一代龍門，而一千七百衆之蔭涼樹也，豈吐荒唐詞哉？昔巴陵三轉語在，雲門大師云：『我沒後莫設齋筵，只舉此三轉語。』祖師豈好汝所謂枝葉邊事，充茶果珍饈者哉？（已下百三十九字，碧巖評）古德曰：『若中忽有箇出來道，本來無向上向下，用參作什麼，只向伊

道，我也知，偏向鬼窟裡作活計，悲哉！後人多作道理會云：『龜言細語，皆歸第一義，若恁麼會，且去作座主，一生贏得多智多解，而今往往道，本無悟處，作箇悟門，建立此事，若恁麼見解，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不見古人道，源不深者流不長，智不大者見不遠，若用作建立會，佛法豈到今日哉？』僧問長沙同參會和尚，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又問和尚未見南泉以前作麼生，會云：『更別不可有，僧回舉示長沙，沙卽示偈云：『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後來長沙岑禪師，因三聖令秀上座問云：『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云：『石頭爲沙彌時，見六祖，秀云：『不問爲沙彌時，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云：『教伊尋思去。』秀云：『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云：『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示三聖，聖云：『若恁麼勝，臨濟七步，汝看臨濟乎？』長沙乎？寔佛海蛟龍，祖庭鳳麟，絕類離倫，遙出物表，其應緣步驟之間，如大火聚，如熱鐵橛，鬼神無窺其跡，魔外不能辨其用，誰測其涯際，誰人別其錮銖，然三聖嗣臨濟者，而卻有此言，豈其容易，須知汝所謂葛藤窩裡，有少妙處矣。』石霜諸禪師遷化，衆請首座住持，時九峰度禪師爲侍者，白衆問首座云：『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條白練去，古廟裡香爐去，一念萬年去，明甚麼邊事，會得卽住持，會不得不可。』首座對云：『明一色邊事，度云：『與麼不會，先師意在座云：『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得，卽會先師意，若去不得，卽不會，度遂焚香，香煙未斷，首座遂脫去，度以手打首座背云：『坐脫立亡，卽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往往辨道純工人，以年窮臘逼，孤燈獨照時，爲最後嶮難重關，既是香煙絕處，恬然化，此外更何言哉？』而撫其背云：『先師之意未在大可怪矣。』洪州雲居道膺禪師，曾令侍者送袴一

屢與一住庵道者道者曰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箇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持似子師師曰直饒死得八石五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吾聞舍利自定慧薰果出所以火浴頃如粟粒芥顆纔見一點則老幼奔波縑素競湊瞻禮尊重讚歎恭敬而不言乎自得八石五斗不如生前一句怪哉生前一句者胡爲物哉超過舍利如是尊貴哉吾怪之久焉破庵和尚退資福赴徑山蒙庵招委以立僧首座職有寶上座者具大知見遇住持首座開堂必橫機捷出迎鋒取勝一日破庵開堂寶上座至破庵垂語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寶擬議被打出其時寶待破庵舉語盡乃進語既於中有處被打出以謂被庵故摧我歸衣單下脫去火後鄉人收舍利呈破庵破庵拈起云寶上座饒備有舍利八斛四斗置之一壁還我生前一轉語來擲地惟見膿血古人云傳燈一千七百善知識有設利者十四人而已僧寶傳中八十一人有設利者數人而已且吾宗所重者惟在宗通說通有向上爪牙爲人解粘去縛謂傳法度生餘皆末事也吾祖宗門下有難信難解難透難入底一著子使學者心死意消凜然變勃然興是謂法窟爪牙譬如老虎長嘯出林狐兔狸貉之輩膽冷股戰不能正立不得全視屎尿俱下何哉彼具鐵爪金牙如劔樹也若無此物將狐兔亦不得異所以古德曰予建中靖國之初故人處獲洞山初禪師語一編福嚴良雅所集其語言宏妙真法窟爪牙乾道始瞎堂住國清因見或庵讚圓通像曰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瞎堂驚喜曰不謂此庵有此兒卽逼索之遂得於江心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吾聞見人寔難聖賢其猶病諸而瞎堂見五七行讚辭請來爲第一座將容易耶將暴

卒耶將又有所見耶寔可怪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室中垂語云西天胡子沒鬚髭僧傳至或庵處庵云餓狗喫絳綬僧因舉示水庵水庵云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也如舒州投子和尙問大隋隨佗去之語炷香禮拜云西蜀有古佛出世君看明眼宗師一見不殘毫釐如秦鏡照肺腑洞山曉聰禪師初見文殊真禪師師示衆曰直鈎釣驪龍曲鈎釣蝦蟆蚯蚓還有龍變良久云勞而無功龜毛寸寸長師卽有省後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問者曰既是泗州大聖爲什麼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後僧舉示蓮華峯祥庵主庵主大驚云雲門兒孫猶在中夜燒香望雲居拜之吾聞庵主者祖雲門父奉先其機鋒卓絕而二十年試人終然契其機者縱六方恒沙刹土調御師同時出頭來放無量大光明現無量大神變逞四辯恣八音而說法如雨總不顧底惡習老骨髓也然只今纔聞五七言閑語燒香望雲居禮拜者何哉將是何意哉此孔子語而載魯論中彼豈從初不知此語耶今俄聞聰公舉大驚喜將爲狂與將爲癡與將又有所大可貴與寔可怪矣佛眼遠禪師住龍門時一僧被蛇咬室中舉云既是龍門僧因甚被蛇咬衆下語不契高庵悟曰果然現大人相師頷之圓悟在昭覺聞得乃歎曰龍門有此子東山道未寂寥試問昭覺指以爲寂寥者胡爲事哉將其艱辛枯淡之謂乎將其多衆鬧熱之謂乎吾聞佛法在正不在盛然則擔數十桶白飯來放幾百枚無眼茄瓠使伊狼貪蠶食了雖警伊策伊教伊六時行道長坐不臥若其一箇無抱道衲子昭覺必言枯淡也艱辛也縱雖一箇雖半箇雖在陰僻陋巷上漏下濕底三間老屋裡縮頸屈膝坐專一究明宗旨昭覺必言富貴也盛大也然則非古人爲寂寥者今人盛事而今人

爲盛事者古人之寂寥哉。何至此極哉。黃龍慧南禪師嗣慈明。初受泐潭靈澄印證。領徒遊方。以氣自負。偶會雲峰悅。同遊西山。夜話問泐潭所授之旨。師言其要。悅曰。澄公雖雲門後。然法道異耳。師問所以。悅曰。雲門如九轉透餅丹。點鐵作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玩。入鍛卽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哉。卽背去。師挽之曰。誰可汝意者。悅曰。石霜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曰。此實行腳大事也。悅師翠岩。而使。我見石霜。見之有得。於悅何有哉。卽日辨裝。汝看。古人毫釐不相欺矣。如今時。特師承執。舊見。張氣飾。非強自欺。何時有了。日後見慈明。聞其論。多貶刺諸方。而件件數以邪解者。皆泐潭密付旨訣。氣索而歸。而念悅平日語。驕然改曰。大丈夫心。何間其可。自爲疑礙乎。趨詣明之室。曰。慧南以暗短。望道未見。頃聞夜參。如迷行得指南車。然唯大慈更行法。施使盡餘疑。慈明笑曰。書記。領徒遊方。名聞叢林。若有疑。不以衰老卑棄。坐而商略。顧不可哉。呼侍者進榻。且使坐。公固辭。哀懇愈切。明日。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洞山三頓棒。合喫不可喫。師曰。可喫。明色莊而言。聞棒聲。便言合喫。從旦到暮。聞鶉鳴。鵲噪。鐘魚鼓板聲。亦應喫棒。何時當已哉。南瞠而卻。慈明云。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使拜。南拜起。慈明理前語曰。脫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嘗言。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試指其可勘處。公面熱汗下。不知答。懷懼趨出。明日。又遭詬罵。師慚見左右。卽曰。政以不解求決耳。罵豈慈悲哉。法施之式哉。慈明笑。於是悟旨。失聲曰。泐潭果是死語。則獻頌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四海如今。清如鏡。行人以道莫爲難。時南三十五。汝看古人參禪甚辛苦。恰如踏破鴟鴞臭卵。玉鳳乍躍。

出。於是楊岐黃龍二派。如燕尾別。真淨和尚初往香城。見上藍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云。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汝看若似。今時。合問黃龍近日守幾炷香。誦幾卷經。禮何佛。持何戒。打頭有何言句。者何哉。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腳下種菜。下得語契。便住住持。又不見。古百丈大師。因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見師曰。瀉山奇絕。可聚千五百衆。師曰。吾衆中下得一轉語。出格。當與住持。卽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時華林爲第一座。則曰。不可喚作木檨。師不肯。時瀉山靈祐禪師爲典座。則問。祐。賜倒淨瓶。師笑曰。第一座輸卻山子也。祐遂往。若令今時。擇一員長老。道姓氏如何。出生如何。負擔重輕如何。親族貧富如何。詩如何。文如何。何某面具好。長少。低何某。長高。面具不宜。彼筆墨佳。此辯才不足。長許多無明。而不打。如上屎尿。直下見一句子。寔可貴。時勝首座曰。猛虎當路坐。黃龍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曰。勝首座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古參玄。衲子。不逐寺門繁興。不尋多衆圍繞。只以此大事爲懷。今時。奴郎不辨。玉石不分。何某和尚。憐衆如赤子。何某長老。以禮佛爲眼目。彼日中一食。此長坐不臥。寔肉身古佛也。可惜許。昔密庵咸傑禪師。閩人也。初出嶺。至婺州智者。偶負暄。次有老宿問云。上座此行何處去。云。四明育王。見佛智和尚去。老宿曰。世衰。後生家行腳。例帶耳不帶眼。傑曰。何謂老宿云。今育王一千來衆。長老日逐接陪不暇。豈有工夫着實爲汝輩發機。傑下淚曰。若如此。某今往何處。老宿云。此去衢州。明果有華匾頭。雖後生見識超卓。汝宜見之。傑依教往華。四年而窮盡千聖命脈。今時與逐粥飯濃厚。尋寮舍穩便。生死不掛懷。參玄不爲念。如麀行。如蟻聚者。天地懸。

隔五祖演和尚示衆云某十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自謂了當及到浮山圓鑑會下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門下咬破一箇鐵酸醜直得百味具足且道賺子一句作麼生道乃道華發鷄冠媚早秋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塔前闕不休不聞言自謂既了當佗若爲自了當不入圓鑑室內侍白雲膝下殆誤一生了可貴明眼宗師人天大寶聚也今時爲自了當誤了一生亦未可知五祖初參浮山遠禪師遠一日語師云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于大事師潛然禮辭到白雲於戲大哉圓鑑無私照定可敬今時授與一片死法一印印殺汝汝亦如是我亦如是至死護持必莫教移易學者亦禮拜頂受堅守橫守空過一生了是何顏哉彼指教見白雲者不好門庭鬧熱偏欲真風不墜地也演祖始在磨院日有僧見磨轉遽指以問師云此神通耶此法爾耶師褰衣旋磨一匝僧無語未幾白雲到來語師云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繇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語得祇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卻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云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可貴演祖纔累日苦吟乍超三賢四果塔漸徹四七二三玄蹟其樂說無碍辯答則出人意表問則學者喪氣願是大丈夫兒傑出萬夫者之所懷而庸才懦弱士之所以斷望於其際者也昔大禹雖掃除四百州患難於洪水三五載費役多少人力昔漢高雖隆興四百年洪基於草昧四十年傷害許多生命彼有漏世間功業此無漏出世勳果非天淵杳殊者乎有般底杜撰

集七八輩部屬僑眸如虎杭鼻如象公公乎而告曰如何某長老者寔佳詩入李于鱗文效袁中郎且常住豐饒當時無雙也二時粥飯三時點茶點心席未卷藥石板又鳴其所授與宗旨專直指法而令人悟入寔如拾芥張三亦立悟去李四亦直會歸于士于農于工于商及屠沽負販人纔入門圓來不打徹半箇無不知天壤之間那箇叢林勝之行腳若不入此門一生錯廢參學事矣嗟汝是何處播間乞兒耶汝所謂直示誰家曲調耶如拾芥胡爲其易耶嶺南秘訣乎濟北宗要乎此事若說得足教得成者豈道佛祖不傳妙哉昔香嚴智問禪師參馮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乞馮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看過底文字燒卻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馮山直過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憇止焉一日爰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馮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偏看從上宗師點滴亦不施是非惜法其實惜人也與今時往往捉頑賤無智一縷香不堪底癡鈍漢子提携教示按牛頭喫草鑽腋出翼打許多屎尿畢印定許可底非霄壤遙異者耶若有入言我能說法使人悟入須知斯人非真正導師斯人從本是非參究底人縱汝有慈子智具滿慈辯才從上宗師父子不傳妙如何得下筇古如慶喜尊者佛親戚而自誓配隨佛出家爲如來常隨侍者其親近薰炙者大凡幾許年其開示教諭豈淺近哉雖然終不能打發世尊入

滅後在大龜師兄所初喪身失命願其上古大難近世大易何哉蓋道上古者根鈍人薄而近世者人利根熟乎將復爲其提携教示巧妙不及近世乎神光及其臂石霜雖其股有脇不着席有足不越閭何其難耶若其近世之易是則上古之難非也上古之難是則近世之易非也大丈夫兒不透過則已若其開大口道透過者縱雖艱辛刻苦經三四十十年須要必定決定到古人所證田地何容易侍汝如拾芥底輕薄凡解一生錯半醒半醉去耶是非齊人走墻間計速飽底窮兒變是故寶藏論云夫進道之由中有萬途困魚止瀝病鳥棲蘆其二物不識於大海不識於叢林人趨乎小道其義亦然此可謂久功中止不達如理捨大求小半路依止以小安而自安不及大安而安所謂大者何哉真正見性徹底大法淵源底透過道流小者何哉認得見聞覺知底相似禪徒也於乎如肇公誠真正大乘法器也姚秦時祖師未西來禪道未東漸獨立渺茫教海中流立至大至正高論比今時禪徒非金鑰奴郎遙殊者歟寔可敬矣石霜清素侍者閩古田人也晚遁湘西鹿苑以閑淡自牧兜率悅公時未出世與之隣室有客惠生荔枝悅命素曰此乃老人鄉菓可同飽也素慨然曰自先師去世不見之矣悅從而問之師爲誰耶對以慈明悅乃乘閑致客欸其緒餘素因問子曾見何人悅以真淨文和尚告之素曰文又見誰耶悅曰黃龍南禪師素曰南匾頭在石霜不久其道盛如此悅益駭異尋袖香杵扣素曰吾福鮮緣寡豈可爲人師但子之見解試吐露看悅卽具陳素曰只可入佛不可入魔須知古德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悅擬對又遽問以無爲如何說悅又擬對而素忽高笑悅恍然有得後數月而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

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佗日切勿嗣吾師後嗣真淨後來無盡見兜率舉末後句事逮罷相過歸宗夜話及此真淨輒怒曰是何嘔血禿了脫空謔語豈可信受遂不終語逮崇寧三禩寂音尊者調無盡峽州荆溪語曰惜乎真淨不知之也音曰相公只知清素末後句及真淨真藥現前而不能覺盡驚曰果有此耶曰疑則參盡於言下頓見師用處遂炷香望歸宗悔謝卽取篆藏真淨肖像展拜題讚於其上以授寂音噫悅能扣素而不能忘其轍跡致無盡從墮其中非寂音發真淨眼眩之藥何能愈無盡膏肓之疾耶信宗師爲人各有惠利豈易測其涯際哉予謂是則是可惜許真淨眼眩真藥被寂音點出其能恐不及敗鼓皮在乎嗚呼如居士者間出君子而官登宰補壽近百齡君信臣貴士敬民懷智鑑高明識量寬大實王佐才也寂音行見妙喜遙尋有何不足處聞真淨詬罵惡發之音星夜望歸宗炷香禮拜悔謝何哉須知我祖宗門下有大可怪事焉百丈大師見馬祖捏住鼻端乍失安身立命處濟北葉嶠見打着家國喪亡風穴南院見折挫打失面門象骨見巖頭一喝膽魂驚落雲門見遍折左腳魂飛魄散香嚴片瓦觸竹根石霜見汾陽掩卻口頭翠巖見瓦片壓倒佛果讀艷詩淚落大原聞笛聲心死妙喜觸南風毒熱此各打失調御在雪山見惡星照殺底消息其得力處魔外不能窺踈山和尚初聞香嚴道言發非聲色前非物自謂徹底了當及辭約待師兄有住處來見薪水一旦明招見觸破初知有祖師門下事歸來聞香嚴示衆如貴介公子聞田夫說話卽作嘔吐聲初以香嚴爲此中有人爲師資約纔乃知宗旨大異舊時須知吾祖宗門下參禪有換骨靈驗彼若初非攀懶安苦藤何得成大器昔龍牙見臨濟打着卽言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見翠

微打着又言打則任打要且無祖師西來意是他見處上無諸佛下無衆生頭不戴天腳不踏地盡乾坤大地一箇無孔鐵鎚是故明覺名之爲能所共泯底一枚瞎龍所恨夢曾不能見臨濟是卽佛祖難醫底大病往往得此一塊屎丸則爲祖師面目爲衣內寶珠可惜許殊不知是此韶陽平生爲人拔卻底不淨釘楔縱雖覺知釘楔漫欲除去之如彼波旬被龜多挂着底死狗華鬘波旬初被龜多挂着時自謂莊嚴光明梵釋亦不足羨載歡喜載踊躍歸來入天宮時宮妃嬪御掩鼻走皺額避於此初了知人狗蛇三屍臭爛穢惡氣索魂蕩憤悶憂惱學人亦如此初宗師被說破被授與被許可被印定時自謂志願成辦大事了畢雖佛祖不足羨如何日往月深見處偏枯動靜矛盾雖暗頭似明明頭不得半點力鐵枷金鎖孤窠鬼窟正眼看來滿地一場愁而祖師門下事驢年曾夢見哉不覺爲彼焦芽敗種都屬是寔非死狗華鬘何哉走雖遠一四天下徒增長臭穢而已何時脫下去爲之如何若人欲到從上諸老所證田地豈其難哉先須參狗子佛性話重歲月不聚跟者必有得力之處捨了見箇難透話頭必定見得古人受用處不在悟解了知之間息耕老師初了悟古帆未掛話以不爲足看壽塔話四年初成就大器留住大地載不起底見地茫茫死水裏鴉亦不顧底一塊臭爛屍誰請爲十刹大宗匠哉茲有最後向上秘訣從上錯會底甚多胡亂去底不少宗峰妙超大師云朝結眉夕交眉我何似生此語極難信難解大定聖應國師云柏樹子話有賊機此語極難透難入可貴兩尊慈留此換骨秘要以待有力兒孫寔真正法窟爪牙也若人參窮一回白汗流許備稱息耕東海日多孫若又擬議不來莫言我是華塢國師兒孫焉今時諸方往往道言句是奴子婢子事我

不要被奴子婢子事錯錯二大老若其奴子婢子乎我亦奴子婢子而已我不把個貴介公子不嫌個奴子婢子既是二大老兒孫若不透過二大老說話有何憑據得稱正法海裏片鱗未透底士莫管而得力不得力純一非純一唯單單舉揚話頭要無間斷譬如代十圍之樹非所以一斧斤而倒者刀刀不怠則不欲其倒俄然而倒當其倒時也雖備其近遠子弟勦力欲拒之不可立如棄六尺身非所以一不善而亡者行行不休則不好其亡卒爾而亡當其亡時也雖禱上下神祇含淚而救不可及如窮一則話非所以一舉起而了者參參不廢則不要其了忽爾了當其了時也雖命十方波旬障礙不能窺豈不快乎若如彼樵者纒下一二刀憂其不倒問張三纒下三四刀憂不倒尋李四何日見彼木倒哉學道亦不異乎吾今非誇己見逞人我三十年前正受老人所嗟悼慨念件件也每開示此事無不老淚數行滴衣襟吾今追憶其附託丁寧如無身所置傾盡心肝告報諸君者願努力再挽回祖庭孤危真風永隆與禪門最上宗趣莫慣待老來予說滿地一場愁久立大衆伏惟珍重

元文第五庚申歲孟正下浣

息耕錄評唱剩語

息耕錄第一報恩光孝禪寺語錄冬至小參云舉五祖演和尚示衆云但只喫菓子誰管樹曲
衆師云者無厭生老翁得與麼不知來處報恩菓子貴賤價數高低也要諸人一一知得鶴林
曰兩箇惡情悖一箇知碧瞳胡闕板齒不會黃面老臨母胎一箇似巖頭笑底不如玄沙道底
點檢看來共是不致騰狙於大夫息耕錄第二寶林錄中曰首山省念禪師綱宗偈云咄哉巧
女兒擻後不解織看佗鬪鷄人水牛也不識咄哉拙郎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着靴水上
立今時諸方異解紛紛或執五位配合引賓主粘着一箇不足把大瞎却後人智眼就中有稱
龍抄者恣運出自家盲解書之梓之甚妨人悟門予從頭一筆勾下不欲使後人隻字照顧且
又有大可怪者有稱汾陽註解者數十字每句令履穿之者看來似可與龍抄一狀領過者顧
是汾陽和尚未見首山以前註者乎將又後人謾竊註假名於汾陽者乎原夫汾陽善昭禪師
者首山鍾愛石霜特怙智鑑高明識量寬大時稱西河獅子豈容易哉師若握首山三指註星
夜炷香望西大展九拜以謝罪師若握首山兩指註長沙道底息耕云首山自謂得臨濟正傳
卻作野干鳴致令天下兒孫箇箇挖泥帶水予一見不覺寒毛卓豎是大似子房遙目送沛公
了歸來竊燒卻棧道者雖然夢曾得見首山哉何故首山是黃檗第六世
息耕錄第八解夏小參云呼風嘯指傍若無人百數成羣不屬王化及乎言薦賞勞便如暗中

取物其間有一箇半箇知因識果底頂在額角頭上不敢妄有走作驀然蹉卻踏殺一箇蟻子
便乃話頭不圓只如西天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又作麼生出來下得一轉語
管取別甌欵香風呼嘯指之四字諸鈔及古今註解雖紛然各不諦當是故古來爲息耕錄中
最後難處宜哉先軍不碎後陣可知上頭莽鹵故下文轉莽鹵也予讀到此苦吟者一夜爆然
而見徹恰如劈竹三節節節待及下面數行難處煥乎而似見掌上不堪歡喜書以授諸子是
無佗從前諸老被欺誑國字板點不能見得透所謂呼風嘯指者呼喚風詠嘯歌指揮之義也
言諸方叢林有一員宗匠建法幢行真施之日百數成羣萬指聚頭其初入保社時肅容規步
如擊油似蹈冰齊真正參禪以生死爲念以究明爲懷者既而纔向月餘少知寮舍廣陝鍋釜
大小則乍敖放瞥脫縱橫不羈涉庭階呼喚遶廟塔風詠傍松根嘯歌立廊廡指揮不循規不
守矩不屬王化傍若無人知他是凡乎是聖乎掣風掣顛有盤山風標有普化體裁甚痛快也
所悲者到尅期取證言薦賞勞之日俄低首窄肩平生高笑濶論毫釐不能使得戰戰栗栗無
半點氣力懍懍憧憧如暗中取物矣於息耕纔下得四字葛藤模寫一箇輕薄衲子束拋出諸
人面前寔不妙哉息耕面前不取個縱橫不羈不要個綿綿密密只求真正透過底漢子是故
舉此一段嶮處時人錯看過底甚多既是屠兒廣額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又作麼生莫
謂此是說不涉修證不假悟明人人本具實成久遠道理來若果而者般見解屠兒且置刀子
亦不能見何故臍堂自養千均弩枉恐虞人鼻孔長

爾處不見功將何爲驗、力拔山、氣蓋世、雖不行、雖不行、虞子虞子如爾何、
息耕錄續輯龍抄第八師在靈隱鷲峰塔杜絕世語、衲子請益、遂立三問示之、各令着語、
一者、己眼未明底、依甚將虛空、作布袴着、

二者、劃地爲牢底、因甚透者箇不過、
三者、入海算沙底、因甚針鋒頭上翹足、

鶴林曰、息耕老師、末後吐出三行毒涎、以待負命底兒孫、恰似武侯預敷八陣、以護巴蜀、可謂親切也、右問三章、每章二句、余一見彼錄中、各於章左邊、類下語者三十字、朱字以書之、附後生者在、或曰、是近世何某宗匠講錄之次、所註解者也、江湖瞻撥龍象、記寫以秘重之、予於此不覺大息曰、嗟已哉、息耕東海日多兒孫、既今拂土滅絕、譬如龍泉大阿、冷燭照膽、祥光射斗、群妖悲走、閑鬼驚潛、乍落野人奴隸手、則刈柴劈篋、霜刃折碎、終不及菜刀、是寔世無知劍人之謂乎、者箇三箇問頭、其峻過九虎關、若恁麼透過爲有分、跋鼈望禹門者也、恐有關吏抱腹大笑乎、我今非輕忽諸方、只恨此文喪盡、參玄上士、請願焉、

白隱禪師息耕錄開筵普說 終

國譯五家參詳要路門

解題

五家參詳要路門は、天明年間、伊豆國龍澤寺東嶺和尚の編する所にして、後四十餘年を経て、文政十年丹波國法常寺の大觀和尚、之を校訂して、梓に上せり。五家とは、臨濟、雲門、曹洞、潯仰、法眼の五宗にして、支那に於ける禪宗の五流なり。本書は此の五宗の門戸各別なりと雖も、要は向上の大事を究明するにあることを説きたるものなり。而して附録に臘八示衆、看經榜の二編を添へたり。その兒を惑みて醜を忘るゝの狀、古德親切の一端を窺ふに足るべし。

傳を案するに、東嶺字は圓慈、近江の人なり。初め古月に參じて箇の省處あり、後白隱和尚に見えて侍者となる。數年の間、盡く室内事を參得す。辛鍊苦修を積み、遂に重疾を致す、百藥効なし、自ら謂へらく、「我れ既に宗趣を究むと雖も、もし一旦溘死せば、何ぞ法門に益あらんや」と、因つて宗門無盡燈論一編を著し、以て白隱和尚に呈す。曰く、「此の中若し探るべきあらば、請ふ以て後に貽さん、若し夫れ杜撰ならば、速に火中に投せよ。」白隱一見して便ち云く、「是れ以て後世の點眼藥となすべし」と。師遂に白隱和尚に辭し京に之き、關を白河の邊に掩ふて、唯だ病を是れ養ふ。死も亦得たり生

も亦得たり、任運自在以て時日を消す。一日無心中より白隠和尚平生の受用底を徹見す、是より病も亦随つて輕安なり、歡喜に堪へず、書を馳せて白隠和尚に報す。白隠披閱して、大いに喜び即ち裁答して曰く、「必ず速かに歸來せよ。」師因つて束装して歸りて白隠和尚に従ふ。白隠法衣を出し、之を付して曰く、「此の金襴衣は我れ曾て之を服し、四たび碧巖録を講せり。今以て汝に傳へん、宜しく後世をして斷絶する莫らしむべし」と、師頂戴して之を受く。是より師資商論、宗旨を建立し、五位十重禁等、微細の旨要、師實に至れり、盡せり。故を以て、當時白隠衆中に、微細東嶺、大器遂翁の稱あり。白隠和尚晩年氣力漸く衰ふや、師力めて學者を鞭勵す。凡そ晩年從事する者、其の得力多く鹵莽、然れども、峨山、頑極の諸子、往々師の穿鑿に與る、是を以て警脱す。白隠和尚京師等持の請に遇ふ、時に年八十四、老病殊に甚だし、師に代らしむ。師等持の請に赴き、人天眼目を提唱す、合衆四百餘、大いに白隠の宗風を振ふ。會未だ畢らずして白隠の訃至る、解制を待ち、速に松蔭に歸り、遂翁と俱に葬事を行ふ。師曾て夏を江戸の至道菴に過し、虛堂録を講す。乾峰法身三種病に到り便ち曰く、「此の一段の因縁、實に格外たり、今日且く置かん。峨山和尚解制後、永田より來ると聞く、その時當に講すべし」と、峨山至る、師乃ち之を講す、大いに他日に異なると云ふ。師江戸の東北菴に於て碧巖録を講す、第三則に到り、舉揚して曰く、「日面佛月面佛」と。時に柴田元養の母氏あり、年六十餘、坐下に在つて之を聽き、胸宇之が爲に豁爾たり。講後師に見えて所解を呈す、師大いに之を喜ぶ、母氏、臨終に

其の女孫を誡めて曰く、「汝幼艾と雖も宜しく勉めて佛乘に歸依すべし、何となれば、我れ曾て東嶺和尚の日面佛月面佛を擧するを聽き、一旦にして開悟し、直に今に到れり。胸中復た一點の塵滓なし、即今死去するも、安然歸するが如し、其れ復た何をか患へんや。汝若し佛乘に歸依せざれば、我が女孫にあらず、記取せよ」と。言訖りて泊然として化す。師、寛政四年閏二月十九日寂す、壽七十二、法臘六十三、滅後、謚を佛護神照禪師と云ふ、

國譯五家參詳要路門序

夫れ 五家の宗は、我が宗乘 向上の大事を傳へんと欲するのみ。然るに只だ世間流布の文字を解するが如く、妄に解して以て要と爲す、故に宗祖各々其の宗の要路を教訓して、門戸を分ち、自ら五つの一宗風と爲る。知んぬべし、根本は只だ向上の大事なることを。五家は即ち差別の要門なり。第一、臨濟の機鋒を戦はしむるに、亦 全提半提の別あり。第二、雲門の言句を擇ぶに、亦全提半提の別あり。第三、曹洞の心地を究むるに、亦全提半提の別あり。第四、潯仰の作用を明すに、亦全提半提の別あり。第五、法眼の利濟を先んずるに、亦全提半提の別あり。全提と曰ふは、如來の正法眼藏全分に荷擔受用するの義なり。半提とは未だ全提に及ばず、或は半、或は十が一に及ぶものなり。半提の言、類多くして分ちがたし、學者、半途に止りて究竟と爲すもの、誠に憐愍すべきか。予、三十年前、先師の命を聞くと雖も、變盡して五と成るの大事と、雲門の言句、老

① 五家。支那には唐末より禪に五つの分流あり、(一)臨濟、(二)曹洞、(三)雲門、(四)潯仰、(五)法眼なり、此の五家は支那禪宗の第五祖弘忍の門下、惠能禪師の餘流にして、南宗禪と稱するものなり。
② 臨濟。臨濟の祖は義玄惠照禪師なり。
③ 全提、半提。全分、半分、或は全部、一部と云ふが如し。
④ 雲門。雲門の祖は文偃禪師なり。
⑤ 曹洞。曹洞の祖は良价悟本禪師なり。
⑥ 潯仰。潯仰の祖は靈祐大圓禪師なり。
⑦ 法眼。法眼の祖は文益禪師なり。

僧、今日徹して、言句林中に遊ぶ等の密意に至りては、漸く聞いて信受して、而も尙ほ未だ徹せず、參究已に三十餘霜を経て、頗る其の要領を得たり。天明戊申の歳、予、八幡の圓福の選に應ず。結夏の日、諸子に告げて曰く、「夫れ此の山は、初祖大師と聖德太子との、神佛值遇の靈迹、吾が邦無比の祖場なり、老僧徳無くして、其の選に當るものは、人なきを以てなり。古人道く、「法あり食ある處には住すべし、法あり食なき處にも住すべし、法なくして食ある處には住すべからず」と。諸禪徳、此の山實に食なし。一夏枉げて、碧巖一百則を擧揚して、法食に當つるのみ。法に勇にして、衣食に管せざるもの、已に十より百に至る。」又衆に告げて曰く、「往日、峩山棹公、予に眼目を折衷し、五家の法要を提装せんことを請ふ。果さざることに已に十年、今再び、太靈鑑公、左右に逼近し、その果さざることを責む。諸禪徳、若し自己を究明することを得んと欲せば、五家の階位に登らずんば、我が家の種子にあらず、豈に達磨の眞孫と道はんや。是の故に先づ曹洞の道體を得るを初めと爲し、雲門の宗旨を究むるを最極とするのみ。」五月望、智門蓮花の話を講じ了る時に、諸子各々五家の

① 密意。眞意と云ふが如し。
 ② 天明戊申。天明八年にして光格天皇の御代なり。
 ③ 結夏。印度の季節四月より七月に至る九十日は、毎年霖雨烈しくして行旅遊方に適せず、こゝを以て釋尊在世の當時、此の季節を以て所在の窟等に蟄居し、専ら各自の修養に努めしめて化他の勞を避けしむ、之を兩安居、或は夏安居、又は略して夏と稱す、後世佛教の恒例となり、支那、日本、今に此の制に倣ひて講經、修行の儀を行ふ、即ち、四月十五日より七月十六日までの九十日を夏と云ふ。
 ④ 碧巖。碧巖集のこと、宋の佛果圓悟禪師の著、師、政和中、張無盡居士の請に應じて碧巖に住み、鸞寶禪師の一百則の頌古集を評解す、門弟子之を

門戸を立して、激發請益す。老僧、問を求めて、河西の西邸柳庵が宅に往かんと擬す。晨を凌ぎ駕に乗じて、山を下り河を過ぐ。道西の濱に至り、途中忽然として先師叮囑の境界に撞着す。歎踊の餘り一偈を打して曰く、「去年今日始めて語を爲す、今歲斯の時自ら門に入る。仲夏望を過ぎて辰、已に向ふ、五家の要路是れ縁々。」于時天明戊申五月既望なり。宅に入りて坐斷前日の事に異なり、柳庵が宅に在ること五日、山に歸りて諸子を試む。日夜參詳懈らず、五家の兒孫、將に其の人を獲んとす。時に一人あり、問うて曰く、「五家の宗要是れ何事とかする。」予曰く、「何を以てか然く問ふ。」曰く、「根本の事に徹するすら、未だ其の人を得ず、而るに五家の宗要に參するは、竝に一箇半箇も無からん。然るときは則ち五家の辨、用ふるところなけん。」予曰く、「然らず、汝種子の華果を結ぶを観るや、荆棘を種うれば則ち荆棘を得、華果を種うれば則ち華果を得。この故に吾が、大應老祖、參詳他に異なり。」虚堂識して曰く、「明々に説與す虚堂叟、東海の兒孫日に轉々多からん」と云。大燈已に佛國の印を受けて、一箇の種草と爲る、甚麼に因つてか、還つて老祖に嗣ぐや。是の故に關

編纂して碧巖錄又は碧巖集と云ふ。
 ⑤ 峩山棹公。江戸鶴祥院の峩山蕪棟なり、初め月仙和尚に剃除し、三十余人の知識に參じ、後白隱和尚に依りて大事を決す、白隱門下の俊秀なり。
 ⑥ 太靈。太靈和尚なり、臨濟禪鶴林門下近世の大徳なり。
 ⑦ 五月望。五月十五日を云ふ、衆は月の滿つるを意味す。
 ⑧ 智門蓮花。此の話は碧巖集第二十一則にあり。
 ⑨ 參詳。參禪修道の意なり。
 ⑩ 荆棘。「いばら」を云ふ。
 ⑪ 大應老祖。大應國師のことなり、師諱は紹明、南浦と號す、初め圓溪の教を受け、入宋して諸老宿に參じ、後、虚堂智愚禪師に依りて大成し、歸朝して、鎌倉建長寺開山となる。

山國師遺誡に曰く、「宿昔、吾が大應老僧、正元の間、風波大難の地を越えて、蚤に宋域に入つて、虛堂老禪に淨慈に遇着して、眞參實證し、末後徑山に其の蘊奥を盡す。是の故に路頭再過の稱を得、兒孫日多の記を受け、楊岐の正脈を吾が朝に單傳するものは、老僧の功なり。次に先師大燈老人、老僧に西京に參得し、京輦巨峰に侍者たり。其の隨從の際、脇席に到らざる者多年、頗る古尊宿の風あり。卒に老祖淵粹の命を受け、長養するもの二十年、果して大應遠大の高徳を彰し、佛祖已隆の綱宗を起し、眞風不地の遺誡を貽して、後昆を鞭策する者は、先師の功なり。老僧、爰に花園先帝の敕請を受けて、此の山を創開するも、先師飯を嚼んで嬰兒を養ふ、後昆直饒ひ老僧を忘卻するの日あるとも、應燈二祖の深恩を忘卻せば、老僧が兒孫にあらず、爾等請ふ其の本を務めよ。白雲は百丈の大功を感じ、虎丘は白雲の遺訓を歎す。先規茲の如し、誤つて葉を摘み枝を尋ねるとなくんば好し。」已上、我が關山國師の如きは、凡を越え聖を超え、獨り物外に出づる底、慧眼が這裏に生死なきの句、老僧が屋を管して什麼にか爲ん。高梨を逐うて門を出す等の機、吾が祖宗の大事、

- ① 虛堂。虛堂智愚禪師なり。
- ② 遺して。路頭再過の傷をいふ。
- ③ 大燈。大燈國師の事なり、師諱は妙超、宗峰と號す、法を大應國師に承く、大德寺開山なり。
- ④ 關山國師。諱は慧支、關山は其の號なり、法を大燈國師に承け、妙心寺開山となる。
- ⑤ 蚤に。早く、或は先きの意なり。
- ⑥ 徑山。支那の徑山にして、地名、臨安府にあり、虛堂禪師、咸淳改元の秋、淨慈より此處に遷る。大應亦俱に従ひ來る。
- ⑦ 路頭再過云云。虛堂智愚禪師の大應國師に贈られたる偈にして、曰く、「門庭を敲破して細に掃磨す、路頭通する處再び經過す、明々に説與す虛堂叟、東海の兒孫日に轉た多からん。」

① 詩乎として詩なる者なり。② 向上的事の外、擬議すべからざるの宗風、辛辣當りがたき底の國師、又何の妄分別ありてか、獨り此の佛法、人を得ざるの嘆息と、五家の風彩、兒孫眼なきの哀憐とに於て、何ぞ是の如く遺誡するや、何ぞ是の如く悲傷するや。日多の眞孫、豈に抛身捨命の策勵なかる可けんや。請ふ思を回して再三熟讀して子細に觀察し、容易の看を作すことなかれ。至囑、至禱。

于昔天明第七歲戊申南安居之日

前住豆之 龍澤 東嶺頭陀圓慈撰焉

- ① 楊岐。楊岐方會禪師の臨濟禪を云ふ。
- ② 老祖淵粹の命を受け。大燈國師、大應國師より法を承けたる時、應師曰く、「吾が宗汝に到りて大に世に興らん、只だ是れ二十年長養して、然して後、人をして吾が證明を知らしめよ」と、之れを指すなり。
- ③ 後昆。後輩又は子弟と云ふ意なり。
- ④ 此の山を云々。正法山妙心寺を創開するを云ふ。
- ⑤ 應燈。大應國師、大燈國師のことなり。
- ⑥ 詩乎。純然の如し。
- ⑦ 向上的事。究明見性の一大事と云ふが如し。
- ⑧ 抛身捨命。古語の法の爲には喪身失命を避けるの意なり。
- ⑨ 龍澤。伊豆國田方郡北上村字澤池に在り、白隱和尚之を中興す、妙心寺派に屬す。
- ⑩ 東嶺。諱は圓慈、不々庵主、三光室といふ、白隱に嗣ぐ。

國譯五家參詳要路門第一

前住豆之龍澤臨濟正宗東嶺圓慈編
前住丹之大梅賜紫比丘大觀文珠校

第一 臨濟宗は機鋒を戦はし親疎を論するを旨と爲す

師初め 黄檗の會下に在つて行業純一なり。首座乃ち歎じて曰く、「是れ後生なりと雖も、衆と異なることあり。」遂に上座に問ふ、「此に在ること多少時ぞ。」師曰く、「三年。」首座云く、「曾て參問するや也た無や。」師曰く、「曾て參問せず、知らず箇の什麼をか問はん。」首座云く、「汝何ぞ去つて堂頭和尚に問はざる、如何なるか是れ佛法的々の大意と。」師便ち去つて問ふ。聲未だ絶えざるに、黄檗便ち打つ。師下り來る。首座云く、「問話作麼生。」師曰く、「某甲が問聲未だ絶えざるに、和尚便ち打つ、某甲會せず。」首座云く、「但だ更に去つて問へ。」師又去つて問ふ、黄檗又打つ。是の如くすること三度、問を發して三度打せらる。師來つて首座に白して云く、「幸に慈悲を蒙つて、某甲をして和尚に問訊せしむ、三度問を發して三度打せらる、自ら恨む、障縁あつて深旨を領せざることを。今且く辭し

①師。臨濟義玄惠照禪師を云ふ。
②黄檗。黄檗希運禪師なり。
③的々。眞實、或は本眞の意なり。

去らん。首座云く、「汝若し去るとき、須らく和尚を辭し去るべし。師禮拜して退く。首座先づ和尚の處に到つて云く、「問話底の後生、甚だ是れ如法なり。若し來つて辭せんとき、方便して他を接せよ、向後穿鑿して一株の大樹と成りて、天下の人のために蔭涼と作り去ることあらん。師去つて辭す。黄檗云く、「別處に往き去ることを得ざれ、高安灘頭の大愚の處に往け、必ず汝が爲に説かん」と。師、大愚に到る。大愚問ふ、「什麼より來る。」師云く、「黄檗の處より來る。」大愚云く、「黄檗何の言句か有りし。」師云く、「某甲、三度佛法的々の大意を問うて、三度打たる、知らず某甲過ありや過なしや。」大愚云く、「黄檗、與麼に老婆なり、汝が爲に徹困なることを得たり、更に這裏に來りて、有過か無過かと問へ。」師言下に大悟して云く、「元來黄檗の佛法、多子なし。」大愚搦住して言く、「この尿牀の鬼子、適來は有過か無過かと道ふ、如今卻つて黄檗の佛法、多子なしと道ふ、備箇の什麼の道理を見える、速かに道へ」と。師、大愚の脅下に於て、築くこと三拳。大愚托開して云く、「汝が師は黄檗なり、我が事に干るに非ず」と。師、大愚を辭して黄檗に御回す。黄檗來るを見て、便ち問ふ、「この漢、來々去々して什麼の了期か有らん。」師云く、「祇だ老婆親切なるが爲なり。」便ち人事了つて侍立す。黄檗問ふ、「什麼の處より來る。」師云く、「昨に慈旨を奉じて、大愚に參じて去來せしむ。」黄檗云く、「大愚何の言句か有りし。」師遂に前話を擧す。黄檗

- ①穿鑿。究明辨道の意なり。
- ②與麼。如是の意なり。
- ③老婆。老婆親切の意なり。
- ④御回。還り行くの意なり。
- ⑤慈旨を奉じ。黄檗の慈悲深き旨を受けての意なり。

云く、「作麼生か這の漢の來ることを得て、待つて痛く一頓を與へん。」師云く、「什麼の來るを待つとか説かん、即今便ち喫せよ」と云つて、後に隨つて便ち掌す。黄檗云く、「この風顛漢、卻つて這裏に來つて、虎鬚を持つ。」師便ち喝す。黄檗云く、「侍者、この風顛漢を引いて、參堂し去らしめよ。」後に瀉山此の話を擧して、仰山に問ふ、「臨濟、當時大愚の力を得るか、黄檗の力を得るか。」仰山云く、「但だ虎頭に騎るのみにあらず、亦虎尾を把ることを解す。」

臨濟慧照禪師、最初入處痛快、悟後參禪瞥脱、五家各々宗旨を立するこ
とありと雖も、初中後の事は、頭正しく尾正しく、如來の正法眼藏を
中興し、祖師西來の密旨を明了にする者は、只だ此の臨濟の正宗、最も
至當と爲すのみ。是の故に古來本録を以て、録中の王と稱す。元帝、臨
濟院の現住に賜ふに、臨濟正宗の印を以てす、是れ乃ち冠旁の初め
なり。所謂臨濟は是れ正宗基源の義なり。
師、松を栽うる次で、黄檗問ふ、「深山裏に許多を栽ゑて、什麼をか作す。」
師云く、「一には山門の與に境致と作し、二には後人の與に標榜と作す。」

- ①前話を擧す。大愚に遇ふた順末を話すの意なり。
- ②作麼生。「怎麼生」、「做麼生」、「什麼生」等同意なり、疑問詞にして如何と云ふに當る。さあどうだ、「直ちに言へ」と云ふ詰問詞。宋、明以來頗りに用ひらるゝなり、多く禪家語録に見ゆ。
- ③這裏。此の處の意なり。
- ④正法眼藏。釋尊、靈山會上にありし時、一語をも説かず、梵天の捧ぐる金波羅華を拈じたまひしに、八萬の大衆中一人として其の意を解するものなかりしが、唯だ摩訶迦葉一人、其の意を了じて破顏微笑せり。仍つて佛、迦葉に宣はく、「我れに正法眼藏涅槃妙心あり、摩訶迦葉に附屬す」と、本文の出據蓋し此の故事による。文は即ち釋尊が自ら大悟

道ひ了つて、鏝頭を將つて、地を打つこと三下す。黄檗云く、「然も是の如くなりと雖も、子已に吾が三十棒を喫了れり。師又鏝頭を以て、地を打つと三下し、嘘々の聲を作す。黄檗云く、「吾が宗、汝に到つて大いに世に興らん。」後に瀉山此の話を舉して、仰山に問ふ、「黄檗、當時、祇だ臨濟一人に囑するか、更に人の在るあるか。」仰山云く、「有り、祇だ年代深遠なり、和尙に舉似せんことを欲せず。」瀉山云く、「然も是の如くなりと雖も、吾れも亦知らんことを要す、汝但だ舉せよ看ん。」仰山云く、「一人は南を指して吳越に令を行じ、大風に遇はゞ即ち止らん。」

仰山の識語、風穴は則ち近うして當らず。曇橋洲曰く、「大慧は當つて穩かならず、然して理事を以て總ぶるときは、風穴を理とし、大慧を事とす。大三災、應庵の語を以て、最も當と爲す歟。」夫れ臨濟の二宗、他に超出するものは、五事を具する所以なり。第一、入處痛快とは、已に序門に詳かなり。第二、悟後の明正とは、大愚に證徹し、黄檗に卻回してより後、師資參詳し、甚だ以て明了なり。加之、瀉山に參じ、徳山に侍す、他師の及ばざる所、是の如く著明なり。第三、徳を樹る孫を蔭ふ者、此の栽松の一則、

徹底と給へる甚深秘密の悟境なる精神状態を言ひ顯はせるなり。此の狀態は唯だ以心傳心にて知見するを得るのみ、されば此の語は正しく禪宗の據つて起る淵源を表はせるものにして、かの禪家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と云ひ、「本來の面目」と云へる教語、みな此の語と其の意を同じうせるものと知るべし。

- ① 冠旁。文書及び書畫等の初めにある印を云ふ。
- ② 境致。境内の風致を云ふ。
- ③ 鏝頭。鏝は動のことなり、鏝頭と云ふに同じ。
- ④ 祇だ。只だに同じ。
- ⑤ 吳越。支那の國名、吳及び越なり。
- ⑥ 風穴。風穴延沼禪師なり。
- ⑦ 大慧。大慧宗杲禪師なり。
- ⑧ 應庵。應庵曇華禪師なり。

兒孫に垂るゝに堪へたり。末後、三聖との問答、遺偈、遺誡も亦及ぶ可からざる歟。第四、道を試み人を待つとは、破夏の因縁、百丈再參の則に和して、是れ又臨濟の外、誰か敢て恣麼なる。第五、受用眞脱とは、佛々印する所、祖々證する所、彼此明照、天鑑を見るが如し。然りと雖も、先師常に我が徒に謂つて曰く、「五家の宗要は人々兼ねずんば、我が宗全からず、宜しく省察すべき爾。」

師因に半夏、黄檗に上る。和尙の看經するを見て、師云く、「我れ將に謂へり、是れ箇の人と、元來是れ播黑豆の老和尚」と。住すること數日にして、乃ち辭し去る。黄檗云く、「汝、夏を破りて來り、夏を終へずして去る。師云く、「某甲暫く來つて、和尙を禮拜す。」黄檗遂に打つて趁ひ去らしむ。師行くこと數里にして、此の事を疑ふ、卻回して夏を終ふ。師一日、黄檗を辭す。黄檗問ふ、「什麼の處にか去る。」師云く、「是れ河南にあらずんば便ち河北に歸せん。」黄檗便ち打つ。師約住して一掌を與ふ。黄檗大笑して乃ち侍者を喚んで、「百丈先師の禪版机案を將ち來れ。師云く、「侍者、火を將ち來れ。」黄檗云く、「然も是の如くなりと雖も、汝但だ將ち去れ、已後、天下の人の舌頭を坐卻し去ること知らん。」後に瀉山、仰山に問ふ、「臨濟、他の黄檗に辜負すること莫しや、也た無や。」仰山云く、「然らず。」瀉山云く、「

- ① 佛々印する。唯佛與佛の境界にて唯佛と佛とのみ能く之を知り、餘人の窺ふを許さず、乃ち以心傳心の秘境なり、祖祖證するも同意なり。
- ② 夏を破りて來り、夏を終へずして去る。夏制中の途中から來て、又夏安居を終へずして途中に去るを云ふ。
- ③ 百丈先師。百丈懷海禪師のことなり。

國譯五家參詳要路門 第一

「子又作麼生。」仰山云く、「恩を知つては方に恩を報ずることを解す。」
「從上の古人、還つて相似たる底の有りや也た無や。」仰山云く、「有り、祇だ是れ年代深遠なり、和尚に舉似せんことを欲せず。」
「馮山云く、「然も是の如くなりとも雖も、吾れも亦知らんことを要す、子但だ舉せよ看ん。」
「仰山云く、「祇だ楞嚴會上に阿難、佛を讚して云ふが如き、此の深心を將つて、塵刹に奉ず、是れ則ち名けて、佛恩を報ずと爲す、豈に是れ報恩の事にあらずや。」
馮山云く、「如是如是。」見、師と齊しきときは、師の半徳を減す。見、師に過ぎて、方に傳授するに堪へたり。

臨濟の二宗、古人評論して曰く、「百丈の再參、馬祖の三日耳聾の大事と此の破夏の因縁と、古今獨歩の榜樣なり。泚子の依行すべき底の大事なり。」
公案を體と爲し、言句を衣と爲し、心地を宗と爲し、體用を行と爲し、利濟を旨と爲す。師の上堂、小參是れを以て宗と爲す、五を含んで一に歸す、貴ぶべき歟。

上堂云く、「赤肉團上に一無位の眞人有り、常に汝等諸人の面門より出入す、未だ證據せざらんものは看よ看よ」と。時に僧あり出でて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無位の眞人。」師、禪牀を下つて把住して曰く、「道へ道へ。」其の僧擬議す。師托開して云く、「無位の眞人、是れ什麼の乾屎橛ぞ」とい

①底。禪家の語録中に多く見ゆ、「程」の意を有する助字なり。

②阿難。阿難陀(Ananda)の略、釋尊の從弟にして佛成道の年に生れ、釋尊五十五歳の時より二十餘年間侍者となり、東西の化導に隨行し、入滅の際にも其の左右に仕へし弟子なり。多聞強記を以て知らる、釋尊の遺教を編集するに當りて、經文の大部分は此の人の記憶裡に存せしものを原案とせられたり。

③馬祖。馬祖道一禪師なり。

つて、便ち方丈に歸る。

定上座と云ふもの有り、到り參す。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佛法の大意。」師、牀繩を下つて擒住して、一掌を與へて便ち托開す。定行立す。傍僧云く、「定上座何ぞ禮拜せざる。」定禮拜するに方つて、忽然として大悟す。

師、初め河北に至つて住院す。普化、克符の二上座を見る、乃ち謂つて曰く、「我れ是に於て黃檗の宗旨を建立せんと欲す。汝我れを成滅すべし」と。二人珍重して下り去る。三日の後、普化卻つて上來して問うて曰く、「和尚三日の前、什麼をか説く。」師便ち打つ。三日の後、克符上來して問ふ、「和尚昨日、普化を打つて甚麼をか作す。」師亦打つ。晚に至つて小參、云く、「有る時は奪人不奪境、有る時は奪境不奪人、有る時は人境俱奪、有る時は人境俱不奪。」如何なるか是れ奪人不奪境。師云く、「煦日發生して地に鋪く錦、嬰孩髪を垂れて白きと絲の如し。」如何なるか是れ奪境不奪人。師云く、「王令已に行れて天下に偏し、將軍塞外に烟塵を絶す。」如何なるか是れ人境俱奪。師云く、「王、寶殿に登れば野老謳歌す。」

④公案。禪宗にて修行する時、師家より與へられる問題と云ふが如し。公案は公府の案牘なり、公は聖賢其の轍を一にし其の道を同じうするの至理なり、案は聖賢の理を爲すを記するなり。凡そ天下を持つものは公案なかるべからず、公案行はるれば天下正しうして王道治る、佛祖の機縁之を名けて公案と云ふ。之れ凡聖の面目を見るの師鏡なり、佛心之に依つて開顯す。

⑤赤肉團。肉團心、或は一團の心識とも云ふ、血肉身中の一團其の狀蓮華の開合するに似たる心識は意識の依託する處なりと考へられ、遂に心識を以て直に一團の心識と解する説あるに至る、これ所謂心王心所の總稱なりと見るべし。

⑥乾屎橛。糞塊を云ふ。

⑦珍重。挨拶、或は低頭といふ

上堂、兩堂首座相見す、同時に喝と下す。僧、師に問ふ、「還つて 賓主ありや也た無や。」師云く、「賓主歴然。」師云く、「大衆、臨濟が賓主の句を會せんと要せば、堂中の二首座に問取せよ。」

師、一日示衆に云く、「參學の人、大いに須らく子細にすべし、賓主相見の如き、便ち言論往來あり。或は物に應じて形を現じ、或は全體作用し、或は機權を把つて喜怒し、或は半身を現じ、或は獅子に乗り、或は象王に乗り、眞正の學人あるが如く、便ち喝して先づ一箇の膠盆子を拈出す。善知識はれ境なることを辨せず、便ち他の境上につつて、模を倣し様を倣す。學人又喝す、前人肯て放たず、此は是れ 膏盲の病、醫治するに堪へず、喚んで賓、主を看ると作す。或は是れ善知識、物を拈出す、學人の問處に隨つて即ち奪ふ、學人奪はれて死に抵るまで放たず、此は是れ主、賓を看る。或は學人あつて、一箇清淨の境界に應じて、善知識の前に出づ、善知識はれ境なることを辨得して、把得住して坑裏に抛向す。學人言く、「大好善知識」と。即ち曰く、「咄哉、好惡を識らず、學人便ち禮拜す、此を喚んで、主、主を看ると作す。或は學人あり、枷を披し鎖を帯びて、善知識

- ① 程の意なり。
- ② 塞外。國外と云ふが如し。
- ③ 烟塵を絶す。戦を止むるを云ふ。
- ④ 賓主。客と主との意なり。
- ⑤ 善知識。華首經に依れば一には能く人をして善法中に入らしむ、二には能く諸の不善法を障碍す、三には能く人をして正法に住せしむ、四には常に能く隨順教化す。
- ⑥ 膏盲。春秋の時、秦に姓を高、名を緩と云ふ醫あり、晋の景公疾み、緩を呼び治せしめんとす、未だ室に入らざる時夢む、二豎子あり、相謂つて曰く、「我れは膏の上に居らん、汝は膏の下に居れ」と、緩室に入りて曰く、「疾膏盲に在り、藥を以て治すべからず」と。不治の病をいふ。
- ⑦ 拈は肩なり、擡は集むなり。
- ⑧ 雙瞳。兩眼と云ふが如し、譬

の前に出づ。善知識更に與に一重の枷鎖を安す。學人懽喜して彼此辨せず、喚んで賓、賓を看ると作す。大徳、山僧が擧する所、皆是れ魔を辨し異を揀んで、其の邪正を知る。」

僧、風穴に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賓中の賓。」穴曰く、「^① 脊を擡めて白雲に坐す。」如何なるか是れ賓中の主。」穴云く、「市に入つて 雙瞳替す。」如何なるか是れ主中の賓。」穴曰く、「回 鸞兩 躍新たなり。」如何なるか是れ主中の主。」穴云く、「三尺の劔を 磨礪して、不平の人を斬らんことを待つ。」

臨濟賓主の句を 會せんと要せば、先づ須らく賓主歴然の則に參すべし。四賓主の妙處、自然に徹底、明了なることを得ん。此の風穴の問答、豈に但だ四賓主のみならんや。全提半提の大事、自然に妙を盡せり矣。師 遷化に臨むとき、座に據つて云く、「吾が滅後、吾が正法眼藏を滅卻することを得ざれ。」三聖出で、云く、「爭か敢て和尚の正法眼藏を滅卻せん。師云く、「已後人有りて偏に問はゞ、他に向つて什麼とか道はん。」三聖便ち喝す。師云く、「誰か知らん、吾が正法眼藏、這の 瞎驢邊に向つて、滅卻することを。」言ひ訖つ

- ① 是旨の意あり。
- ② 磨礪。磨ぐの意なり。
- ③ 會せん。理解、或は了解の意なり。
- ④ 遷化。逝去、或は死去なり、僧侶の死に用ふ。
- ⑤ 三聖。院殿なり、鎮州にあり、惠然師のことを云ふ。
- ⑥ 瞎驢邊。瞎驢の馬脚下に踐踏し去るといふ意なり。
- ⑦ 擡揚。宣揚、或は發揚の意なり。
- ⑧ 穩密純眞。親切にして而も他人の窺ふを許さず、純一、眞實なるを云ふ。
- ⑨ 他物影を絶す。純一眞實なるを云ふ。
- ⑩ 受行自在。活動應用自由自在なるを云ふ。
- ⑪ 根に錯謬なし。人の機を見るに敏きことを云ふ。

て、端然として示寂す。
 凡そ師の上堂、小參等の語、^①舉揚開示すること、法身を本となす。脱體現成して、老婆禪に似たり。^②穩密純真、言句を衣と爲し、暗號密令、他の知ることを許さず。見性交へず、^③他物影を絶す。眞實諦當にして、法に依つて則を立つ。體用如々、法界を出でず。^④受行自在、誰か敢て窺覷せん。縁に任せて導利して、間に髪と容れず。^⑤根に錯謬なし、攝入を貴しとす。是の如き五家の要路、自ら兼ぬ、眞の宗風と謂つべきなり。

國譯五家參詳要路門第二

第二 雲門宗は言句を擇び親疎を論ずるを旨と爲す

師、初め睦州に參す。州、^①旋機電轉、直に是れ湊泊し難し。尋常人を接するに、纔かに門を跨れば、便ち搦住して云く、「道へ道へ。」^②擬議不來なれば、便ち推し出して云く、「秦の時の轆轤鑽」と。師凡そ去つて見ゆること、第三回に至る。纔かに門を敲く。州曰く、「誰ぞ。」師云く、「文偃。」纔かに門を開く、便ち跳り入る。州、搦住して云く、「道へ道へ。」師、擬議す。便ち推し出さる。師の一足、^③門闔の内に在つて、州に急に門を合されて、師の脚を撈折す。師、^④忍痛して聲を作す、忽然として大悟す。後來、語脈人を接するに、一摸に脱出す。雲門、後陳操尙書の宅に於て、住すること三年、睦州指して、雪峰の處に往き去らしむ。師、峰の莊に至りて、僧を見て問ふ、「上座山に上り去るや。」僧云く、「是。」師云く、「一則の語を寄せて、堂頭和尙に問へ、是れ別人の語と道ふことを得ず。」僧云く、「諾。」師云く、「上座山に到つて、和尙の上堂、衆の集るを見れば便ち出で、腕を握つて地に立つて曰へ、「者の老漢、頂上鐵枷、何ぞ脱卻せざる」と。」其の僧、師の

① 旋機電轉。應機設法の銳敏なることを云ふ。
 ② 擬議。躊躇の意なり。
 ③ 門闔。闔(しきみ)なり。
 ④ 忍痛。痛みを辛棒しての意なり。

教に依る。峯、者の僧の與麼に道ふを見て、便ち下座して、欄胸に把住して曰く、「速かに道へ、速かに道へ。」僧、無語。峯、拓開して曰く、「是れ汝が語にあらず。」僧曰く、「是れ某が語」と。峰曰く、「侍者、繩棒を將ち來れ。」僧曰く、「是れ某が語にあらず、是れ莊上に一の浙中の上座、某に教へ來つて道はしむ。」峰曰く、「大衆、莊上に去つて、五百人の善知識を迎へ取り來れ。」師次の日、山に上る。峯、一見して便ち曰く、「甚に因つてか到ることを得ること與麼なる。」師、手を以て目を拭ふて趨り出づ。峯、之れを奇とす。師、又衆を出でて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佛。」峰曰く、「寐語すること莫れ。」師便ち禮拜す。一住三年。峰一日問ふ、「子が見處如何。」師云く、「某が見處、從上の諸聖と一絲毫許りも移易せず。」後陳操尙書に到る。尙書、裴休李翱と同時なり。凡そ一僧の來るを見て、先づ請じて齋せしむ。錢三百を視して、是の勘辨を須ふ。一日師到る。相看して便ち問ふ、「儒書の中は即ち問はず、三乘十二分教は自ら座主あり、作麼生か是れ禪僧家行脚の事。」師曰く、「尙書會て幾人にか問ひ來る。」操云く、「即今上座に問ふ。」師云く、「即今は且く置く、作麼生か是れ教意。」操云く、「黄卷赤軸。」師曰く、「這箇は是れ文字語言、作麼生か是れ教意。」操曰く、「口、談せん」と欲して辭喪し、心、緣せんと欲して慮亡す。」師曰く、「口、談せんと欲して辭喪するは有言に對するが爲なり。心、緣せんと欲して慮亡す

①三乘。聲聞、緣覺、菩薩なり。
 ②十二分教。十二分經、或は十部教とも云ふ、釋尊說法の様式に十二種あるに因ると雖も、實は結集せられたる經卷の説相區別に過ぎず、一に修多羅、法本とも契經とも譯す、長行の説相にして散文體のものなり。二に祇夜、重頌と譯す、散文體の説相を、更

るは、妄想に對するが爲なり。作麼生か是れ教意。」操無語。師曰く、「尙書、法華經を看すと、是なりや否や。」操曰く、「是。」師曰く、「經中に道く、「一切治生産業、皆實相と相違背せず」と。且く道へ、非々想天、即今幾人有りてか退位す。」操又無語。師曰く、「尙書、且つ草々なること莫れ。師僧家、三經五論を抛卻し來つて、叢林に入つて十年二十年、尙ほ自ら奈何ともせず、尙書又争か會することを得ん。」操禮拜して云く、「某が罪過。」又一日衆官と樓に登る次で、數僧の來るを望み見て、一官人曰く、「來る者は總に是れ禪僧」と。操云く、「不是。」官云く、「焉ぞ不是なることを知らん。」操云く、「近く來るを待つて、偏が與に勘過せん。」僧、樓前に至る。操、幕に召して云く、「上座。」僧、頭を擧す。操、衆官に謂つて云く、「道ふことを信せずや。」

①馬大師曰く、「楞伽經は佛語心を以て宗と爲し、無門を法門と爲す。」又曰く、「凡そ言句あるは是れ提婆宗、只だ此箇を以て主と爲す。」圓悟曰く、「諸人盡く是れ禪僧門下の客、還つて會て提婆宗を體究得ず麼。若し言句是と道はゞ也た沒交涉。若し言句不是と道はゞ、也た沒交涉。且く道

に四字、五字、七字等の偏句にて重説せるものなり。三に和加羅、授記と譯す、佛弟子の未來記にして、未來に於ける體語、または出生等を豫言せるものなり。四に伽陀、不重頌、或は孤起と譯す、重頌にあらざる單獨の偈頌なり。五に優陀那、無問自説と譯す、佛、問者を待たずして法を自説したまふものなり。六に尼陀那、因縁と譯す、過去世の因縁等を説き給ふものなり。七に阿波陀那、譬喩と譯す、譬喩を用ひて説きたまふものなり。八に伊帝目多伽、本事と譯す、佛の過去世における生處事縁等を説くをいふ。九には闍陀伽、本生と譯す、佛弟子の過去世の事を説けるものなり。十に毘佛略、方廣と譯す、法理の圓滿平等なるを説き給ふものなり。十

へ、馬大師の意、什麼の處にか在る。後來雲門拈じて道く、「馬大師好言語、只だ是れ人の問ふなし。」僧あり、便ち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提婆宗。」門云く、「九十六種、汝は是れ最下の一。」
① 擧す。師、拄杖を以て衆に示して曰く、「拄杖子化して龍と爲る、乾坤を吞却し了れり、山河大地、甚の處より得來る。」雪竇頌して曰く、「拄杖子乾坤を呑む、徒らに説く桃花の浪に奔ると。尾を焼く者雲を撃へ霧を攫むに在らず、腮を曝す者何ぞ必ずしも臆を喪し魂を亡せん。拈了也、聞くや聞かずや。直に須らく灑々落落たるべし、更に紛々紜々たることを休めよ。七十二棒且つ輕恕す、一百五十、君に放し難し。」寶、暮に拄杖を拈じて下座す。大衆一時に走散す。

一に阿浮陀達磨、未曾有と譯す、不思議の事縁を説き給ふものなり。十二に優婆塞會、論議と譯す、論議して法理を闡明したまふものなり。此の十二を大乘十二分經と云ふ。
① 辭喪、應亡。言亡應絶、或は言語道斷等と云ふに同じ。
② 非々想天。非想非々想天なり、三界中無色界の第四天、即ち三界の最高世界を云ふ、或は有頂天とも云ふ、此の境界は八萬劫の壽命を保持するに過ぎず、尙ほ必滅の憂にあふことあり、之れ三界の世相無常の苦患を離るゝ能はざるを現はすなり。
③ 馬大師。馬祖道一禪師なり。
④ 楞伽經。梵語の Laṅkāvatāra といふにして、具に「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と云ふ、四譯あり。(一)楞伽經、四卷、天竺の曇無讖譯、今傳はらず。

一四
①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三卷、中印度の求那跋陀羅譯、唯一品にして文末だ足らず。
② (三)入楞伽經、十卷、後魏の菩提流支譯。(四)大乘入楞伽經、七卷、唐の實叉難陀譯、右の中、求那跋陀羅の譯出せし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尤も世に行はる。要するに本經は離名絶相の第一義心を以て宗となし、妄想無性を旨趣と爲し、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な以て教相と爲し、自覺聖智を以て體となし、小を斥け邪を辨するを以て其の用と爲す。
③ 提婆。梵語の Deva のことに譯して天、或は天神と云ふ、一般に婆羅門教の諸神を稱す、然し此に云ふ提婆宗は提婆菩薩の宗旨と云ふことなり、故に詳しくは提婆菩薩、(Aryadeva)と云ふ、聖天と譯す、南天竺の人、姓は毘舍

擧す。翠巖夏末、示衆に云く、「一夏以來、兄弟の爲に説話す、看よ翠巖が眉毛在り廢。」保福云く、「賊と作る人、心虚る。」長慶云く、「生也。」師云く、「關。」雪竇頌して云く、「翠巖、徒に示す。千古對無し、關字相酬ゆ。失錢遭罪、潦倒たる保福、抑揚得難し。嚙々たる翠巖、分明に是れ賊。白圭、玷無し、誰か眞假を辨せん。長慶相詰んず、眉毛生也。」
擧す。乾峯、衆に示して云く、「法身に三種の病、二種の光有り。汝等諸人、還つて委悉す廢。」時に師、衆を出で、云く、「庵内の人、甚廢としてか庵外の事を知らざる。」峰、呵々大笑す。師云く、「猶ほ是れ學人が疑處。」峰云く、「汝是れ甚廢の心行ぞ。」師云く、「和尚亦委悉せんことを要す。」峰云く、「汝恁麼にして、始めて穩坐地を得べし。」
先師拈じて云く、「息暍録を見んと欲せば、先づ須らく此の語に參すべし。」二大老の説話、見徹分明ならば、汝に許す、親しく息暍老人に見ゆることを。
三光拈じて云く、「大凡そ乾峯三種の病を醫治せんに、三種の法有り、所謂外療と本道となり。耆婆を請じて、診脈の師と爲し、扁鵲を請じて、配劑の師と爲し、卻つて仲景が傷寒論に向つて、商量せよ。」時に僧あり、出で、曰く、「和尚自らの病、未だ除くこと能はず。人の病を論じて、什麼

羅、長者の子にして龍樹菩薩の上足たり、天資頓悟、才幹に長じ、よく諸種の外道を摧伏せり、師なる龍樹の空宗を祖述し、龍樹の「中論」「十二門論」につぎて、「百論」を著はし、以て三論宗義を確立せり。
④ 圓悟。圓悟克勤禪師なり。
⑤ 本則は碧巖集第六十則なり。
⑥ 拄杖。杖なり。
⑦ 乾坤。天地と云ふが如し。
⑧ 翠巖の眉毛。碧巖集第八則にあり。
⑨ 虚。偽るなり。
⑩ 診脈。診察に同じ。

をか作さん。光曰く、「汝道へ、老僧何の病か有る。僧喝して云く、「瞎漢、鐵枷鐵鎖、膿滴々地。」
 光笑つて曰く、「恰も汝を備ふて療せん耶。僧云く、「某甲、公事有り、乞ふ別人を請せば好し。」光、
 杖を撃つこと三下して曰く、「春山行く處、興極り難し、春鳥春花、唱
 拍新なり。」僧便ち禮拜す。光、「蒼蒼天」と道ふて、答拜す。
 擧す。乾峯示衆に云く、「一を擧して二を擧することを得ざれ。一著を放
 過すれば、第二に落在す。」師、衆を出で、云く、「昨日一僧あり、天台よ
 り來る。卻つて南嶽に往き去る。」乾峯云く、「典座、今日普請することを
 得ざれ。」

先師、或時太平山中平坦の處に到つて、一座の磐石あり、石上に於て
 晏坐すること數刻、忽然として頭を擧げて、世歌を拈起して省あり。
 曰く、「見あげて觀れば鷲頭山、見おろせば亦獅毛鹿濱の釣船。」先師、此
 の時雲門大師に相看す。三十年後、大乘堂中碧巖會に於て、復た其の骨
 髓を知る。

擧す。五祖和尚、太平に在つて上堂。僧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臨濟下の
 事。」祖云く、「五逆、雷を聞く。」僧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雲門下の事。」祖云く、「紅旗閃爍。」僧問ふ、「如

①瞎漢。「どめくら」、盲目といふ程の意なり。
 ②天台。山名なり、支那天台縣の西百十里に在りと、高さ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と道書にあり。智者大師、此の山に天台宗を唱へ、遂にここに入寂せらる。
 ③南嶽。支那湖南省にある山名なり、陳代の慧思禪師、此の山に住せられしを以て、師を呼ぶに亦南嶽大師と云ふ。
 ④磐石。大石なり。
 ⑤晏坐。安坐の意なり。
 ⑥省あり。悟るの意なり。
 ⑦五祖和尚。支那の五祖法演禪師なり。

何なるか是れ曹洞下の事。」祖云く、「書を馳せて家に到らす。」僧問ふ、「如何なるか是れ鴻仰下の事。」祖云く、「斷碑、古路に横ふ。」僧禮拜す。祖云く、「何ぞ法眼下の事を問はざる。」僧云く、「和尚に留與す。」祖云く、「巡人犯夜。」

是れ眞實入證の者は、五家共に之れに隨ふ、本據なり。然りと雖も一齊に念取して、請益の意なき者は、參じて彌勒下生に到るとも、亦得ざるなり。慎しめ哉。

擧す。五祖和尚、黃梅東山に住する時、拈香して云く、「此の一炷の香、舒郡に在つて二十七年、三所に住院す。諸人、總に知る、遂に焼かんと欲するを。」次で復た云く、「得ざるなり、須らく説破すべし。某、十五年行脚し、初め遷和尚に參して、其の毛を得たり。次に四海に於て、尊宿に參見して、其の皮を得たり。又浮山圓鑑老の處に到つて、其の骨を得たり。後、白雲端和尚の處に在つて、其の髓を得たり。方に取つて承受して、人の與に師と爲る。今日爐中に薰向して、從教あれ天に薰じ地に炙ることを。耳朶ある者は辨取せよ。」

五祖大師、始め破頭山に松を栽るしより以來、山を下つて水に投じ、

①彌勒下生。彌勒は梵語、味怛闍夷(Maitreya)の化して、菩薩の名なり、慈氏と譯す、本姓は阿逸多、無能勝と譯す、其の慈悲及び智慧、餘人の及ぶ處に非ざるが故に、かく名くと云ふ、此の菩薩、釋尊に先づこと四十二劫の過去、善思佛の下にありて發心し、今現在兜率の内院に居玉ひ、釋尊の入滅に後ること五十六億七千萬年にして成佛して娑婆に出で、釋尊の後を補ひ、人天を化益し玉ふといふ。彌勒下生の曉」とは即ち之れなり。
 ②一炷。「一しゆ」とも云ふ、僧堂に於て時計の代りに線香を